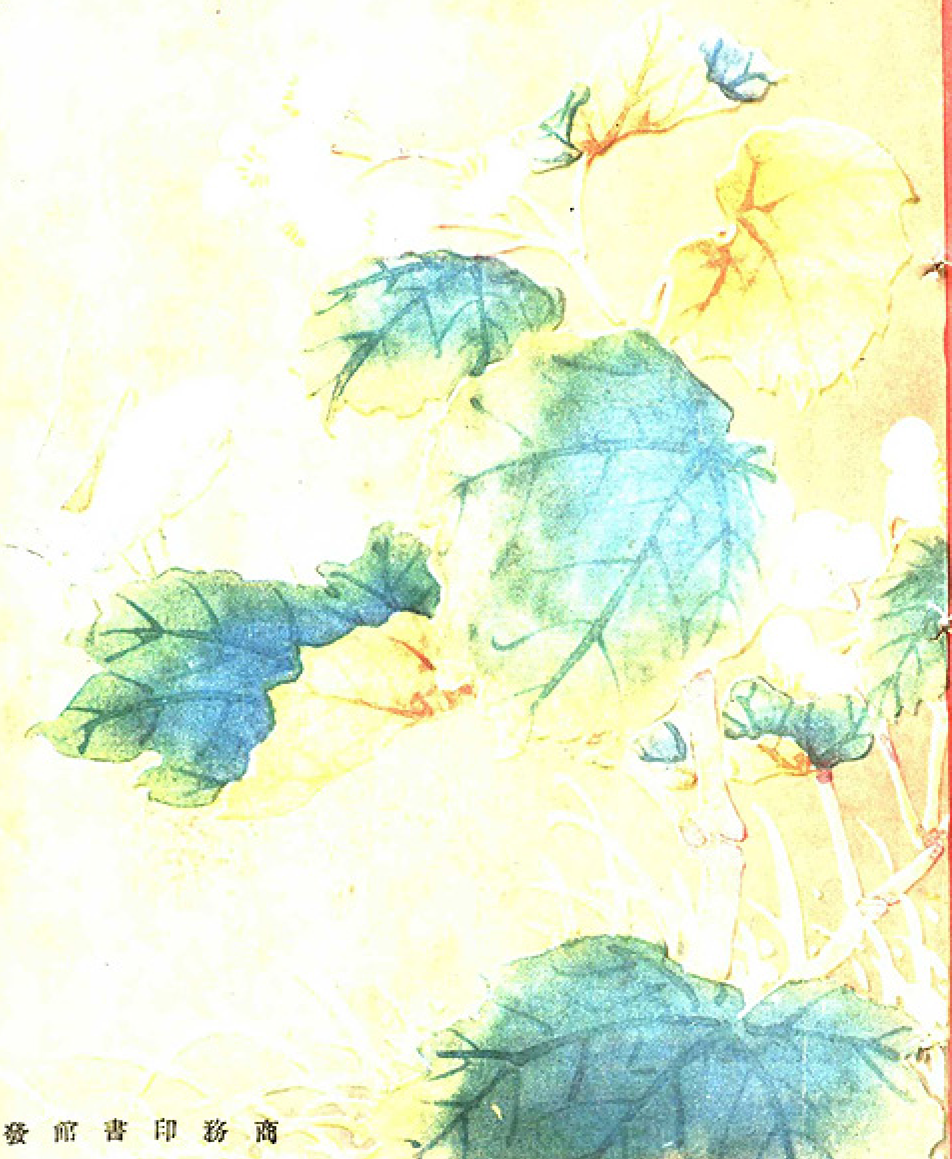
THE LADIES' JOURNAL Vol. X. No. 9

婦女雜誌

第十卷
第九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冊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一分二分及半分者爲限）	二角一分	一元二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一冊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前、正文中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繪圖刻圖工價另議。欲知詳細情形，請函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劉婷的肖像





方君璧女士及其作品

吹簫的女子



中國女畫家方君璧女士

——錄巴黎婦女畫報

巴黎最著名的美術展覽會，今年第一次收納遠東女畫家的作品。這位女畫家，是中國人方君璧女士。她的丈夫，是文學家曾仲鳴博士。她是法國名畫家殷伯（M. F. Humbert）君的學生，她陳列的作品，有兩大幅，一是「幼婦的肖像，」一是「吹簫的女子。」看那幅肖像，用筆嚴整，着色鮮艷，眞像殷伯君的傑作。至於「吹簫的女子」那一幅，我們徘徊其側，觀玩許久，便覺她一方面學西歐畫法，一方面仍保存她的民族的天才，和中國名畫中飄逸的神態，瀟灑的筆意。這純是她的個性，使人欽服，可爲中國女界慶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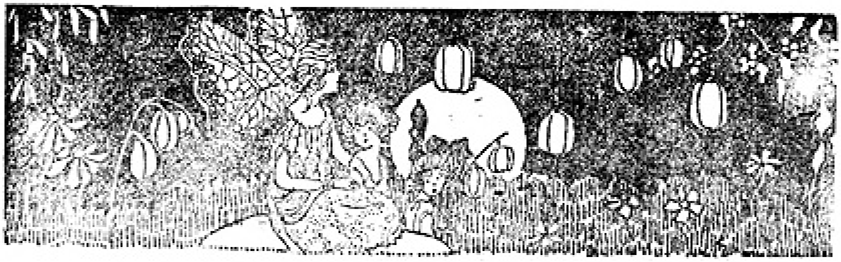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參觀團



鮑振青君贈（右立者即鮑君）

留學日本京都女學校女生



婦女雜誌第十卷第九號目次

生活理想與理想生活（卷頭言）……（一三五五）

離婚自由與中國女子……高山（一三六三）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經濟權……張賜蓀（一三六七）

性的進化……高山（一三六九）

主張與批評

覺悟和努力……（一三五六）

中國目前的戀愛問題……（一三五八）

生殖率與人口……（一三五九）

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一三六一）

□够了……馬靈薰（一三六八）

道德的方式……羅素著 仲雲譯（一三七〇）

從女權到人權……河田嗣郎著 無斂譯（一三七六）

男女同學與性教育……上野謙二著 方翰周譯（一三八二）

□介紹「結婚的愛」……（一三八三）



婦女與工作……華爾西書 伯鳴評（一四一二）
幼兒的教育……高山（一四一六）
近親結婚之科學的研究……王歷農（一四二三）
職業與家事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討論會）
一……方景略（一四三〇）
二……青子女士（一四三一）
三……江滌（一四三三）
四……韓興毅（一四三四）
五……KC（一四三四）
六……獨黛（一四三五）
七……徐學文（一四三六）
□深夜……鳥蕭蕭（一四三七）
巴黎的女店員（海外通信）……朱汪道蘊（一四三九）
體驗女工生活的日本上流女子（名婦女傳記）……李繼煌（一四四一）



文藝

倦旅（隨筆）……學昭（一三九七）

他的懺悔（創作小說）……黃慎之（一四四五）

一件危險物（創作小說）……張友鸞（一四五三）

凶手與死（翻譯小說）……W. Schussen作　潘萬譯（一四五五）

一個女人的日記（翻譯小說）……小泉八雲作　LEO譯（一四五九）

世俗的處女判斷法之謬誤……丘畯（一四七三）

婦女衛生新論……莎麗勃女士著　景蓮譯（一四八〇）

女子的運動競技……寺田璞著　幼嬢譯（一四八八）

□女學生的幾句話……由鳳笑（一四九三）

通告……（一四九七）

插圖

方君璧女士及其作品

北京女高師參觀圖

留學日本京都女學校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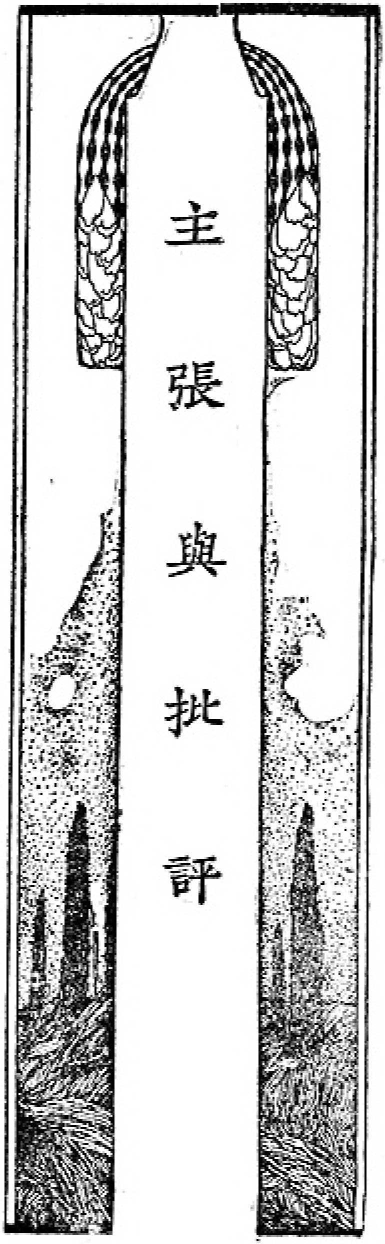
生活理想與理想生活

大多數的人們，都是像鹿豕一般蠢然的生活着；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爲何而生活，也不需要怎樣的生活。這些人們，在詩人看來，可稱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而在哲學家看來，不過『異於禽獸者幾希』罷了。

比這進一步的，對於生活覺得有所需要了。不過他們所需要的，祇是好的飲食，衣服，房屋，以及別的種種的安閒和享樂。在不能得到他們的欲求時，便感到苦困，悲哀；然得到之後，却又有更高的欲求要想滿足。於是營營逐逐，以至於死。

再進一步的，似乎有生活的理想了。這理想，在男子是光前裕後，富國强兵，在女子是賢妻良母。爲了實現這種理想，於是男子則經商弄兵，視道德，學問，藝術如土芥，女子則伏居家內，犧牲自己的人格，做男子的奴僕。這樣的生活理想，支配着向來的社會，遂造成謬誤的人類生活。

像上面那樣的生活，祇可說是動物的生活，或自然人的生活。人的要務在於從自然人的位置進化到人格的所有者。所以理想的生活，應該是尊重人格，發展個性的人格主義的生活和個人主義的生活。在這生活之下，沒有男女的區別，人人都互相尊重各人的人格，使個性都能得到正當順遂的發展，誰不能征服誰，誰不必服從誰。不是無思無慮的生活，也不是自私自利，自卑自賤的生活。要達到這生活的理想，纔是正當的生活理想。



覺悟和努力

近來社會上許多人都認纏小腳，搽脂粉，穿不時式的衣服，甘心屈伏於夫權下的家庭婦女爲舊婦女或不覺悟的婦女，否則，放足，入學校的，時髦打扮的女子，就稱她爲新式的覺悟的婦女，其實這些女子未必全是新的，更不必說全是覺悟。我覺得高跟鞋，方領或尖領的衣服，小背心，頭髮燙得蓬鬆，並不見得比從前的劉海髮，紅肚兜，四週鑲欄杆的寬身大袖的衣服，綢緞鞋好，或者更其不合理。那些裝束固然是新的，但是自己不會合理的思考，只盲從時髦，這決不能說是覺悟。

但有些學校裏出來的，不單能時髦地裝束，她們的本領也高得多了。她們能做舊婦女所不會的蛋糕，挑毛線手套，襪子；能奏鋼琴或唱歌，跳舞；不但如此，并且她們十分憎嫌舊家庭的沈悶和束縛，不願再如舊婦那般的受夫權的支配；她們要求有更自由的生活，更充足的家庭，希望生活更安逸而快樂。這些女子似乎是覺悟的了。憎惡舊制度而想設法革除，未嘗不是覺悟，但她們想達到此項目的的手段却不是用自己的努力去博得將來的成功，只希望將來遇到一個機會，去嫁給一個名

人，學者，或大官闊少。因他們有很大的聲望，很多的收入，或本來富有財產；她們在家不必如舊婦女的執畚帚掃地，不必上灶做菜，只要彈彈鋼琴，高興的時候做做蛋糕，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一個快樂的主婦；因爲丈夫有名望，她的聲名也煊赫起來了。

這種女子在社會上恐怕最佔多數。她們對於家庭的舊習慣，做妻的舊規矩感到不滿意，不願再做奴隸式的妻，想做自由幸福的主人，固不愧爲新女子。但她們雖不甘心受夫權的壓制，却希望得夫的供養；她們看到雞的喫糟糠不滿意，却以爲繡眼的喫蛋粉是可羨慕的；不知道被人豢養却是一樣。

覺悟的女子不是這樣死守舊習，也不是盲從時髦，她們有自己的主張，遇事有合理的判斷的。她們固然不是抹脂粉，留前劉海，在丈夫跟前獻殷勤的舊女子，但也不是穿高跟鞋和蜻蜓肚皮般細小的身科蝴蝶翅膀般大袖的衣服，誇耀風采的新女子，也不是常常牽了西洋狗出入影戲場的女子，她們是不特有明白的理解，並且能向做人的正當目的奮勉努力的。

努力有許多方面，在學校的時候，能就自己能力所及，去搜求自己需要的知識，出來任事以後，不懈怠的去實現所抱的目的和理想，都是努力。婦女們單覺悟了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的卑下，男女間法律地位的應該修正，沒有經濟權的不合事理，二重標準的道德觀的不宜存在，而不去努力運動，非但於實際無補，徒增自己的煩惱或悲觀而已。

但這種大範圍的運動，決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奏效的，於是組織團體便見得重要了。柔弱小鳥，合羣之後能攻擊兇猛的鷹，牛羣能抵抗獅子。聯合能增強能力，人類社會的生存，就是這個原則。但內部愈能够互相了解和同情，對外也便愈加強靭；攻破暗黑的壁壘的，學識便是重要的工具。

但努力是多方面的，我們不敢希望覺悟的女子都從事於團體的參政運動，和法律改正，經濟權獲得的各種運動，而且也是不必的。個人能够對於學問上努力，於無形中是能增高女子的地位的。不用說女界中能產出少數偉大的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能引起人們對於女子的敬視，便是產出幾個畫家或詩人，對於女子的地位的增高上也是有用的。一國的民族，在國際間的地位和聲

器，決不全靠魚雷，爆彈和機關槍，知慧的發展，便是重要的武力，在兩性的競爭場中，何嘗不是這樣呢？

聰明的婦女們應當覺悟了，受人豢養固不是正當的生活，依靠『美性』的美去招人的崇拜也是錯誤的，覺悟的婦女們應該起來努力了。

中國目前的戀愛問題

反對青年講戀愛的人常說，處於今日中國外患內亂交迫，國勢危殆的時候，青年們努力救國尚且來不及，如何可用心於講求不重要的戀愛？這派人大概以為戀愛只是生命中的一些旁枝沒節，本屬可有可無的，只有有益於社會和國家的努力，是非常要緊，所以青年們應當犧牲了戀愛去從事學問事業等種種的建設。

這種意見，未嘗沒有理由，只是未免稍偏，人生雖然不是專為戀愛而生，但這也決不是傍枝末節，次於食的要求便是性愛，這是為許多科學者所承認的。如果生命的根本要求可以放棄，那麼其他的各種要求，便也可以認為不足重要了。又青年因戀愛而建設家庭，不能不說便是生活上的一種大建設，在各種改造裏面，推翻舊日的大家族制度，親權的包辦婚姻，也不能不說是一件重要的改造之一。

再進一步說，在文明歷史裏面，誠有許多偉大哲學家，科學家，思想家等等，是專心在學問和事業上面，並不注意戀愛的；但這只可說是個人的志趣或偶然的機遇，別有許多學者或志士，卻常常有着很長的戀愛史，然而他們並不因此減少學問上事業上的努力和功績。

所以戀愛的在青年，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分心的，在實際上，和別方面的工作並沒有什麼妨害。換一句話，如對於民族的進步不能有所貢獻的人，便是不講戀愛，也仍然無所貢獻的。中國人向來對於男女間本是主張隔離，婚姻全由父母代辦的，如果這樣省下一部分的心力，對於學問事業上便能發展，那麼中國數千年來禁錮戀愛的結果，對於國家社會應當早已有所發展了，為什麼至今還是這樣衰落呢？

所以戀愛是並不妨害學業的，幸福的戀愛生活，或者反能助長對於社會各種事業的努力。可是話雖如此，青年們卻應當知道，要求真誠的戀愛的實現，在現代的社會中卻是難能的。希望兩性間能夠得到真誠的戀愛，

理應各人將品格，性情，俸呈於對方之前，使彼此能夠徹底認識和了解，這些實爲戀愛的團結上的重要條件。現在我們見許多的戀愛中，似乎並不是因性情的契合而戀愛，是因爲要戀愛，所以假作性情的投契。他們相見時，只是誇示，虛僞，隱瞞和奉承，用這些作爲引入戀愛的工具。換一句話，他們不是求雙方人格的了解的戀愛，不過從前由媒人說的話，現在出於自己之口罷了。這種所謂戀愛的結婚目的，仍然是瞀的，不過換了一種手段而已。用這手段得來的結果當然不能持久的，一經結婚之後，從前當作珍奇難得的至寶的異性，卽一變而爲平庸的凡人，於是從前所希望的幸福，遂一變而爲苦痛了。

但行爲和思想並不是無因而起的；如上面所說的錯誤，係數千年來的傳統思想和習慣有以使然，只是今日青年不能擺脫這種束縛，這是他們的弱點。防閑道德能養成人們的性意識格外敏感，一見異性，並未眞實的戀愛，也會受強烈的吸引。在現代的經濟制度下面，財產被認爲地位身分上的最重要的東西，因此對異性不能不表自己的闊綽有餘。一切虛僞，誇耀，等等行爲遂相隨而生，於是眞實的性情反被蒙蔽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赤裸裸的以人格相印證的戀愛非常難能。雖然未嘗沒有多少能夠超越舊習，但思想明白的青年畢竟是少數，并且愈是這樣，愈感到要求眞誠的戀愛實現的困難。所以我的結論是說，戀愛的本質雖不是妨害人生進取的東西，只是在現社會下，眞誠的戀愛很難實現，除非將傳統思想，習慣，及一切制度都加以改造。

生殖率與人口

最近對於生育問題，產生兩條新道德觀念；(一)生育這事，責任大部分是在女子的，所以女子應有是否願意生育，或生育的多少的自由；(二)對於民族前途，人民需要質佳，不在量多。但這種道德觀，和(一)中國舊來的家族主義及(二)新起的國家主義相衝突。前者的根本思想以多子爲福，後者以爲要謀國家的盛大，非人口蕃盛不可。

現在我們要問，多子究竟是否幸福，和民族的強盛是否以人口的多少爲比例的。在不進化的社會裏，子女

被看作家長的財產或奴僕的時候，子女衆多（尤其是男子）確是有利於家長的．在那種社會裏，他不必教育他們，到他們年紀稍大，卽可從事種田，斫柴等事．一族中作事的人多，生產能力也便增高了．但在進化的社會裏，生活技能增高，如果要從事一種工作，非從幼年起經過長時間的學習不可．於是生下孩子，不但不能卽給家族生利，反而使他增加一層負擔了．到這時候必定感到多子並非幸福，並且也同時覺得培養敎育却是父母的責任．父母的責任心愈濃，多子的要求就愈淡泊．所以多子爲福的觀念是有時代性的，並不是萬世不易的眞理．

爲了希圖種族的盛旺而反對小家庭，表面上和家族主義下的目的雖然有些不同，但要求婦女多事生育，却是一樣．我們現在要研人口衆多是否便能強盛，更進一步，是否只要生育得多，人口便能增加？對於前一問題可以不必多舉例來說，只要稍微思考便可以看出人口衆多與強盛不是完全相關的．中國人口向來號稱有四萬萬，——據科學大綱的編者湯姆生說只有三萬萬——而歐洲的人口，在一九〇〇年間統計也只有四萬萬．現在中國的勢力比之歐洲的列強怎樣？這大概不必細說，大家都能知道的罷．

其次，雖然沒有確切的調查，但中國人生殖率的高大概是確實的．然自然中有一條公律，凡是生殖高的，嬰兒的死亡率也高，生殖率低，則死亡率也低；文化進步的國，生殖率必低，然而嬰兒夭折的數目也減少，所以人口到未必會因此減少的．湯姆生又說，『今日地球上的人口大約十七萬萬，每年增加數大約在十四和十六萬萬之間．其中白種增多的最多，黃種其次，黑人最少；但中國三萬萬的人口，實際上據我們所知，並不增加．』

被稱爲『黃禍』的生殖率很高的中國人，爲什麼人口不增加的呢？原來要使嬰兒能養育長大，文明是需要的，進步的醫學，發明新農業，新畜牧，等等都屬必要．換一句話，人口的增加是和醫藥，食物的供給，經濟狀況等有直接的關係，若是國家貧乏，無知，生殖率雖高，死亡率必定也高，結果，無非使生活能力枉費，和造成許多悲慘罷了．

這樣看來，民族如果不能建設物質文明，人口是增

加不起來的。說中國禮教怎樣可貴，歐洲的物質文明怎樣有害，而一方面又說婦女應該多生子嗣以強盛種族，這都成了廢話。進一步說，即使人口固然多了，但是質料不優，希望強盛也是枉然，如果有四千萬的健全，精銳，智慧的人民，比六千萬的孱弱，遲鈍，無知的人民生活力必定強大得多，這是毫無疑義的道理。因此，婦女的生育子女，或多或少，應該有她們的自由的主張，於民族的生存力上並不牴觸，畢竟還眞理。

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假如我們問：教育的目的是什麼？許多人必將這樣回答，教育的目的是在求知識。這句話說男子的教育或者可以，說女子教育却是未必。我們試看，同是同等程度的學校，男學校的經費常比女學校多，知識方面的教科，也比女學校注重，教師的薪水，女校不及男校，兼任男女校的教員，教授上也常常多給男校出力，忽視女校的教科。只是女校常有刺繡，縫級，烹飪等教科及其專任教員，這是女校的特色。

從這里，可以知道教育者對於女子教育的目的，不重知識，而重在養成做一個女子的技術。烹飪，縫級等事，因爲向來習慣上於女子有用，故寧可節省下知識方面的教科來教授這個。可是並未在學校裏學習過這些的男子儘有能够做菜造飯的，社會上高手的廚司，裁縫，繡花匠，却是男子。

從成績上說，這樣女子教育的方法是枉費氣力的。美國烈奇女士說，沒有一個園藝家不知道各種植物所需要的空氣和日光的量，泥工的性質是不同的。對於幼年的教育也應當這樣。因爲他們是各種不同，正如各種不同的花卉。爲什麼對於植物的培養有人這樣注意，對於人們的發育，却這樣疏忽呢？所以把女子以家庭生活爲中心而施以齊一的教育，目的是錯誤的。

將來對於女子教育上必須知道，男女並不是完全不同的兩類的人，并且女子間並不是性質都是相同的。對於女子的知識，必須和男子同樣的重視；應當特別培養思考的能力，使他發展，強固。婦女的思想往往是保守的，循俗的，非用強固的思考能力，不能打破老守舊習和隨環境而變動無常的性質。對於女性道德的教訓，決不需要女子應當怎樣在家從父出家從夫的舊條件，重要

的是在使她們知道道德成立的由來，對於善惡觀念有合理的判別，養成她不願爲惡，不是不敢爲惡的道德心的基礎，她們所需要的是人的道德，不是女性的道德。必須這樣，方纔對於義務和責任的觀念能增加起來。

我們所希望於女子的智能是能夠在社會上謀發展的知識技能，不是往昔在舊家庭中漿洗衣服的本領，這是不必學習的，如果有能夠活用的知識。家事如果女子需要時，也應當有科學基礎的，譬如食物，調味固然也重要，但今日食事上的要求却不是專在味美或形式美麗，配合生理上的需要更重要。

總括的說，對於女子的教育目的，不能再像從前的注重實用，而忽略她的知識方面的培養，受教育的女子應當知道她們自己和人類的性質，卽她們須知道自己的過去與現在的地位，和異性的相互關係，及對社會所負的責任，她們對於這些旣了解之後，由她們自己的趣味去幹她們的生活。她們願意去做家庭婦女也好，職業女子也好，社會改造家也好，什麽都好，各順自己的便。用一個模型去形成她們爲同樣的器具的教育總是要不得的。

介紹結婚的愛

在近世無數關於性知識的書籍中間，結婚的愛要算最風行的一部了。此書根據科學的考察，把兩性關係的眞相，莊嚴地，露骨地提示出來，打破了自來諱莫如深的慣習。這種坦率的態度出之於女流作家，尤爲難能可貴。全書共分十一章，其第五章說明女子性欲是循環地發作的，並且根據了精密的考察，定爲『女子性欲循環週期律。』這種發見，卽使純粹就科學上說，也是有極大的價値的。作者司託潑司夫人又具有卓越的文才，在此書中，想像之豐富，文筆之優婉，實亦不可多得。所以此書不但是關於性知識的科學的著作，也可說是一部希有的文藝作品。此書現由胡仲持君譯成中文，由上海三馬路薇花園樸社出版，實價六角，上海望平街商報館和上海華興里一五五號婦女問題研究會均有代售。



離婚自由與中國女子

高山

一

『離婚自由』是婦女主義者一致的要求，因爲他們看出在離婚法上，男女的地位差得太遠，女子提出離婚而要成立爲理由很不容易；女子一經嫁人以後，一生命運便從此決定，無論其夫爲暴漢，酒徒，或無賴，離婚很是困難，更不必說醜惡，無知或感情不和了。隱忍的生活不特爲稍有意志的人所不堪，在情理上確實也是太不平允。所以婦女主義者爲了謀婦女的地位增進，和得以避免這種苦痛起見，必須使女子得到離婚自由的權利。有了這個權利之後，她們方纔能夠脫出奴隸式的妻的地位，和遇到不良環境時，有改造自己的命運的權力。

離婚自由，對於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裏的男子，是不成問題的，中國古代不特有專爲男子而設的『七出』，并且因一點細故也可以出妻，男子方面本有出妻的自由，何必要說什麼離婚自由？雖然後來出妻被認爲重大的事，離異較難，但男子還可納妾，或是可再娶，遇到和妻感情不洽而沒有離婚的理由的時候，儘可用上面的方法去解決，更何必有離婚自由的要求？所以婦女主義者所提倡的離婚自由，在尊崇男權的社會裏是視爲不必要的。

到近幾年來，歐洲基督教國的一夫一婦的道德觀傳到中國，於是許多青年知道多妻，納妾，不是合理的行爲，

這種習慣是應當打破的。但同時對於舊式家庭感到不滿，父母代定的婚姻，遂發生破裂。然感情不和，在法律上是不成立離婚的理由的，於是近年來許多男子主動的協議離婚由此發生了。

前已說過，離婚自由本爲婦女主義者所主張，主旨是在爲婦女求利益的，今一變而爲男子方面的要求；在女子方面則反看做要不得的事情。我們目擊社會上的離婚事件，由女子方面提出的非常之少，由男子方面提出而女子方面爭執着不肯允諾的却非常之多，這又是什麽緣故呢？

二

男子的提出離婚的動機自有多種，有的本是舊式家庭的子女，後來因男子和新思潮接觸，知識增進，而女子在家庭裏作事，知識沒有進步，於是男子頓時覺着她非自己的配偶，而思非離異不可；有的夫婦本來都是受教育的人，因爲結婚的時候欠審愼，後來發見意見上的牴觸，而要求離婚；有的男子和妻的意見本來不合，後因別有戀愛發生，以促成他提出離婚的決心。

以上所說不過是多數的例子中的幾個，在說明本文已經足够，可以不必詳舉。然而男子旣這樣提出離婚了，女子方面的態度怎樣呢？結果又怎樣呢？這前已說過，女子方面多是取堅持的態度的，因此，如不成立法律上的離婚理由時，男子要和妻協議離婚，也就非常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男子要求和妻離婚，不能不走兩條路，一條是給予女子的生活費，一條是給妻求學，等到她能自立，再商量離婚的事。

我們觀察女子對於離婚所以要堅持的背景，並不是因感情上不忍分離，舊式的夫婦本不是戀愛的結合，卽使有，到此時戀愛已經破裂，何必再有依戀？他的背景，卽女子憎惡離婚，完全是爲了名譽和經濟。離婚本來不是毀壞名譽的事，譬如朋友因感情不和而斷絕往來，決沒有人以爲是損失名譽的，同樣，夫婦因感情不和或缺乏知識上的同情，或戀愛轉移，而斷絕夫婦關係，也決不是損失名譽的事情。然而因襲的觀念，却認離婚是一種懲罰，尤其

是對於女子的一種懲罰。婚姻生活可以因愛情作離合，其中無論那一造都沒有過失的意思的離婚觀，社會上多數人還不曾認識，因此離婚的在女子，變爲一種損失名譽的事情。一方面在習慣上又當女子是一種貨物，俗語說「一家女子百家求」，是表明處女的價值和榮譽的，現在如果娶了過去，又被退回，商家的貨品可以包退回換難足以表明其信用，但在被退回的一件物貨自身，畢竟是因不合買主的歡心，不能說是榮譽。因此，女子被夫離異，她總覺得是恥辱，要招社會上的不名譽的譏剌的。所以她情願忍受着，離婚總覺得不可。

三

經濟問題也同樣的重要的，或者更加重要，英國科學家披爾遜說，在現代制度之下，婦女是以結婚爲職業的，這是不可動搖的確論。在現在婦女經濟既不能獨立，她沒有遺產，又沒有職業，她的生活不得不依賴男子，換一句話，她爲了要衣穿，要房子住，要食喫，不能不和男子去結婚，社會上有着許多事實，證明這話是真實。現在因便利上引一則實例於後，讀者看了這個，對於結婚的意義，更可以明白了。

呈爲再醮他人，無親出筆，懇與作主備案事。竊少婦楊氏自幼于歸周桂生爲室，現居落心田，寄食陳宅第二十七號門牌。惜因丈夫早亡，從子未有，衣食不能依賴，焉不能不再嫁他人，以爲後來終身之靠。現在傭工度日，不能敷衍生活。因思改嫁，娘婆兩家均未有親人出筆，受主多不放心，恐後來發生糾葛。爲此泣懇縣長台前准予備案，以全配偶而敎性命……

這是一個年紀三十三歲，居住落心田的湘潭婦人，呈長沙縣知事的呈文(見八月十一日婦女日報)。她說明要再嫁的理由在求得衣食，和依靠。這種意見，係爲一般人所承認，長沙縣知事的批語也是這樣，他說：「據稱丈夫早亡，從子未有，衣食旣無所賴，再醮理固宜然。果出正當行爲，縱無親屬爲之主婚，誰敢無端干涉。事屬該氏終身關係，仰卽自行決擇，審慎爲之，無庸由本署備案可也。」婦女旣以結婚維持生活，那麼，一經離婚，她就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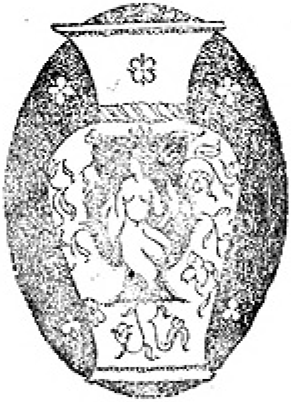
要受到失業的苦痛了。但她的失業，又和平常的失業不同。平常的失業有別的機會可圖，有別的工作可做，女子一經這樣離婚，因爲受貞操觀念的束縛和與貨物同等看待的卑視，要恢復其原樣的地位，就很不容易。所以離婚時要給予經費，以維持她的失業，或者給她求學，養成她自立的能力，便是這個緣故。

四

婦女旣處於這樣的狀況之下，普通的女子離婚之後，爲了要衣，食，住，不得不另去找尋一個能供給她這種需要的人，除非有金錢或自立的能力。然而再嫁，又和因襲的道德觀念有牴觸，處女的高價值，和離婚不名譽的鄙見，在婦女再婚上大受障礙——雖然我們看到社會上自動發生戀愛的，並不因非處女而失其戀愛的價值——所以婦女縱使和夫怎樣不和，也只好隱忍着，遇夫要求離婚時，不敢毅然決然的允諾了。

前面已經說過，婦女主義者的要求離婚自由，本是爲婦女的利益着想的，但在現在的情形之下，婦女要能够享受那種自由，重要的還須先謀婦女能够享受那種自由的實質，否則所謂離婚自由，完全成了一句空話。在實際上是沒有裨益的。雖然正因爲女子沒有自立的實質的緣故，在協議離婚上似乎女子有較大的權利，如前面所說，男子主動的離婚時必須給費用予女子求學等等，但這是對於弱者的同情，正足以表示不平等。離婚自由的本旨，但在理論上，男女是應平等的，現在因兩者所處的社會地位有優劣的不同，所以在情理上說，男子主動的離婚時，因女子受到損害，男子應當幫助她。如果女子自己要離婚，男子卻應當無條件的承認，因爲他沒有像女子所要受到的損害。但承認這種意見的，現在還止少數人，在這樣女子完全隸屬於男子的男權社會裏，允諾與否權柄全操在男子，所以其結果不成立法律上的離婚的理由時，在男子方面成爲有條件的可以離婚，在女子方面則沒有可以離婚的條件。

所以我的結論是說，離婚自由在解放婦女固然極重要，但如要謀他的實現，仍非女子有地位改善和養成能够自立的實質不可。法律上的許可女子有此自由，固然也極重要，但能够享用這自由的，仍然只限於有實際能力的少數人，因此打破婦女隸屬於人的觀念和獲得經濟能力便見得重要了。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經濟權

張賜莓

世界上婦女運動，一天比一天進步，就我們中國來說，也日向光明的路，而且進步很快，從幾千年專制的黑暗社會制度底下，一躍已達於教育平等的地位，其他種種解放，也逐漸得到，如最近婦女職業機關的發達，女子從事職業人數的增加，這是很可欣喜的現象。然在事實上婦女縱漸已得到職業的解放，但法律上婦女的經濟權仍受限制。

就法理上說，人欲享有經濟權，必先要有行爲能力；因有行爲能力，始有因法律行爲取得權利或擔負義務的能力。故若無行爲能力或行爲能力不完全的人，不能取有經濟權。吾國婦女，在法律上爲限制能力人，即無完全之行爲能力。按暫行民律草案所規定，妻之行爲能力，不屬於日常家事之行爲，須經夫之允許方有效力，若未經夫之允許，則其行爲得撤銷之。故在職業上，妻須得夫的允許，方能獨立爲一種或數種營業，於其營業得與獨立之婦有同一能力。但夫仍得除不得與善意第三人對抗外自由撤銷或限制之（參考民律草案第一篇第二章第二節行爲能力，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條）。由此解釋，直視結婚的婦女與未成年人，心神喪失的禁治產人，殘疾浪費的準禁治產人等同列，受法律規定限制。孩童殘疾及浪費人等，因幼稚和無識別力，所以其行爲當受限制，但已達結婚年

齡婦女，身體精神都健全，且具有相當的學識能力，爲什麼不能自由行爲，獨立營業也要受限制(同上第九條)？這未免太蔑視婦女的人格，違背平民的原則了。

因民律草案有這樣的規定，所以在商人通例於商人能力一章，對於已婚的婦女從事商業，也有同樣的規定。有夫的婦女欲自營商業，或於公司負擔無限責任，須得法定代理人或其本夫的允許，且應取其允許憑證，並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或其本夫署名鈐押，呈報該管官廳註册(參看商人通例第二章第六條)。就這幾十個字，已經輕輕將婦女的獨立經濟權完全剝奪。這些法律上的規定，都對於婦女從事職業的前途，發生很大的障礙。

婦女從事職業，除了受雇爲他人勞務而取薪金外，欲自己創辦實業商業或其他事業，必要有一定資本，若沒有資本，則必不能舉辦。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就是由個人私有的財產。個人所有的財產，有自由支配的權，想怎麼樣用就怎麼樣用，要來辦商股公司也可，開商業銀行也可，百貨商店也可。但我國的婦女在法律上簡直可說是沒有財產權，如民律草案第五篇所規定，原則上婦女沒有繼承遺產的權。除有特種情形，如婦女夫亡沒有子而守志的，得承其夫應繼之分爲繼承人(參看民律草案第五編第一千四百六十七條二項)，或所繼承人沒有直系卑屬，然後妻或親女方有承繼權(同編第一千四百六十八條一項，五項及第一千五百四十二條)。照我們中國大家族制度，子孫衆多，且有嗣子的例，就實際上，婦女的繼承財產權，實等於零。所以婦女沒有得到財產的機會，怎能有資本來創辦事業，做經濟上生利的生活。

更有一種妨礙婦女自由支配其所有財產權的法律，就是民律草案上婚姻章，規定妻於成婚時所有的財產，及成婚後所得的財產，爲其特有財產，但就其財產，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權(民律草案第四篇第三章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條前項)。照這規定，直接將妻的財產權，完全付交其夫，而本人簡直沒有支配及享受的權利，實在是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除非夫管理妻的財產，顯有足生損害之虞，妻方得請求審判廳的批準，纔能自行管理(同條後項)，這樣雖有保護的方法，但妻的財產權已受了很重的限制。爲什麼個人特有的財產，不能自己支配，而他人反有管理使

用及收益的權，於道理上實在講不過去，直接剝奪婦女的經濟權，間接妨礙婦女的職業發達。

雖然我國的民律草案和商人通例有這樣的規定，但去年十月十日北京政府所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內，有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均爲平等（第五條），有選擇職業之自由（第九條），及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第十三條）等規定。按憲法的精神，完全根據平民原則，男女平等，沒有性的差別和畸輕畸重的弊病，照這樣比較起來，豈不是民律草案，商人通例的規定和憲法的規定互相衝突麼？所以我主張國內的婦女同胞，一致聯合，主張根據憲法的精神，來運動廢除民律草案和商人通例關於障礙婦女經濟獨立權的各種規定，那是一件可能的和重要的事情，因爲憲法是最高法，且已經國會制定政府宣佈的手續，成爲法典，而民律草案及商人通例乃處於憲法之下，不能與憲法牴觸，且未經立法的手續，未成爲民法及商法等法典，修改甚爲容易。苟吾儕婦女有志於獨立的運動，經濟的自由，當努力向國會請願，於修改及制定民法及商法時，將上述各種條文删正，以尊重婦女的經濟權，謀發達婦女的職業。

深夜

莎拉蒂絲黛兒作
馬巂巂譯

深夜中的燕子，
在星光下飛鳴，
尖銳的痛苦的叫聲呵！
散到地上給你聽。

我心裏的愛情，永遠的喊叫聲
燕子般的飛逝了。
找你呵！從沒有
但從沒有過平靜，像深夜中的明星。



道德的方式

——性道德問題討論之一——

羅素著
仲雲譯

現代是性道德大轉變的時代，舊來的性道德，已經發生破裂的徵兆，無法可以維持，將來的性道德究應如何建設，是今日最重要的問題。最近美國國民週刊 (The Nation) 特闢 "New Morals for Old" 一欄，請世界著名學者——其中有哲學家，科學家，小說家，批評家——共同討論。本篇為討論的第一篇，係羅素先生所著，原名 "Styles in Ethics"。次篇著者為有名人類學家派甯遜 (Elsie Clews Parsons)，當陸續譯登本誌。——譯者

無論何時何地，各國的所謂道德，完全是從各種行動的禁條，及少數應當怎樣行動的格言所合成的。例如猶太人，他們對於謀殺，盜竊，姦淫，亂倫，喫豬肉及殺羔羊等事，都是懸為厲禁的。在我們想來，後面的兩條禁令，比較前者眞是微之又微；然在宗教的猶太人的眼光看來，此二事實不下於我們根本的道德原理。又如南海島民 (South Sea Islanders) 以為道德上的最大罪惡莫過於從酋長專用的食器中去喫食物。我的朋友勃羅根博士 (Dr. Bragan) 曾在美國某大學對一般未畢業學生的道德觀念，加以統計的觀察。有許多人以為不守安息

目的規例，其惡甚於說謊；有許多人以爲與人有不正當的性交關係，其罪比殺人還大。又如日本人以不孝父母當作最重大的罪惡。有一次，我和幾個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同往京都郊外的勝地。他們都是日本思想界的先進，據他們說，此處近旁有一口井，常常有人前往自殺。我問他們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去自殺？據他們回答，這些人都是青年的戀人，因受父母的禁止，不能結婚，所以都到此地來情死。我對他們說，要是能夠把日本做父母者的權力減削一點，或者不會這樣。但他們却都不以爲然。這在勃羅根的一般學生看來，一定覺得日本做父母者有禁人戀愛的權力，是人間的奇聞了——做夫婦的竟有這種遏止自己戀愛的能力，他們當然也要引爲怪事的。總之，不論日本人或勃羅根的學生，他們都不是能夠合理的探討這問題的，他們不過從幼年所得的知識，毫不思索地來判斷道德觀念的根本能了。

我們試一看歷來人類學者所研究的成績，便可曉得所謂道德觀念，常常因了時地的不同，大有差異。其中的大部分，從我們現代人看來都是非常荒唐背謬的。如亞席低克人（Aztecs 從前住在墨西哥的民族）把那用俘虜來祀神及喫食，作爲一種的義務，否則以爲太陽便將消失其光明。據利未記所載，男子若娶後無子而死，其弟，當與寡嫂爲婚，將所生的第一子做死者的繼子。羅馬人中國人及其他各國人，因曾採用這制度，到現在還有同樣的風俗。考其由來，實在原於所謂祖先崇拜。他們以爲做鬼的如果沒有後嗣——自己的或承繼的——享祀，便將無所歸宿。如在印度，照舊來的習慣，寡婦再醮，差不多視爲大逆不道，連想也不敢想到。又有許多未開化的民族，都以爲同族結婚是人倫大變，雖說血統關係最疏遠的也不妨適融。因這種種不同的習俗，可知我們國中現代的制度習慣實在並不是由神制定一成不變的，却是逐日變更，常常在改善的路上的。如偉斯脫馬克（Westermarck）的人類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慕勒里爾（Müller-Lyer）的戀愛論（Phasen der Leibe）等，都是本科學的精神，討論歷代婚姻制度的著作。他們用忠實的態度，探究婚姻制度所以發生或廢止的原因，並列舉各種事實作爲佐證，使我們讀了，都覺着我們的制度並不是固定不變，且也無須去憂慮變更，以爲這是一種損失。一般熱烈地主張政治改革而堅

持道德觀念無改革的必要的人，如果一讀此書，定可恍然大悟的。原來道德觀念，也和別的事物一樣，是可以改革的。凡真正的改革家，對於道德觀念也定和對待別的事物一樣，抱着衷懷坦白的態度的。

慕勒里爾從家族制度着眼，將歷史區分爲民族時代，家族時代及個人時代這三期。說現在正當個人時代創始的時期，對於民族時代及家族時代又各分爲初，中，後三期。他以爲兩性及家族的倫理道德，歷來都是受經濟勢力的支配，所以漁獵時代，游牧時代，農業時代以及工業時代，國家時代，都各有其特殊的制度。凡一民族中實行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或一夫一妻制，無不隨經濟情狀而變化，並且一夫一妻制的能否永遠維持也要看經濟情形的怎樣。所謂合於道德的，實在只是自己區域中所施行的制度，否則便視爲不道德。但因爲習慣的勢力常常很大，所以要使一制度能適於自己的經濟狀況，非數世紀不辦。據慕勒里爾說，基督教的兩性道德，是屬於家族時代的中期，若現今正在創始的個人時代，在耶教國中大都還沒有形成法律，卽後期家族時代亦然。因該時期承認在某種狀況以下，可以離婚，因此發生一種爲教會所反對的道德觀念。

慕勒里爾更因此下一定律，就是說，國家勢力強大的，家族的勢力一定弱小，女子的地位也一定優越。國家勢力弱小的，家族的勢力一定強大，女子的地位也一定低劣。的確，凡女子地位的優劣，常視家族制度的強弱而定，這是非常明顯的。但如果定以爲這是關於國家的強弱，就不容易斷定，雖然這話也不是毫無理由的。如傳統勢力很強的日本及中國，便是很好的例。這兩國的地位，比較現代歐洲，似乎弱得多，其家族卻較歐洲諸國強大，女子的情形亦比較惡劣。固然，現在的日本國勢很是強盛，然她的家族勢力卻也不弱，而女子的地位則是十分惡劣的；不過這是一種過渡的狀態。日本現在的趨勢，正在削弱家族的勢力而改善女子的地位。這種趨勢，不消說是要受極大的阻難的。我前在日本只遇着一個女子，從我們西方人看來可稱爲已解放的，她心志高超，貌美動人，極好爲主義而犧牲。東京地震時，當地軍警，說爲維持治安，將她和與她自由結合的男子及她的十二歲的甥兒(是被軍警認爲是她的兒子的)，一併捕去，在警署中慢慢縊死。(按此卽甘粕事件：男爲大

杉狗，女即其妻伊藤野枝，小孩名橘宗一。）除小孩外，男女二人各費了十分鐘的光景。據那軍官（按即甘粕大尉）自說，他對於小孩，一點也不難爲他，是像朋友般伴他到警署的。後來舉行葬儀，這三個人的遺骸又受暴徒的毀壞，軍警祇當做沒有看見。這事件的主犯是否有功於國的問題曾經叫學生回答，半數的兒童都贊成這事。我們因此，可以知道家族中期的倫理觀與個人時代的倫理觀的衝突了。如那軍官的眼光，他是封建主義者，是屬於家族中期的；那被害的男女倆，則爲初期的個人時代。惟日本現狀，似已進於後期家族時代，所以對於兩方都有非議。

中期的家族制度，多是殘酷無理的，如說一經結爲婚姻必須持久，於是嫁爲醉漢，淫棍及暴徒的妻子的，不得不永遠受苦；而且夫婦每日爭吵，鄰居尚且不勝其擾，他們的子女又怎能安居？又在這種制度下面因有無數的娼妓存在，梅毒便到處蔓延。所謂婚姻，也不過是做父母者的一樁買賣，當然談不到愛情。不但如此，且以爲在這種婚姻關係中，不論有無愛情存在，性交實是極正當的事。我們西方（除出法國），這種制度，雖已經除殆盡，可是且不要高興，便以爲舊敎所主張——新敎也稍稍擁護着的觀念，是至高無上的標準。老實說，這種制度，實在最殘忍不過，處處與我們人類的天性爲敵的。然而對這腐臭的禮教，若只紙上談兵，口頭誑誓，卻是不中用的呀！

美國人對於婚姻的態度，非常奇怪。他們大概不反對容易離婚的條例，有許多只便私圖的人，並且還是贊成的。可是住在離婚困難的地方的人，不得不忍受美人所不須受的苦痛，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是要受人的斥責的。如高爾基到美國時，他們對待他的態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

一般人的信仰，都以爲宇宙間有一個絕對的行爲標準，要是人的行爲違反了這個標準，那便是不道德，是罪惡。關於這事，有兩層理由可以駁詰。第一是由我們先前所討論的人類學的事實去觀察的。一般人對於性道德的觀念，大概與他曾祖時代的經濟制度相適合。換一句話，凡是道德觀念的變化，常常與經濟制度相隨伴，大約與經濟現狀相差三世的樣子。因此可知我們本地現時通行的特殊婚姻制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否則，古

今各國的婚姻制度，人們也不能找出許多謬誤來了。這樣看來，可知我們現在正應預備從事婚姻制度的改革；可是要怎樣纔最合於我們，一時却還難說。

第二個理由，——這是比前者還要正確而重要的。普通的道德，包括教會的道德（那含非常的神秘性者不在此限），與其說是在規定人生的目的，不如說是在確立人生的行爲規律。惟道德的能久遠存在的多屬於規定人生的目的而不在於確立人生的行爲規律。如基督說：『你當如愛自己般愛你的鄰人，』這是屬於人生的目的的。如十誡中說：『當記取安息日，不可有所汚瀆。』這是屬於人的行爲規律的。基督對待被淫的女子的態度，還在愛情與道德律抵觸之間。而他的教徒，關於此事，却完全與他相背馳，大家都惟恐或後的去攻擊。原來要使人們對於行爲規律的重要發生信仰，全在迷信；但實際上最重要的，却在於善良的目的，所謂善人，便是能關心他親友的幸福或人類全體（要是可能的話）的人，能盡心於藝術與科學的人。至於一般人雖能固守猶太人數千年前所定的規律，究竟有什麼益處。本來卽能固守這種規律而品性極壞的人，也是很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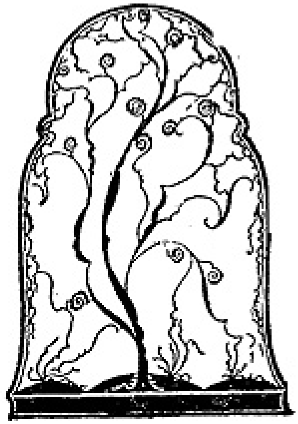
試例舉數事以爲證：我有一個朋友，他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在一種社會上非常重要的企業界辦事。他待人接物，都是非常和善的。他有一個妻子，性喜飲酒，後來身體日弱，遂不得不常居醫院。她因爲身體羸弱，不能與他離婚；他也因爲沒有理由，不能和她離婚。他遂不能以身屬於她。因此從因襲的眼光看來，他是一個惡人。現在再來觀察一事：有一個男子，他差不多終日昏昏沈沈的在醉鄉中的。他的妻子，已生有十個柔弱的小孩，在懷姙時，常遭他的踢打。然而一般社會，對於這個男子，也不以爲是大惡的人。有一個商人，他平日對待職工總是坦白無私，後來因爲和一個速記員發生戀愛，人們遂說他是惡徒。又有一個商人，平日對於職工則暴屬恣睢，然而因他對於妻子是奉命唯謹，於是一般人遂說他是善人。這完全是由迷信因襲所作成的態度，而爲我們所應當加以矯正的。

性道德，若除去一切迷信偏見，實在是很簡單的。如對未成年者用威脅誘惑，誆騙强制的手段，這是應當受刑法的處分的。倘使有關係者的兩方，都是成年有自主權的，這便不過是一件私事，法律輿論，都不能加以

干涉，因爲局外人總不能分辨其誰是誰非。要是這事是涉及子女，國家只能對於他在子女教養上是否相當，加以監督，使做父親的擔負教養扶持的責任。但是國家和輿論却都不能強制其須和父母同居（要是他們不願同居的話），因爲與其使子女目擊父母爭吵的情形，還不如使他們與父母分居的好。

我們理想的目的，不在依了法律及社會的強制，能使一夫一婦永遠相守。我們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所有性交，都能以相互的意向（不涉其他）爲基礎，而出於自由的衝動。在現今的社會，女子的賣淫於許多男子的，人們就說她爲娼妓；反之，不論她有無愛情與否，終身售賣給一富有的男子的，却立刻可以爲社會的領袖人物。其實這兩種人全是一樣的。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歸咎個人；個人行動的所以至於如此　是社會制度造成的。人生戀愛須受制度法律的制限，這實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謬誤。我們的詩，美，及生命的源泉，現在正爲「穿黑袍的教士」所禁錮，要是一般人也以爲凡通姦的人都是惡人，那眞無異爲牢獄增防禦了。

嚴格的說起來，世界上也許沒有「科學的」倫理。蓋決定人生的目的本不是科學的事。但科學能夠指示不能達到目的的倫理是「非科學的」，科學又能指示如何可使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相和合。爲了偸竊是違反自己的利益的，所以有懲罰竊盜的法律。同理，我們爲了減少世上柔弱多病的小孩起見，也可制爲法律。若婚姻法，則絲毫無可以存在的理由，——尤其在想精密地去適合社會的意志時。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實在是「非科學的。」不過要說明人生的目的，使人人都自知其價値，這却不是科學的事，而爲玄學家，藝術家及詩人的事了。



從女權到人權

日本河田嗣郎著
無競譯

一　女權的相對性

女權的要求，是對於男子的要求，是實現社會生存上的機會均等於男女間的要求。那麼，倘使在現實的社會生存上，男女已受平等的待遇，獲得了政治上，經濟上均等的機會，世上便沒有發生女權要求的餘地了。這意思正和勞動運動一樣，倘使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上獲得了與資本家平等的待遇，在工作上及報酬上受到了均等的處理，現在的所謂勞動問題，便也不會起來了。

但在事實上，現在一般的女子，都受差別的待遇，參政上不必說，就經濟的方面說，男子有就職的機會，女子沒有，男子可得到的報酬，女子不能。女權的要求——男女在社會生存上平等待遇的要求，便因此而起來了。但此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待遇，可說是從人類有歷史以來已經如此，不過到了現在，社會生存的原理，漸漸建築在人格價值的認識上面，思想上的原理與現在的事實，因之發生矛盾，爲了要想貫徹那思想的要求，並造成適合於要求的實際狀態，遂發生出問題來了。

不但女權的要求如此，一切社會問題的發生，無不由於思想上的要求與現實的不一致。在人類無自覺的生存着，對於社會生活的思想上的要求並不會建築在人格價值的認識上時，不平等待遇的事實，雖已經存在到數萬年之久，而像女權要求一類的社會問題，却終於沒有起來。然而人格價值的認識，倘使已經明瞭，人生的意

識已經因此而確立，則在人生之組織的構成之社會生活上，隨人格價值的承認而當然發生的平等待遇的要求，便難免涉及於社會一般了。社會問題卽因此而發生。而平等待遇要求之一的女權要求的起來，也在所難免。婦女問題的發生，卽由於此。

因爲女權的要求，如字面所示，是關於女子的權利的要求，所以他的本有社會的意味是容易瞭解的。原來所謂權利義務，是從各人相互間的關係而生，其相互關係的規矩準繩，經過社會的公認，便成爲權利和義務，這權利義務，在個人與個人間成立的時候，在那依了某種性狀及資格而分的區別間，如男女間，父子間，雇主與勞動者間，地主與佃人間，同時也可以成立了。

所以像女權的要求，不得不爲具有相對的意味的。就是所謂在女子對於男子應該占平等的社會地位的主張下不可不獲得一切在社會生存上與男子均等的機會這種要求，完全是『對男子』的。卽在與男子的相對關係，女子在社會上常被置於男子的下風，常受卑劣的待遇，是沒有什麼正當圓滿的理由的；卽使說一般的女子比男子身體小，腕力弱，但這天然的區別同時就作爲社會的區別，也是沒有理由的；至少照現時人生價值平等觀看起來，沒有可以是認這種不平等待遇的理由的。這是女權的主張。而從這主張來要求社會生存上男女的平等待遇，所以這要求完全是女子要想對於男子把社會的地位弄成平等，如果不以男子爲比較上的對象，這觀念是不能成立的。在這個意味，完全是相對的觀念了。

從上面的意味看起來，對於女權運動的敵人便是男子了。卽使沒有所有男子都是仇敵的意味，但要增高女子的社會的地位，成爲與男子對等的地位，便不得不視男子爲其比較對象，視男子的地位爲其運動的目標。在這意味上，做女權運動的眼中的敵人的，誠然是男子，女子不得不向男子而戰鬬了。然男子也有對於女權運動懷有善意，自己進而援助女權運動，努力破壞舊習慣而確立新的社會生存上的原理的，那麼，照上面的意味稱他爲敵人，未免也欠穩當。然在實狀，一般的男子，除少數者外，不但在女權運動並不幫助女子，並且向來只是努力壓迫女子，對她們厲行專制，墨守旣成的習慣，對於女權運動者，駡爲非社會的，甚至視爲拂戾人的天性，稱爲非人道，這也是常見的狀況。所以在要求女子

解放主張女權時，不得不對於這男子的反抗而戰鬪，因而從眞實的意味看來，遂呈男子爲女權運動的敵手的實狀了．

這狀態確是不好的狀態，然而依舊習慣而獲得利便的人，要反抗改革舊習慣，造成新狀態的主張和運動，可說到處皆然，實在是無可如何的．資本主的反對勞動運動，地主的反抗小作人運動，都是一樣．事實上這種反抗存在的時候，如果要想使貫徹主張的運動達到目的，則對於這種反抗的戰鬪，決難避免的．並不是爲了要戰鬪而戰鬪，也不是有所憎惡而戰鬪，事勢所至，乃是無可如何的．

女權的意義既然是相對的，然其運動却有許多的敵手．女權論的主張，不得不益加明確了．但無論如何，關於女權的問題，恐怕常常要和專從關於女性的意味而成立者相混同．問題的意義不認識明確，主張的不徹底和要求的半途而廢，便不得不爲當然之事了．

二　從女權到人權

女權的意義，如上所示，乃是相對的，所以女權的主張，沒有永久存續的性質的．其永遠存續，實在是女權運動的終於失敗，是所謂『女子的屈從』(subjection of woman) 的事實永久存續．就是因爲女權的主張，不得不在增高女子的社會地位，使與男子的社會地位同等，及在社會生存上女子獲得與男子均等的機會，所以既然依這主張而行女權運動，隨着這運動的達到目的，女權的主張當然逐漸失其必要而即於消滅了．

醫生和病院的必要，是因爲世間有所謂病的東西存在，到了病在人生絕跡之後，醫生和病院便完全不是必要了．論到現在醫生和病院的存在，爲其存在和活動的目的的，就是世上的病．所以醫生和病院的本身沒有存在的必要的．同理，世間的社會運動，到了社會問題漸漸沒有發生的餘地，當然便要滅絕，就是社會運動的本身沒有存在的必要的．因爲社會問題，不外乎現時社會生活的實狀與現時思想的要求不一致，因而現出許多的社會病患，那麽，謀解決這問題的運動的結果，把社會生活上的病患漸漸消失，社會問題這東西當然也跟着消滅了．在這意味，可以說一切社會運動，都爲自己滅亡而運動的．

那麼，社會問題之一的婦女問題，及為社會的意味的女權問題，是因為現在的實狀女子的社會地位劣於男子及女子不能獲得與男子同一的生存機會，祇在有這實狀時纔發生的。所以到了運動的結果，女子的社會地位逐漸增高，終於和男子平等，這問題便解決，運動的必要便消失了。這消失便不得不為問題和運動的最後的目的，這眞是意義深長的事。這樣看來，女權運動不過是一種水平運動罷了。

因此，女權運動的本身是沒有終局的意義的。無論怎樣，其基礎一定有人權問題，其終局不得不與人權問題相連繫的。必須以人權問題為基礎而連繫於其上，女權問題纔有終局的意義。

試思，為什麼覺得女子在社會生存上應該獲得與男子對等的地位的保障呢？為什麼應該在均等的機會之下營社會的生活呢？這無非為的是，既然成為一個人，其人格的價值必須平等，不該從社會的認其人格價值的差等。也決沒有什麼倫理的根據可以認其差等的。所謂人，乃是就一般的而言，男性與女性，富者與貧者，資本主與勞動者，地主與個人，這些區別，在人格價值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人之人格的存在，是超越性，所有職業的區別，祇在人間的一般性而成立的，所以這一般性，決不該有怎樣的區別，因而設差等於其人格的存在的價值的。

女權的要求，也與勞動問題的要求相同，其意義的根柢，橫有人格價值的認識，必賴此而後這問題及要求的意義纔得成立。忘却了這根柢，專從女權問題去尋求他的眞意義，是不可能的。祇就這主張的表面及問題的表面的構成，想找出他的意義，是不能作便宜的說明和世俗的敘述的。

這樣說起來，像女權論的主張，祇可視為其根柢所在的人權的主張的一個表現。人權的主張，其表現的方式，或為婦女問題，或為勞動問題。所以凡為徹底的考察的人，決不祇捕捉那表現的形象，必須更深的捕捉意義的眞諦。然這個捕捉，並不帶有何等重大的困難，不必大哲人也是能够的。

女權的要求，立於人格價值的認識上纔有意義，所以為女權的主張而從事女權運動的，不可祇在水的表面游泳而不知水底。因此，主張不可不從女權而到人權，

運動不可不從女子解放而進於人生一般的解放。人權的主張，表現而爲女權的主張，人生一般的解放運動，表現而爲女子解放運動，二而一，一而非二，須要持這樣的態度纔是。

從這一元的態度看來，女權運動和勞動運動一樣，其原理同，原動力亦同，所以在其運動的表現，是應該同一軌道，相攜相助而進行的。兩者的相提攜而進行，不但理所當然，從那運動的效果看來，也可以增强運動的力量而完成兩者的目的的。

三　人權的絕對性

女權以人權爲基礎，沒有離人格的女權，已如前述，所以女權不是祇有相對的意義的，在女權的主張而忘却對於人格價值的根本認識，祇拘泥於女子社會生活上形體的事情，一知半解的狂呼絕叫，是可醜的事。

口呼女子的解放，並且祇以爲女子不可不出家庭而爲社會的活動，躐等的立種種的計劃，組織什麼什麼的會，從事什麼什麼的事業，却是不曾見到人格的自覺，這樣的婦女，近來在日本很多，然而世上像這樣可醜的可說少有了。婦女的解放而爲社會的活動，確是很好而且必要的；但其活動，不可不與尊重人間價值的根本觀念相一致，更不可不從認識人格價值的自覺的態度出發。然而世上的人，却都忘却了這根本，視自己的所行傷害自己的人格價值，及出於沒有自覺的尊重心的行動，却不以爲恥，祇以脫離家庭，怎樣立計畫，做事業，算做女子的解放，女子的獨立，這種人眞是滔滔皆是呢！

我以爲這種情形不但無補於事，並且像這樣的誤解女權問題，本末倒置，反而增加社會一般輕蔑女子的傾向。這究竟因爲日本的婦女不曾徹底的考察事物，對於婦女問題，和化粧，服飾等流行品一般的待遇，並不曾有什麼自覺和反省的緣故。然而這等無反省無自覺的風潮，與女權的眞要求是不能相容的。因爲女權的要求，基於人格價值的尊重，所以不能不以人格價值的認識爲唯一的必要。社會的活動，是從根本認識而來的。

然而這人格價值的認識，不得不爲人間的義務，而這價值一被認識，實在是絕對無限的。這決不像他的一個表現的女權，意義上是相對的。這人格價值認識成爲

關於社會生存的一般原理而表現時，即爲人權的主張。而所謂人權的觀念，實在是有絕對的意義的。就是這個在女子和男子是一樣的適用，早已沒有男女的區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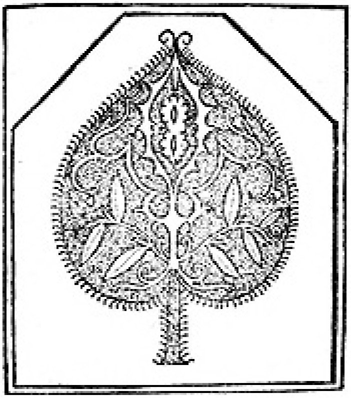
這絕對的意義的人間的主張，是涉及於人間社會一般而爲社會內一切人格者的平等待遇的要求，與生存上機會均等主義的要求。人格價值的認識，爲什麼要達到這平等觀，現在可不必多言。簡單的說，既然要認識人格的價值，則人格這東西，當然須以人間存在第一義的獨立存在及獨立者的自由爲前提，依此而造成的。然而自己的人格的存在，既然要自由而爲獨立的存在，則在各各獨立而相互的認他人存在的價值時，也應該互相均等而評騭之；自己的獨立存在有無上的價值，他人的獨立存在，對於其人當然也一樣有無上的價值，所以尊重他人存在的價值，不可不與尊重自己的相同。社會由多數人而成立，所以從社會一般看起來，各人各有平等的存在價值，從社會的看來的人格價值的平等觀，遂於此成立了。

這平等的人格價值的社會的一般認識，便是人權的主張，所以人權的主張，不該依男女的差別而有變更。這就是說人權的主張是絕對的。

而且，如果在人間生存沒有斷絕的時候，這人權的主張是應該永久存續的，因爲這個並不是與別種東西比較而後成立的觀念，這主張也不是對於何物而發生的，乃是爲人間社會生活的根本而確立者。爲了要使社會生存的實狀與這根本原理一致而行實狀的改革，雖以兩者不一致的時候爲限，然即使到了已經完全一致以後，人權的主張與其擁護的意義，也決不會喪失的。所以人權是絕對的。

這樣，從此等意義而成的人權的絕對性，是不可動搖的；而如女權的主張，必以此爲基礎而連繫着纔有意義，這是應該十分注意的。我們要使女權的主張成爲眞實的，必須從衷心裏希望這關於人權的根本觀念，十分徹底的普及於婦女一般而造成。這根本觀念一般的造成，女權的主張纔成爲強有力的主張，而且可以有永久的生命了。

總而言之，無論男子或女子，大家都該向這人間最高價值的認識而突進，把我們的生活，個人的或社會的，都建築在這根本認識的上面纔好。



男女同學與性教育

日本上野謙二著
方翰周譯

一

男管男，女管女，造成各各獨立的世界而擁守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時代，是男女立在同一的舞臺，唱同一的歌曲，一同在外面作事，一同執兵器戰爭的時代。所以異性的接觸點，不是像從前那樣限於家庭，更擴張到社會活動的所有的領域了。異性互相理解的必要，就在於此。

然而說到互相理解的路徑及教育的方法曾有怎樣的開發，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不但這樣，並且應該怎樣，現在還仍在迷惑，怯弱，暗中摸索的狀態裏面。

開了屏門則夫妻並坐密語。望那事務所的窗子，男書記和女事務員同桌寫字。無論在內或在外，都可以看到兩性的協同或競爭；但這還祇是映在眼裏的外的現象，假使一加內的觀察，便可以看出許多並無相互的理解，祇依容貌與言語共通同一的媒介，而盲目的接觸的奇怪情形。

其實這樣外的觀察和內的粗雜的矛盾現象，是從社會生活的必要與人類思想的變化所引出的。沒有阻礙地着着

進行，滔滔然像決了江河一樣，欲止而不能止。橫在這鐵一樣的大勢前面，先輩故老所謂『男女接觸的危險』，『男女交際的不安』的呼聲，終於不響了。像這樣的事前毫無準備而事實早已呈現，結論成立於前提之先，以致蹈瑕抵隙的人們，蹙頞太息，這便是今日的現象。

二

近來男女交際及性教育等問題，在識者之間已常被論及，從前進的大勢看來，自爲當然的事實。

性教育這事的本身，是非常微妙的。從那容易免去弊害的地方以至於實行方法及範圍，曾經提出種種的意見。方法方面，有的主張採用教科書，有的主張利用機會，聯絡了別的學科教授，有的主張人格的感化，由識戀的教師，爲識戀的講談，有的主張用唱歌，故事，跳舞等，使之爲半意識的了解。至於範圍，有的主張應該早些，有的主張至少應在性的自覺以後，有的主張以結婚期爲最當。

然此等方法及範圍論，大概都是指生理的知識的注入而言。知識是常被惡用的；本能的性的欲求，於旣得關於此等知識之後，更被刺戟及興奮，以致此等知識的授與，反有成爲爲增加害惡的動機的危險。所以在授與此等知識之前，不可不豫先造成相當的質地。此質地卽所謂異性相互間的理解。雖然已經得到了關於異性的某種知識，仍須使之有可以作正確使用的考量，判斷的冷靜和餘裕。或者沒有到理解的程度，也該異性互相習慣纔好。

本來精神範圍內的理解，常與知識界的相異，不恃人爲而得力於自然的經過的頗屬不少，尤其在對於關係兩性的容易興奮的問題的理解，乃是必須理解那爲其本源的對象物的異性的理解，需要自然的要素更多。

三

使男女的接觸愈加自然，則社會一般和青年自己對於男女交際及戀愛的觀念愈加明瞭，而不得不爲開放的。

對於正式結合的夫婦的一對男女，說他們的不可缺的前提的相交相愛是不正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此點在本題範圍之外，等將來再說，現在所注意的，祇在理解異性方法之一的舊來男女交際及戀愛觀念的革新。還有一個方法，便是我在這里所述的男女共學的實行。

現代青年主要生活的中心點之一便是學校。他們的時間大概多消磨於此，他們的努力，也多注於此。其所以成爲異性理解的好機關，第一是因爲常相接觸，卽每日遇見。第二，是因爲長久相處，卽繼續至六年，十年，或十五年。第三，是因爲接觸比較的自然，卽在專心學習的場所，並不以男女交際爲直接的目的，所以不致把相互間的心作奇異的緊張，可以虛心靜氣的，自然的交際。在此等意味上，學校實在可說是在現今社會準備中獎勵異性自然的理解的最適當的機關。

異性相互間自然的接觸，必須在最初時開始而繼續下去。青春期的心的動搖常常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起於異性關係的，容易動的心，突然與那動搖的實際對象相遇時，往往發生大動搖而逆轉。在人生，當這青春期來訪的時候，和自然界裏春來而萬物更新一樣，也都以萬事更新的姿態和意義去觀看，在這中間，異性好像完全帶着新的面目迫近來。但如果從幼小到長大，互相親密的接觸着，就能從不知不識中獲得某種的理解，至少不至於因了意外的激動而陷於手足無措的樣子，可以容易自然的安全的渡過這危流的。

四

在現在的世界上，占男女共學的本場的位置的，總是美國了。不問是私立公立，自小學以至大學，除特別的例外，沒有不採用共學制的。

我曾考察美國小，中，大學的男女共學實况，覺得他們相互間的接觸，都極其自由，自然，開放的，不得不令我十分欽羨。

男生與女生的席次都交互排列，在某小學校，是依身長的順序排列，高者坐在後方。在運動場裏，也是大家混亂着嬉戲。一同拋球投環，大家跑着。又曾在某大學，見將行籃球比賽前出席於鼓舞選手的全校集合時，男女生從一同在場內運動，獎勵選手。此外如廊下遇着的時候，也互相寒暄，立談或戲笑，一同坐在長椅子上，談笑，吃着午餐。某大學裏，男生把漏聽的功課向女生請教。下課時，兩方遇着總是談着走。在討論的時間，什麼客氣原諒，一點也沒有。女生上去，男生駁詰，於是女生又爲反駁。又在某大學裏所見的片段的影子，現在仍是留在腦子裏：一個穿着新式華美的衣服的女生，剛走到五六個男生並坐着的廊下的時候，男生嘴裏都用半吞半吐嘲弄的話頭取笑她，并且拍着手。但是她本人像孔雀一樣兩手張開衣服，更振作起精神來，很自然地走過去。這等現象和日本中學生同學間的天真的嘲弄相同。從這種地方看來，他們的眼中只充滿了自然，無所謂男女的分別了。

五

從這樣的光景轉過來看看日本，便完全是另外的一個世界了。生長在多年遵守『男女七歲不同席』的教訓的國土，現在仍不能脫出此等因襲的意見的子女，在天眞爛漫的小學校裏的時候，早已把異性問題擬成了過敏。小學校裏男女雖同一教室學習，却把席次截然的分開，沒有談話見面的機會，好像和多年的仇敵，與人同住。如果有事一與異性接觸，即刻就有嘲笑的語調，從同性的朋友中傳來了。因爲這樣嚴厲的制限，反而勃起一種好奇心，在心的底裏，有茫然懷念異性的心理常常盤據着。這種小學生對異性的心理的怎樣複雜及態度的怎樣不自然，和美國一比較，自然能够明白了。

到了中學校以上，男女完全別教，這方面的弊害，尤其增加。

男學生或女學生，當同性的朋友相聚時，大部分的談話，常常是關於異性的。即在學校放課時間很短的談話，那來得很快的題目，便是同年的異性的評判，異性友人的傳言，或者竟是『允婚』的榮幸，或者是有人叫『哥哥』

的誇張等，聽的人非常羨慕地聽着，然而講的未必盡是真實之言，都是事實與空想參半，從誇張的意念裏製造出來的。聞者的心中，當然想要更甚地跳上去。這樣，他們常住在空想的世界裏，自己一想情願地描寫一異性，日夜搾着惝恍的心，聊以自慰自樂。因此，他們一遇誘惑，常常很容易的墮落下去，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并且因爲這種突如其來的空想的不能滿足，所以必更望實際的交涉。這種希望的心理，戀愛的欲求實在很淡，而好奇心却極爲濃厚。不用說像所謂貞操的嚴肅的問題，影子也沒有了。從那樣單純的夢一般的憧憬的心理所現出的行爲，當然成爲肆無忌憚的樣子。於是有的寫了很艷麗的情書，投到異性的懷裏；有的計算在電車內能與某異性同乘的時間，一同來去。有的因爲要一視某異性，不惜多跑些路，與之同行。有的算準了時間，等在途中。有的找一個機會，跟在後面。那接受這樣行爲的對手，也是抱着同樣熱烈的心願，且喜且憂的懷念着。像這樣應該嚴肅處理的問題，却任其趁偶然的機會，眞是盲目糊塗呵！

這種行爲，現在出於意想之外的通行着。如果能够把實際的數目舉出來，恐怕世上的父兄和教育家，定要瞠目大驚罷。從前說『男子出門，有七個敵人。』現在應該說『女子出門，有十個敵人』了。

縮小一點說，決定個人一生的運命，推廣起來說，足爲人生根本事實的男女求愛的方法，依着這樣危險的，不自然的，尤其是糊裏糊塗的手段進行，因而所得的結果，非常的不幸，不適當，不週到。這都因爲缺乏異性的理解，和沒有適當的指導的緣故

那麼在可怕的黑暗世界裏人所不知的罪惡，與環繞在周圍的無用的耽心，不是可依了男女共學而緩和麼？

六

本來也不能肯定地說：實行男女共學，就能够將男女交際，完全的改善，產出美滿的理解的。

現在就在美國，也有反對男女共學的人。我曾經聽到某教育家的意見，以爲男女共學，能滅却各個的特性，有

使兩方中性化之恐。又聽見幾個半老和老年人，都說近時學校男女交際的不秩序，沒有自己那時代的嚴肅，以爲都是男女共學的弊病。

我也不是共學萬能論者。在世上，神以外怕沒有萬能者。何況是包羅多數而被律於一種組織下的社會制度，要希望他完全無缺，殆爲不可能的事實。所以在制定一種制度的時候，常常不免隨着這制度而生弊害。結果，良否的差別，不過是利弊多少的比較問題而已。因此，共學制的實行雖有減却男女特性的傾向，然因爲這一個短處便把上述的許多長處埋沒，這當然是很不公平的。尤其是男女的特性，乃是根於先天的固有，在同時同地受同樣的教育也不會像懸想那樣的減却的。何況學校生活不過十年內外， 在比這接觸的更密切更長久的夫婦生活，尙且仍是夫是夫，妻是妻，截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可知那種懸念，不過是杞憂罷了。這種論調，祇可說是從美國現在特有的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的風潮反動出來的。

男女交際比從前寬，因而有流於放縱的傾向，這也不僅是美國如此，殆爲大戰後各處的普通現象，其原因甚爲複雜，至少也不是男女共學制的罪。有的說共學制能助長這種空氣，却也不確的。祇看現在像不採共學制的日本，男女生活也那樣的放縱，卑劣，便可以辯正而有餘了。在美國的學校生徒雖也有墮落的，可是與日本的男女密會比較起來當然要少得多，尤其像求愛的信常常不斷的遞給對手，和路上會過幾面的人握手等那種危險，粗暴，滑稽的象，現簡直可說沒有。我們應該再進一層想，無論在什麼時代，古老的人們總是對靑年人表示不滿的，把現時代去比前時代，而加以非難的。他們的話中，無非表示這種心理罷了。

七

制度雖好，但要在日本施行這男女共學制，恐怕就要遇着反對的意見。譬如某人說，照現代男女的沒有性的訓練，一旦施行共學制時，必將弊害百出，無所底止。但在社會上新制度的施行，犧牲者總是難免。如果希望人人

都得到完滿的利益，恐怕等一百年，機會也不會來的。并且在現在男女學生間流行的異性欲求的動機，如前所述，是祇爲了不能實際與對手接觸的空想的好奇心，這在共學制施行以後，當然可以免除，至少也可以減少那種行爲的浮薄與危險的分子，而進於切實與安全。再讓一步說，即使這數目仍舊很多，然總不必再費去許多有用的時間與工夫，像犯罪一樣在黑暗中偸偸摸摸地去做，只此便是共學制的效果了。

小學校裏現在已有男女同室教授的趨向。從這里起頭，是容易而且適當的。但不要像現在這樣，當局的人們，應該用了『爲性教育及異性理解的男女共學』的精神去做。在小學校以上的地方，比較自由的私立學校何妨先來施行呢！

我相信男女共學的自然與自由，影響於性教育上是很大的。狹義的解釋性教育時，是性教育不可缺的基本與前提，而在廣義的解釋時，可稱爲『自然的性教育』。

够了

莎拉蒂絲黛兒作
馬蕭蕭譯

每日這樣就够了，
和他一塊兒在地上勾留；
每夜這樣就够了，
同頂着一天星斗！
我不想把風關起來，
把海鎖起來。
這樣就够了，他的愛情呵，
常常音樂般吹上我的心頭。



性的進化

高山

人間的戀愛是怎樣一回事，換一句話，他的本質是怎樣的，這問題，近代許多人常想加以說明，然而解釋卻是很難。有些好妄自推測的人，不是以爲人間的戀愛純是靈的結合，便是疑爲卽肉體的愛(physical fondness)的代名詞，其實這兩者都只見到一面，都不是公平的考察。我們如要得一個正確的概念，必須從性的進化考察起；從原始生物發考察兩性怎樣起源，和生殖上有性的分工，於種族的生存有什麼利益；再追求兩性吸引的進化階級；怎樣由肉體的愛而入美的吸引之域，再進步而成知慧的吸引和同情的發生。

現在科學研究的結論怎樣說呢？科學家告訴我們說，人類的戀愛可以分析爲三個原素。(一)是本能的機官的吸引，這差不多是全然不自覺的；(二)是美的吸引，如聞見對手的聲音，眼目，身材，態度而生愛；(三)最後有所謂情操的吸引，這纔純是一種心的現象。純粹的戀愛係合此三者而成。所以戀愛是靈肉混和的，雖然各人的混和成分各有不同，而且又時時刻刻變改的。

戀愛的混合要素，雖然因個性不同而成分不無差異，然過偏於一面，兩性的結合便不幸福。英國性的研究著名的生物學者藹祂和湯姆遜告訴我們說：

「精神病研究家和別的學者，對於這題目特別注意，他們的判斷，比任何非批評的意見大有價值。他們說：凡婚姻的成於太偏於某種吸引的幸福必少——例如太偏純粹的肉的方面，太偏於美的方面，和太偏於知慧的方面。純粹高德性和智性爲基礎的結婚常常會缺乏成功，正和全然以感覺基礎爲婚姻的相同。」

我們既明白了戀愛的本來面目之後，可以使我們的思想比較的正確一點，可以使我們知道正則的戀愛不純粹是肉的也不純粹是靈的，世人強把他分作兩者，又強說前者是如何卑下，後者是如何高尚，這話實在欠愼重。

「文明的男女的正則的戀愛，猶如一株樹，其根深深的種在動物本性裏面的——根枝也許已經修翦過，但從不完全切去的——但其高枝則昇入日光裏，幷且結着精神的果了。」（該池與湯姆遜）

但性的進化和戀愛長發這個題目是很不容易概括的講的，我們知道對於這問題不能講得像研究有素的該池和湯姆遜兩教授的圓到得要，所以就將他們著的性裏所講的性的進化的道理，節要敍述在後，給人們對於戀愛本質一個明瞭的概念。

性的最初的起源

人類戀愛的綫索是繁複的，即使在文明人類的普通的表現裏。那綫索係由各股細縷交織而成——有體質的和心理的，審美的和智慧的，個人的和社會的。但是在各種形式中，總存着固執的血和肉的吸引，我們如果忘記了性的衝動是人類的榮光也是人類的羞恥，——這是因年代而增加的——那麼我們容易蹈入錯誤了，幷且還有不可解的長歷史剩在後面，從這可以觸發有機的過去之暴烈的衝動力的。

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性的起源，直在生物統系樹的根間，——這是原生動物和原生植物的分界處。這類簡單的生物，用分裂，生芽或苞子以繁殖；但沿着這類繁殖方法，還有一種不同的過程，即兩個體的合併，我們稱爲接合的便是。常常有人相信，最簡單的生物是不見有性生殖的，但據後來的人研究，說明事實並不是這樣。許多單細胞

生物常常兩相合併，兩個成爲一個；這種接合，在數目上顯然是減少，不是增加數目。別種動物，例如許多有纖毛的滴蟲，則只有一部分接合，那便是他們接近聯合，交換了核的質料，隨後又各自分開。又別種例裏，動物能發生一種殊特的質料(卽苞子)。這能互相合併，幷且形狀常常兩種不同——有大胞子和小胞子的分別——正和高等動物的卵和精子相當。

在普通鐘形蟲的生命史裏，一個小形而能自由游泳的個體，能游泳到別一個鐘形蟲，黏住在那里，幷且鑽進到裏面去，那大形的鐘形蟲是仍然用能收縮的柄，着生在水藻上的。這里我們可以認爲雌雄的小模型麼？這是眞的。大多數的原生動物，分明是單細胞的，他們和多細胞動物中的雌雄完全不同，只能相類比罷了。他們的個體，與其說和高等生物的個體相當，還不如說和高等生物的性細胞相當；他們好像只是沒有軀體的卵子和精子罷了。但是最重要的事實是，卽在原生動物中，也有局專門的生殖質料，兩相合併的，幷且那兩者形狀不同——大胞子和小胞子。這里纔是性的起源了。

團藻的例

性的進化的第二階段，團藻是最好的例，他是一個滴蟲團體，淸水池中常見的，他纔有身體的組成發生了，他是集一千或一萬的鞭毛細胞而成的美麗綠色球，因種的不同，鞭毛細胞多少也不同，各細胞間，則有原形質的絲相通連。他能在水中很快的滾過去，他的榮養方法多少和綠色植物相似。現在讓我們一考他的生殖的情形。

有時候，球中各細胞都會得起生殖作用，直接分裂成爲小團體，全沒有別的困難。這是一種生長的生殖法，至少是一種處女生殖的方法。但在別種狀況之下，養料缺乏的時候，一種不同的直接的生殖方法起來了。球中有些細胞變大，貯蓄起滋養質——便是卵；別有些細胞，構造作用減退，褪去綠色，變爲黃色，幾次分裂，成爲許多微小的單體——那便是精蟲。他能從同一個體中的不同部分，生下兩種異形的生殖細胞來。但我們又見團藻的團體中，

有的團體只能生卵子，別個團體只能生精子。生卵的團體，似乎格外榮養優良，而且構造作用較盛；於是他們幾有雌雄的分別了；并且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兩性間不同的基礎。但在這兩種團體，我們尙不見有『性的行爲』(sex-behaviour)，這無寧息而且亂竄的小形精蟲，放散在水中之後，有幾個卽行近成熟的雌性團體，被吸引而達於卵子——他們相離稍遠，便被一種多少神祕的吸引力所吸引，這種作用，在我們的初步的知識界裏，用『向化性』(chemotaxis)來說明。

原生動物接合的意義

從他的滴蟲的接合的觀察裏，摩拜(Maupas)曾經道究這種歷程的意義。他的疑問是接合作用是否能够使次後的分裂——卽普通所行的無性繁殖——加速。他所得的答案是否定的。當一對滴蟲 (onychodromus grandis) 接合後，由一個個體行普通的分裂，而分化爲四萬至五萬個。但是他見隨伴結合而起的和再完成個體時內部變化，却增長其弱性。

這種結果實足使人迷茫難解。摩拜於是另做一種試驗。他於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培養了一個滴蟲 (stylonichia pustulata)，觀察他的世代，直到一八八六年的三月爲止。在這期間，他由平常的分裂生殖，共分生了二百一十五代。那種滴蟲是不和同族接合的，所以不曾接合。但到了那時候，見漸漸衰退。個體漸老而衰弱；營養力消失；無性生殖終於停止了。

這時候，在其族未衰竭以前，將幾個滴蟲回復到自然狀況中去，使和同種而不同族的相接合。再取其一個，單獨養了五個月。這回養到第一百三十代時，將個體移到新的狀況中，仍能和不同族的個體接合。再後，則接合能力也自消失，到第一百八十代，見與同族中的個體，也有求接合的傾向了。

這等隔離的事，結果是完全衰頹，無論組織和官能，都是一樣。卽個體的形狀減小，直到只有原狀四分之一的

大，核也分明衰退，食和分生的能力後來消失，這衰老的系統終於死滅了。

從以上各種情形，摩拜得了一個論斷——即無性分生的次數是有限制的，到那時必須行接合，否則生命便要衰老。接合這事，在個體也許是危險的，就分裂上說也費時間的，但爲保存系統的強盛，接合作用卻是必要。』如沒有接合，即使原生動物，本來能免除自然的死，後來也必死亡。摩拜所做的試驗，十分仔細，由這些試驗（和別的事實），遂立下常稱爲接合的『動學的』理論的基礎——這便是說，『生活質的定期生理需要的滿足，能使細胞的生長力復振。』但是後來的試驗，對這事又得了新景象。由試驗顯明，滴蟲對於自己生下來的廢料非常的敏感，因此說，摩拜所說的衰退，是因滴蟲自己中毒，並不是因不行接合的緣故。

後來有些觀察家，曾觀察滴蟲的無性生殖到數百代，絲毫不見衰頹。美爾考銘斯（Calkins）曾經培養草履蟲（paramaecium）至六百餘代沒有接合，見有衰退的朕兆的時候，只要將牛肉汁加入。同是這滴蟲，用非常微量的酒精，馬錢精和類似的刺激物，都可以防他的衰老。近代研究的傾向是說在一個完全的環境之下接合實不需要。但是和異族接合能增加活力的意見卻是並不反對的。

我們現在取一種胡特脅夫（Woodruff）在耶脅的試驗來說。他於一九〇七年五月一日，開始將一個對的草履蟲（paramaecium aurelia），從水族器裏分出來培養了。到他分爲二個，二個又各分爲二個的時候，即將那四個分別培養，以作四族的起點。每日將分生的各個隔離開，以免互相接合，和容易確實計算世代，所用各種培養液是都預先煮過，以防別的個體偶然竄入。

從一九〇七年五月一日起，到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止，在這五年中，草履蟲共分生了三〇二九代，並且見未了的世代，健康和起初的相同。第一年分生四五二代，第二年六九〇代，第三年六一三代，第四年六一二代，第五年六六二代。平均四十六小時分裂三次以上。沒有一個時期見有生理的沉鬱情形。胡特脅夫的結論所以說：『一個單細胞的原形質自己是有無限生殖的能力的，在優良的環境之下，不必依賴接合。』據他的試驗說，那衰老和受精的需

要並不是生活物質的根本屬性。

雖然在一時期內行無性生殖，接合作用並不需要，但在環境不良的時候，却能使原形質的活力加強。我們再證以別的事實，見接合在種族生命上實有重要的作用，便是接合能使生物抵抗環境的力量增強。又接合作用能將種的普通性質維持，并且個體的劣弱性，和別的個體接合後，遂爲別種性質所補充。或者接合這種過程，又能使兩接體的主要質相合併，而發生變異。近代健寧斯的研究便是維持這種主見，說接合的意義，即在能够得到兩親的遺傳，由此發生變異。當生命狀況困難的時候，常容易起接合作用。因此能使性質從新排列，有些個體遂能適於變遷狀況了。所以接合能促起變異，并且有些個體更由此獲得生存的代價。

身體細胞和胚種細胞

團藻一類的生物已進到性的進化的第二步，到此生殖細胞和身體細胞纔有區別。一個正在發育起來的胚胎裏，我們見有分工作用，變成各種不同的組織，這名叫分化。例如有些細胞變作收縮的筋肉，有些變作感覺器官，有些變作消化用的器官，又有些變作骨格等等。但又有些細胞留着，於構成身體上是沒有關係的，這些便是繼續種族的胚種細胞。

有身體細胞和胚種細胞的分別始於團藻，以後各種多細胞生種都是這樣，從海棉，水螅以至鳥和哺乳類，從海藻，地錢到羊齒和樹木，生殖都用有性生殖，生命的繼續都是用殊特的胚種細胞。有些生物又以芽頭或裂片行無性生殖，但這兩種方法是很不同的。

性生殖的利益

但現在却發生一個疑問了。即生物不用出芽或裂片的方法將身體現成的一部份分離以成個體，而須生出特別的

胚種細胞去造成個體，竟究有什麼利益呢？(一)答案是說性生殖——即從一個受精的卵發生新個體——比無性生殖經濟得多。性生殖只須兩個細胞便足以發生一個新生物；出芽生殖則須數千細胞方能生成一個個體。這個回答，固有道理，但尚未能圓滿。因許多植物和許多下等動物，食物都極容易得到，經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例如一個水螅蟲從受精的卵發生出來後，即刻便行無性生殖，即造成數千個體的團體了。所以必須知道，性生殖比無性生殖經濟之說．只有在有些場合纔如此，并且行有性生殖，胚種細胞也是很浪費的。(二)第二是說因爲無性生殖爲高等，複沓的機體所不適用。鳥決不能分裂繁生，象也不能出芽增殖。他們是極其分化的動物。高等動物沒有一片肌肉能作全體的一個代表，不能如水螅裏的隨便那一片能長成爲個體的。現在從高等動物體切去的一片組織雖能培養至很久，爲從前所不及料。但那分離的一片，決不能在自然狀況之下生存。然而複沓的生物，也有能行出芽生殖的，如卷丹是很發達的顯花植物，他却能以肉芽傳種。美麗的能自由游泳的被囊類，稱爲莎麗沓(salp)的，也能够出芽。莎麗沓是一種很複沓的動物，身體已是很專化了的，却能以胚種細胞的生殖，和出芽生殖交替爲用。他的無性生殖是用『葡萄枝』的，即從他的體裏延長出來成一枝狀，後來分裂而成一串的萌芽。換一句話，用這出芽方法，雖複沓的動物也能够做，如簡單的水螅那樣。(三)第三是說胚種細胞和身體細胞分別開，使身體細胞(如神經，收縮，腺體等各細胞)更能够自由分化，并且生殖細胞也能够避開身體上因事變而起的影響。用一種特別的胚種細胞去行生殖，可以誠免其親的身體上得來的損害，這爲無性生殖所不能避免的。但身體從外間獲得的利益，當然也不能遺傳了。從別一方面說，由胚種變異得來的利益，用胚種細胞生殖的方法更容易得到。行無性生殖的植物，變異固然也極常見，例如菊屬便如此，但是行胚種細胞生殖，變化的更多。據有些近代的研究上說，胚種細胞在體內，榮養和其他的狀況能够使他起胚種變化。因此胚種細胞生殖，遺傳身體上的缺點的危險既可減少，內部遺傳的變異却可加多。別的利益大概在這一點：即新個體從一個細胞發生起來，遺傳性可以再歸於統一。因胚種細胞並不像是一個雜亂的旅行囊，裏面亂糟糟地安放着遺傳性質的；他是一個形式簡略的生命體，是一個機制統一的個體。這便

是性生殖優於無性生殖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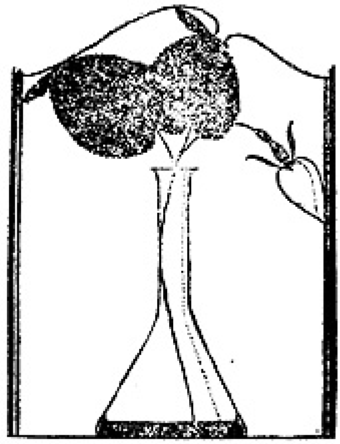
精細胞和卵細胞

在團藻一類的生物裏，我們又見到兩種形狀不同的胚種細胞了。一種比較的大，多含細胞質，貯藏的榮養質料也多些，因此遲鈍而不活動——這是卵，別一種比較的小，細胞質較少，貯藏的質料也少，有向着榮養物質進行的傾向，有探究性的——這是精蟲。二形的接合子(帶有相反然而相補足的性質的)的進化，這是和有些原生動物中胞子有大小兩種的事相應的，但生物等到有一個身體，這是一個新進步了。

在多數動物裏，受精是由那無限小而活潑的精蟲去找尋卵球的。卵球雖常爲肉眼所看不見，但是比較的大。精蟲則常只有卵的十萬分之一的大。在隱花植物裏，如羊齒及青苔都有活動的精蟲，即名雄子。從前以爲嗣後直到高級植物，好似都沒有能動的精子的，但後來已經發見有種蘇鐵的花粉管裏有活動的精蟲，銀杏也是這樣。普通顯花植物的花粉粒雖然和全代的雄性世代相當，但省去精蟲的形成，以適應顯花植物所處於無水的環境，於是被動的藉風或蟲的助力，從此花以送到他花。

對於在進化的途徑上，胚種細胞爲什麼要變成兩種不同的形狀的問題有兩個答案。(一)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說他花受精是有利的。達爾文最早說明他花受精的植物的子孫，比類似的但自花受精的植物，更成功而且繁盛。現在如將一胚種細胞專化而成爲一種運動膠托，異體受精格外容易得到成功。如果兩者都是善於運動的，那麼異體受精的機會自然更多。只是卵球既要貯藏發育時用的質料和滋養物，勢不能這樣活動。只是有多種甲殼類和線蟲類的精子是遲鈍的，只能作阿彌巴運動而不作纖毛運動，雄的乃直接送精蟲以接近卵球。(二)胚種細胞分工的又一種利益是在受精後發育的時候，卵能平安地貯藏卵黃，能包裹於膜內以保護柔弱的胎，或者更能够安全地隱藏在母腹內發育。因此，我們可以斷說卵細胞和精細胞的專化是進化中的一個大進步。

(未完)



倦旅

學昭

——無奈被他名利縛；無奈被他情擒摑——

『人生是人生，沒有其他的什麼。』年青的逸樵常常多疑地問着，又無疑地答着。

『人生是人生，沒有其他的什麼。』這一次眞可問住了。——她自己，她沒有勇氣說這句自問自答的話了，怔怔地想着。

暑假期中的學校，彷彿是一個建築在梁上冬天的燕子窠，燕子已經南歸了，只剩着這空巢。這其間怎樣的淒涼與靜寂！然而逸樵却偏來塡了這淒涼靜寂的境地。

這是在晚飯過後，校中同住的三四人，大概都外出散步去了，因爲日間的談笑聲忽然沉默了。她呢，緊桌的椅上坐着，一手托着額，呆呆地望着天邊的流雲。

室中的擺設，正和她的身心一樣，不安定的，沒有位置的，顯現得這不過是暫時的，暫時的將就，如果我們願意詳細敍述一下，那也不十分費力的。譬如：牆角邊的網籃箱子，這些行李，不整齊的放着；緊窗口的桌子上，夾七夾八的堆了一案頭的書，室中央的方桌上，花瓶，杯子，……又雜亂無章的放了一桌，除此以外，那向西的一隻牀鋪，更是亂糟糟的。總之，從這些情形上看起來，我們不難發現，這是曾經過流浪生活的青年……

『母親呢，終歸是我唯一的母親，其他呢……本來是不關痛癢的。』她在呆望天邊流雲之際，忽然得到了

這麼一個定理。同時她立刻閃映起生活中之一幕來了——在眼前。

一 流浪生活之起始

曾經有一個時候，她也如現在一樣……常常覺得這一切，竟沒有誰對她不是懷着惡意的，她是否定一切。一切都是虛僞。惟有自殺足以了却一切。她對於任何事物的感情，不會增進，却容易退縮，……四面八方的對待，便一日不如一日，若是別人要說她是喜新厭舊，不如說外界的對待迫得她這樣的。人類的本能原是喜新厭舊的啊！

在這時期內，偶然的送來了一個消息是：

『皖事尙好，雖覺途遠，弟不妨以另一態度處之。』

這一下，她又跑上流浪人的路徑去了。

一葉帆船，在嘉陵江——俗稱徽河——裏航着，經過八日的帆船生活，使她枯寂到了絕頂，一直自南星橋下船，至於三日夜，船出了江干，經過了嚴州……兩岸的高山矗立，水流瀑布的聲音潺潺，不知何處的鳥聲清麗，……萬紫千紅，碧綠青蒼，大地盡佈滿了有生氣的春色，千餘年前的子陵釣台，也彷彿是開了笑顏，欣然迎送這一班天涯行客。不過逸樵却躺在鋪位裏，向她的 dear ——日記——訴苦：

『如果她們是愛我的，那麼就應該勸止我這次之行是不對的。她們期望我麼？她們愛誰我麼？她們關心我麼？是的，我不應當這樣的看待她們，她們待我僅僅是這樣，我應當目她們如破襪一樣：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家族，她們與我僅僅是毫不生關係的一隻破襪，——破襪還不如的。我不應當這樣好的希望她們待我。』

這樣想時，她立刻又捨棄了一切……反泰然自若起來。這個情形，在她也不止一次二次了，每當苦痛絕了，悲哀極了的時候，倒反能自解自慰起來：『沒有人足以安慰我，我就自己安慰我自己好了。』——聯想特別迅速，稍有些悟心的人，常會這樣的。

八日夜的經過，彷彿是人的一生，夢幻一般去了來了，半夜的雷聲雨點，打在這停泊在江邊的船篷上，更激動起逸樵心的深處蹤伏着的悲哀。覺得人生已是這麼浮萍浪花一樣的漂泊着，其間還要經過顛倒的一切，漂泊之中還要漂泊，大自然界的摧殘，疾風，猛雨，烈日，層冰，一把銳利的刀，已是被出了鞘，架在頸上的

了，還有什麼可以補救呢？——一切的命運……生之命運……死之命運……

淒風不住地吹着船帆，
急雨不住地打着船背，
淅瀝，淅瀝，點滴，點滴，
如此哀怨的歌曲呵，
敢是爲我悲悼，
爲我痛哭？

我顧視來路，
又若是的隱約，
我瞻望前途，
又若是的渺茫，
唉！我的心呵，
將如何安放，
在這樣的旅途之上！

又夢一般的過了兩天，其間是經過了不盡的高山，不盡的森林，不盡的野花與蔓草，不盡的山泉，不盡的那東方朝陽，血輪一般的漸漸高升於雲際，透露於蒼蒼青山，茫茫碧水之間，無限的壯美，不盡的那西方晚霞，彩錦一樣經緯的燦燦鋪在碧天之上，無限的優美，不盡的海風吹着，激起不盡的波浪，發出那不盡的細碎的濤聲，與欸乃的櫓聲，槳聲，拍船聲相響應，帆船儘是日出開行了，傍晚停止。

一個早晨，十時光景，船却停了，只聽到旅客們，水手們噪雜的笑聲與話聲。『你爲什麼不上去走走？』船家的女孩兒掀動了帳子說着，她以微笑還答她，但是沒有上岸去。

『爲什麼此刻就停船了？』當船家的女孩兒在她面前走過的時候，她喊住了問她。『哦！你還沒有曉得麼？今天是清明節呢！』說時，她的兩手拍着，爛縵的天真，在她歡樂中間流露了。『哦……』逸樵無聊賴地應了一聲，女孩兒也早走過了。

午飯以後，她站立在船頭上，春光透進了這一葉的帆船裏，『這樣的景色呵！』她不覺喊出：

船停時，
我立在船頭上閒望，
俯視——

流水滔滔地流動，
浪花聚散不定；
仰望——
山峯層層地矗立，
森林廣漠無垠。

何處的浮雲動蕩，
何處的紙灰飄颺，
何處的柳堤桃林，
更何處來的人們，——
在山脚下側邊上，
成羣結隊在開行？

看呀：
盈尺的稻秧，
如氈的細草，
黃花與靑梅，
莫不是歌舞歡躍，
如此穠艳，如此清麗的景象！

我的心沉醉了：
——飄緲——
像佇立在紫雲洞旁，
像在錢塘江邊眺望！

忽然間，
東風吹起我的蓬髮，
掠過眉頭，
一陣陣的春寒，
更撲進我的衣袖。
我覺醒了，
我是立在船頭上閒望，
一切的景象，依然夢影一般在移行，
眼前身邊，
僅存留着我關不住的新愁！

二 Piano 的幸運

逸棵自從到此不相識的地方來，工作與生活隨着這異狀迅速的時間，開始運行起來，雖然這樣每日依時上

台，像發音機一般的開一二小時——這便是她的工作。——但那激越流動變換的空氣，實在沒有什麼使她能够提遞，就只有在靜坐十分鐘以後，便自然的會憶起了：

這是上岸的一天，在船中已過了八日夜了，因爲這是多麼冗長的時間，使她再不敢問了：『幾時到呢？』或者是『還有幾天？』一旦期望到的地方居然到了，那麼，這種差不多意料之外的——其實本來必須到的，不過在盼望素切的人看來，是一種驚喜，一種驚喜而懷疑的：『眞的麼，到了？』『自然，那自然是眞的。』

『這條路不過五里，而且很平坦可以走的。』船家的女人對着她說。行李已搬到岸上了。『好！走罷！』她直捷爽快地答着。

在船裏，沉悶了多天，兩脚似乎要失掉了行走的能力，並且又是那麼的風景美麗……

這傍疎疎的樹林，合成了綠蔭，清影，遠處的靈山隱約，將要經過一個小橋的時候，遠遠瞥見了兩個行人，漸漸地近了。

『呵！你不是新來的……？』

『是的！』她竟會承認了答着。

『我們昨天還到屯溪船上去問的，船上住了幾天？』

『剛剛是八天……』

『多麼長的時間呵！』

『哦！怎好，船家的路認識不？這位 Miss 袁，初從南京來，我正要與她到福音堂裏去，噢……！眞好，方先生……』

她由不得回頭一看，一位瘦小身材的中年男子，正從後面慢慢地走來，這位是方先生，校中的庶務。『這位是新來的先生，我們在半途中剛剛遇到了。』

這樣之後，便各人開始分走各人的路。

這位方先生在後面指點着：『這遠遠的隱隱的便是黃山，……進禮門是屯溪與隆阜的分界處……這里的瀑布，爲的是隆阜地勢太低，故在此一閘，阻斷他直流，……一群紅牆，是戴東原先哲家祠，……那邊的主簿山新校甚就在那山脚下……』

逸樵漫不經意的應了幾聲『唔』以外，心中只在默想這倏然間的印象：

『一個較高大的身材，……行動帶着教會學校中的訓練，看去是富於經驗的，老於人情的，善於交際的，

英文教師 Miss 胡。」

在這第一次的晚飯以後，一個十分瘦小的身材，她忘記了一時匆促間介紹的姓名，只知道，這是數理化教師，伴着那胡，叠聲地歌唱，琴聲和婉的響着。

在那清晨，傍晚，深夜，這歡樂的，活潑的，悲哀的，幽怨的琴聲，和着鳥聲，和着風聲，和着雨聲，發出那戀情戀家的哀曲，呵！

雨瀟瀟，
風蕭蕭，
陰沉天色，
如難破曉，
個裏情形，
有筆也難描！
上帝呵！
我心的指頭，
這淒清的永晝，
請從風雨中帶去罷！
除此以外，
告我，
什麼才是斷求？

這好像在無形之中預定了的，從此 piano 的幸運，是作她們三個人的『靈魂寄居者』！

三　Take Walk

逸樵在那無事的靜夜，思想各個人的個性，就她細微的觀察說起來；教務主任金女士，與體育教員閔女士，雖然獨具着那女性獨有的天然的美德柔和，究竟還是失之於毫無主見，犯了一般婦女的通病：『言不及義。』至於中二甲組的國文教員程女士，從她的年歲方面說起來，至少是比一班人富於經驗的，她也是研究文學的，但在這種美的自然境界裏，她却沒有什麼深切的欣賞……大概她四週的環境只造成了她一個終生的國文教員——至多——因爲在這需要資格的時代，本來不容這種人來生存競爭，何況實在未必有使人景仰的地方，……數化理教員殷女士，帶着不少的青年的剛氣，但是特出於那幾位之中了；孤獨，寡言，一種纖有熱情的，其他那些男女教職員，更沒有敍述的可能了……

逸樵的寢室，是在校的東角，這是一帶大小不勻的平房，她的間號是號着舍務主任的寢室，但是舍務主任

却是睡在那對面的同樣的一帶平房，金閔的寢室裏，於是這一間空房，便關閉起來。空房的一邊，却是那許女士的寢室了。那一邊算逸樵寢室的，便是她的預備室，不久，當省視學來的時候，又改飾作閱報室了。

晚上四時以後，逸樵倦倚在牀上呆想，朦朦朧朧。作那歸鄉的晚夢，而每當這個時候，橐橐的足音，起於走廊上，簾帷一閃動，門聲接着呀呀的響起來，……『Miss 陳，take walk！』『唔』，她就起來，向鏡裏掠一掠頭髮。門口正立着殷胡，還在無目的地向她窗內注視。

『你們二位多有興致呵！』

『你怎麼又睡了，晚涼的天氣正好呢！』殷說了，眼望着天空。

『我沒有完全睡着，只覺得這慵人的天氣暮春，不由得不使我對他屈服了！好！去走走罷！』

經過走廊上，望得見對面窗內的影兒移動。

『Miss 閔，校外去麼？Miss 金呢？』

『噢，我來了，……Miss 金也來了。』

於是她們就慢慢地走了，停步在校門口的石獅子邊。逸樵在這種空餘的時間裏，茫然的立着，任憑你用了何等偉大的手腕，也描述不出這大自然的神秘於萬一，四圍的山色，蒼蒼然的接連着雲海，雲海裏縹緲着無數的仙女，輕輕地在舞着。

五個人前後在這不能兩人並行的側徑上走着，經過了戴東原先哲祠，走過了田隴，才沿着池塘，到了吳家祠堂，復轉入小學裏。

各人找尋着各人最適當的談話去了，在這羣衆雜談之中，只有靜默者是覺得分外的孤獨，而同時也能覺醒到了靈魂深處的秘密，並這雜談的餘味……

『我覺得文學藝術，實在沒有什麼意思，一個人除了兢兢辦事以外，……另外都是虛空的……』附小裏的主事劉，對着逸樵，作誘敵似的說着。原來逸樵與她，曾在南京見過一次的。這些偏見話，本不值得辯駁的，況且她是犯了一般教育家的舊腔調。

『是呵？Miss 劉這話不差呵！但一個人的態度，思想，行爲，究竟不是如你所說的那麼簡單，而能統一改變的罷！』逸樵說着，同時側着頭，向殷凝視起來，她知道在這塵中，只有她，或能同意於這幾句話

的。

「對了，萬一人事是這麼單一的，那麼教育家的高調也不會那麼的繁多了……天才教育，平民教育……一個人只憑着自己主觀而走的路，無論她的發動是情感的，衝動的，理知的，信仰的，——便是所謂成就，也決不是別人所能評判的。」

「真的，宗教便是發動於精神的信仰的。」

在這無目的的談話之間，好像有一塊細小的石片，偶然的投在小池裏，一剎那，振起無數的細波……劉的開始幾句話，彷彿是一塊不自覺沉投的石片，波浪的響動，立刻迴及到四週。

「宗教既然是精神的，實在無需乎這麼的形式。」

「你這句也不是例外，一般人也常要奮鬥的，無論什麼事情，都有他固有的形式與規矩，宗教之所以有形式，是保持他的尊嚴！」

空氣片時又靜寂，這好像是獨爲給人思索似的。

歸途常常是十分靜默，竟一句話聲也沒有，或者是疲乏給人以緘默，或者這心的深處不能了解的隔膜，不能諒解的言辭，生出意外的分馳來罷……

自從黃花匝地，麥穗連隴，……至於黃花謝了，麥也收了，三兩個牧童在那清晨朝霞之下作工，珠露未乾，野花與蔓草，呈那淸麗的氣色，晚上又遠遠地在那萬架青山放草，牛的吽聲，歸鴉的啞啞聲，牧童的歌聲，都隱隱約約的從涼爽的晚風中送來，多麼的和諧，多麼的自然，多麼動人悠思的曲調呀！

每常晚霞浮蕩在山巔，紅色的野花開遍了全山；細雨濛濛的夜晚，綠蔭下的千秋橋畔時也作了她們散步的休息處……在這悠然緩步，仰俯天地山水的時候，眞是高人雲營了！至於屯溪道中，半里外紅亭邊的瀑布，潺潺的水流聲，……「把我的靈魂，付你流向東去罷！」逸懿佇立在小池邊，差不多默念着這句話……

月餘來校外的 lake walk，彷彿是與時間一致的進行着。

四　園徑上的 Forget Me Not

是許多次散步中間的一次罷！

「校內的空氣是沉悶的，無生氣的；校外的空氣是活潑的，愉快的。」逸懿有時無可忍受的時候，也幾次對同事們說了又說。眞的，她一出校門，進了自然的天

國，簡直沉醉在慈母的懷裏，故人重聚的深談裏，跳着，跑着，口裏還是輕輕地唱着，並不知道自己現在是被別人看爲負着成人的，感化別人的使命，——專在擺老樣——一刻，她先登在山巔上了。

晚霞是一襲錦衣，排着星兒稀稀的鑽石，山色，樹色，水色，結成一片的蒼翠，她的心靈已逍遙入於空有之鄉裏……

「快來呵！」胡說着，招着手，對面的山坳裏立刻悠悠地發出回聲。

「什麼事呵？」她遲疑的說了，似乎很不表同意於她們是這樣的搗亂，搗亂她此時的悠思。

「有 forget me not 呢！」殷接着說。

好像在一隻歌曲中見過的，她從懷疑而決斷了，慢慢地走下來。

她們四個人屈着身子，像失物似的，在側徑上找尋着。

「真的，聖經裏面是這樣說，上帝創造了萬有，一切都賜給他一個很適合的名字，但是路旁有開放着小花的小草，他被上帝所遺忘了……他是怎樣地悲哀呵！從此他就自題名爲：「forget me not」」

「我所知道的却不是如此，也許另是一個傳說罷……
……」殷說。

其時，各人手裏都拿着，逸樵隨意的夾着在剛接到的流雲裏，仍循先後在側徑上走着。

而殷又接着說下去了，「他對她表示專一真誠的愛情，在海邊，對岸海灘旁有美麗的玫瑰花，她說：「你能够爲我去採這朵花來……」他勇敢地下去了，採了以後，歸來時，被那潮流冲激着，他從此就隨着波浪而長逝了……於是她對着倚着這海邊的石碑，歌哭着 forget me not，不久，她的軀體與靈魂與波浪同化，與他同歸……於盡了……」

片時又靜默了。

「多麼熱情呵！」好久好久，金才說了這句話。

片時又靜默了。

各人的襟上鬢上，都帶掛到了。沿着東原祠還校來。

晚上，夜自修的時候，學生的書聲朗朗然，不覺也引起逸樵翻書的興趣來，隨手又拿起流雲，見到剛才夾

着的猶忘我花，還是依舊瑟縮齊怨地放着，向書頁上縱看：

今朝明月的流光，
映在我的心花上，
我悄立海邊，
仰聽星天的清響，
一朵孤花在我身旁睡着了，
我想着他夢裏的芬芳，
啊！夢呀！夢呀！
明月的夢呀，
她在尋夢裏的情人，
我在念月下的故鄉！

原來却是這樣的一首詩，字邊這深深地貫着她的羅印，

五　多情伴我詠黃昏

夜深靜寂，一切都沉醉在夜神的懷裏酣睡着，老鼠在天花板裏奔跑，還吱吱的奏着興奮的樂曲；間壁空房裏，空洞得太無聊，單調，也窸窸窣窣的響起來，一時像在地板下，一時像在壁角裏，一時又像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了。逸樵坐在靠桌邊，從這一線天裏，有時望得見晶亮的明月，有時望得見閃爍的繁星，有時從室內的火光裏，望得見黑雲密佈，一剎時的電閃，有時便關閉了窗，聽着瀟瀟淅淅的聲息……也有時很難得的聽到這淒寂了的琴聲……

一會子，老鼠也疲乏得休息了，空房裏也緘默了，月亮的光沉向西去，繁星的光淡漠了，火息了，黑雲迷濛着，電閃滅了，雨止了，只有閑閑的聲響，永夜不滅的在着……

一倒枕上，夢魔糾纏得利害，靠着書桌，正想朦朧地入睡，閑閑的聲音復來與靈魂作深談……他曾陪伴了病中的枯寂，溫藉了她無語的離情，爲她曲曲道出這一切的幽意無盡……

六　使者

自從西村歸來，四週的空氣是完全變換了：紛擾，糾纏，……這里，實在不應該再道下那校長那麼大的呼喊聲，與那金閣的歡笑聲，有時祇是支撑聲，有時却又是俏皮話聲，……雖有學生們朗朗的書聲，也不能蓋了這一切的熱鬧。

至於依然的逸樵，依然在晚上倦倚在牀上呆思的逸樵，雖然不再四五人一起的 take walk，不再過渡去閒步沙灘，但這怎能算得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她也依然能夠一個人 take walk，她也依然能夠閒步沙灘，並且坐在那小池邊的楊柳下，呆望着碧水裏，游來游去的小魚與細蝦，引起她不盡的詩思。坐在千秋櫈上，看着農人們匆忙地耘田，她爲他們祈禱上帝，祝福他們的成就！夾了害，一個人自南至北，自東至西，不知云何無目的地走着，領受到了野薔薇的清芳，經過在這沿途的蔓草顫動……更不知道遠，更不知途難，隨着她的興趣之所至……

有時也有先後兩人走着的，前面的是逸樵，後面的是殷，稚氣未除的她們走着又跑，跑了又回顧，像怕人督察似的。

原來逸樵與殷的住室，相隔着中二的教室，還有天井，及客屋……前後完全分作兩處，因之她們的聚談，自然而然的成了很困難的事情，況且在這辦事的團體中間，好像更不容私人方面，比較有好些友誼的，於是殷的女傭端偕，逸樵的女傭端仕，便在中間作了個青鳥使者：

頃書來，以獨在此，不得展讀，急煞！我亦以爲鬼域之中，得君相知，頗引爲快慰之事，彼等如斯，則我二人又何必遙遙相望而不相及，以後儘可互聯暢遊，他事一概置之，極目行雲，臥看一切變態可耳！

學弟鑒之。 芸

學弟：

今夜的夜景眞好極了，一種神秘偉大的美，能夠使我得着一種說不出的快慰！我眞願常常處在此景之中，昏昏濛濛，不知爲我，更不知是樂是憂，悠然神往，惜乎她們有點擾亂，未免美中不足！

我自笑，——我的心理——怎麼她去了，夜都光明了，午餐後又得一談，憤氣亦洩，彼人一去，我眼界，耳根，心境，統統如受甘露洒着，眞眞超脫了不少！我求上帝賜福於我，永遠把我與她隔度離開……

夜安！ 芸

七 一篇歡迎詞

『這位A先生是……沒有別的，雖然我是歡迎，但

我實在是「訴苦」，因爲我受了寃枉，外面有許多的謠言，說我拿了省經費，放到自己袋裏去。呀！這是多麼混賬的話呀！許多教員先生，也不免疑心起來，好像以爲我有心藏起來，有心欠她們。要曉得你們都是遠道而來，校裏的待遇，比較本地的，還是好得多呢！教育是不分界限的，教育是犧牲的，你們旣然熱心安徽教育而來，那麼犧牲一點也不妨。……外面還有人說我以教員的薪水來發放利息，這成什麼話？就是放利息又有什麼，只要不少你們就是了。噢！試問我難道賣出兒子來發給你們麼？賣出田地來發給你們麼？賣女兒賣房屋來發給你們麼？啊喲！匆忙得很，有說得過直失恭的地方，還請省視學先生及教員先生原諒。」

這完全是一幕絕好的獨脚戲，只可惜演者的本領太偉大了，台下的看衆太渺小了，或者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至毫沒有感覺的地方。但那牆角裏坐着的附小的小學生，紅赤了臉，尋着驚詫的眼光偷偷地窺着，最小的一個，差一點，眼淚就在門口了……

八　主簿山

星期六的晚飯後，依稀的燈光下，逸樵在彈着練熟了的歌曲，一下子，彷彿在琴邊閃過一個人影。『誰？』她問了之後，琴聲也就戛然而止了。

『是我』

『噢……可是要彈琴麼？』逸樵立了起來，閔更走近了。

『不是，請你來，還是到你寢室裏去能！因爲我想與你談幾句話呢！』

她悵然的把洋琴蓋了，無意地，兩人走向她寢室裏。

『你曉得麼？明天校長約我與僉到校去商議………呢！』

『哦……』

『爲的是校內有幾位教員，恐怕露了形迹，我對於你是真誠的，所以我告訴你。胡很利害呢！可是我有點不便利，所以實在不能走遠路，不知怎樣才好！』

『我聽說胡明天要往程那里去的。——至於我仍舊外出遊玩的……』

『你主簿山去玩過麼？我想會能與她到那裏去玩倒是很好的。』

有些事情，在別一方面看起來，完全給了別人好機會，自己走了錯路。——在這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有怎樣多的技倆。但究竟逃不了利用，少不了殘殺。——不過這次遊主獨山的發動，無意中倒給了她們親近自然美景的好機會呢！

星期日的早晨，逸樵與殷，拿了幾本書，匆匆地走出校門，校役春林正往小學裏的那條路上來：「殷先生與陳先生這麼早做什麼？附小的劉先生等一刻就要過來了！」

「哦！」二個人轉身就跑，一直跑到千秋橋才停步，想到這像演電影似的態度，不覺失笑！

漸漸上山緩行，經過獅子山脚下……有伴侶的路上是不覺得迢遞疲乏的，進前行時，到了山脚下的庵裏休息。老庵主却是十分殷勤的招待。

此時的心境，如一泓秋水，一切的糾纏，已被擯在靜穆的心田之外。她們隨地找到了小石塊，書籍做墊子，坐着。

「我們的聚會已是難得，今日之遊，更是難得中的難得！」

「一切都是機會的作用，機會之來，又不能為人們所預知，憑着這一於人的熱情，聯合起來，以後的事，還不能預想呢！」

「對了，若說是人為的，那麼如像我，這半年是本來不想來了，但忽然又來了，背景好像受誰支配着。若說是命運，那麼你我今日之遊，又分明是人為的！」

「神秘的人生與宇宙，本無我們猜測的餘地……呵！命運的，……人為的……」

在這樣的自然懷抱裏，實在不應該這麼放言……時間不聲不響地向着無盡期進行，此刻的她倆，不知我，不知人，不知一切……都沉醉在自然裏去了！

九　一家門口的約會

午睡醒後，直像病餘一般的無力煩悶，好容易洗了面，漱了口，比較清醒一些，站立在窗口呆呆地向着天空注視，實在再引不起其他的興趣來，懶懶地復向椅上倒下，偶然瞥見案頭堆積着的書堆裏，露出紙條兒一角，看時：

晚四時，在校外等你散步。　碧（午第一時退課後）

急急地，也不知道是何時送來的，也不知現在是上

第幾課，一直奔到校門外，只見她在一家門口呆立着。一時，簡直像逃出了地獄，升入了天國，無可言達的愉快！

十　桃李園

早上，學生們來請求，同她們到桃李園去。……旁邊坐着的殷立刻答允了，於是這不是為己，為了別人。只有勉強必須走這一次了。一出學校的學生，像是出了監獄的逃犯；狹籠裏放出來的麻雀，鬧鬧這個；又鬧鬧那個，很迅速就到了渡船上。渡了河，直進桃李園。逸樵當那李花大放如雪般蓋在空中的時候，也曾經來過一次，但現在已經是綠葉襯着紅果，鮮美的映入眼簾了。殷說：『你們買好後，就來，大家不要走散，害得誰等誰。』

於是逸樵與殷便坐在那個四面通風的涼亭裏。學生們還沒有買好，陰沉的天色，濛濛地下起雨來，大家一起又聚在亭子裏。

『我想你們還是同去罷！這樣的天色下雨，看去不會就止的，多麼不便，至於你們要買的……還不是可以叫校役來買的麼？』逸樵說後，殷帶來的傘，便交給她們，雨漸下漸大了。

『你們誰，還去叫端仕或端偕送雨具來，我們在這裏等着。』

數十里一帶的桃李樹，迷迷濛濛，沉淪在雨氣煙氣之中，……對岸的東原與書館，粉白了的牆壁，也僅稍稍地露出一角……人聲寂然，蟲聲寂然……

她們倆悠然作思，暫時的登了避雨亭。遠遠的憧憧的人影，漸漸地近了，也不是端仕，也不是端偕，乃是同來的許多學生之中最幼的二個。

『你們怎樣來的？』同聲問着。

『我們還去，端仕尋不到，端偕說雨具沒有尋處，我們自己到房裏去尋的……』

穿好雨衣，也顧不得水瀉似的大雨，奔到岸邊，渡船也失蹤了，本來歡樂的漁家，誰還肯在這樣情形之下，貪圖這點報酬呢……

只有頹然立着，等待這命運之神來援助呢！

還校以後，淋淋漓漓，全身都濕透，但枯寂的心田，藉此痛快了一下……不過竟還要抱怨着天公不美！

可是這兩個學生，仍舊活潑地不改她們的天真，不

改她們的快樂，毫不表示任何的態度……人類原惟有小孩的心是勇敢的，真誠的，具有一腔正直的熱情的……她們不抱怨，也不驕傲……

十一　東下時

人們是永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除非除卻了人類，不過從比較上面的一般人，感覺的敏速，遲鈍，深淺強弱方面差別一點就是了：所以誰也離不了『懷舊』，脫不了『夢想』，……有時是熱烈，有時是淡漠，但是這一絲不滅的，總在綿延着，可是試問誰有這個能力，阻止她心中的懷舊，憑你怎樣堅銳的利器，怕也截不下這『往事一瞥』罷！

初夏的景象，在自然的天國中，變換的顯示好像更迅速些，着迹些，獅子山巔的青松威武地特立着，田野的蔓草當新雨初過，更覺得嫩嫩，稻秧呢，一片的青蒼，自然的綿延着，千秋橋下的水流更覺得激進了，兩岸的柳條絲絲地飄着，對面東原祠的紅牆，不知何時來修理的，顏色更鮮艷了，……一星期前的四週印象，還是這麼平和的，——除了校內的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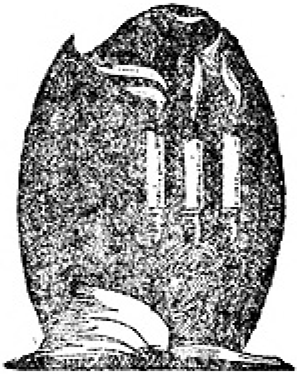
大雨滂沱着，水已淹沒了田隴，人絕車斷，只有三四個旅客在大水如小池一般的路上走着，挑肩行李，在後面隨着挑夫的賊聲，隨着他們流浪的主人，在這滅迹的屯溪道中……『經驗之來，我是一定樂於忍受的！』這樣自解以外，逸樵就默然的念着這一切……可是無限的恐怖像在警告她們：『逃兵在後面追上來了！』

許多許多的感覺，都雜陳在心頭，校長的呼喝聲，流氓一般的態度，臨別時的絮語與羞態……怕啊！這一切，誰說人類不是險惡的……不忍言，也不必再言了！

下船後，還想這次匆匆地西來，慌慌地東下，時間不過三閱月，其間的經過，却神秘的千變萬化，不能描述……足使多感的逸樵，領受到了人間的滋味……前途儘是些艱難危險的道路，閃維不定的微光……

冬日的溫和的陽光下，困聚在一塊，受着他的惠賜，風雨來了，各人走上各人的道兒，各不相及……但時間只容人們走一條永不例外，永不兩樣的路：『從生之原而到死之原！』

『我結束我的一生，能否像結束此行一樣？』逸樵頹然的倒在船裏的艙位上，憶想她來時的一切……等待這命運的潮流將怎樣的冲激！



婦女與工作（完）

美國 華爾西 著
伯懇 節譯

一個國家所覺察的困難，顯然是隨着鼓勵那雇傭婦女，增高她們的工資使和男子相等而增加的。結婚是婦女能够度過一生的職業的一種。當解論及這個，以爲是『沒有人和她們爭競的一種職業』，這是她們自己完全所有的，所以大多數的她們常常會覺到這是最中選的一種職業。對於家政和兒童的一切管理實在是一種有價值的職業，婦女用不着慚愧的。可是她愈在別種職業謀生活或有這樣的企望，她執行這方面職務的動機便愈少了。這在男子是不如此的。一個男子賺錢得愈多，他愈要節省起來，并且愈想這樣的使用：他要一個妻，她將要給他生育的孩子，和由他們結合起來的家庭。一個女子賺錢得愈多她便愈要捨棄，當她結了婚入於家事的時候。婦女愈造到高等的職業，愈利害的準備着工作，她們便愈不配爲母職；而男子愈利害的工作着，準備着，他們便愈配爲父職：不成功的男子和成功的女子才是不結婚的人。所以招致婦女到男子的職業裏面，均平他們的報酬，使婦女更有自立的可能，而輕蔑男子的資格，那只能夠阻滯結婚，妨礙蕃殖，和釀成最後之禍害罷了。因此男子的招徠婦女來替代他們，是退化的朕兆，但這似乎照着在進步的路上的步驟前進着。誠如杜威教授所想『芝加哥較紐約更形進步，當他放一個女子做宏大的學校組織的首領的時候，因爲她是最適宜於這位置的一

人』就紐約而論，那里有女性的學校和監獄的管理者，每年獲得大約五千元的俸金。把這樣的一個婦女和收入相同的男子來比較。一個適於這樣位置的女子勢必委身於其職業，所以她是不結婚的（除非她的婚姻是暫時的和無結果的）；并且因為她委身於其職業，所以她沒有工夫留心家事，尤其是對於自己的孩子的親密的注意，并且她是很難被誘惑到捨棄這樣豐厚的俸金的，除非她從男子方面得到兩倍以上的貢獻。至於一個收入五千金的男子，他是會得已經好好的結了婚，或者他剛才訂結的任何婚姻會得激勵他為更多的收穫。那麼，豐厚的俸金，在男子方面是助成他們的永久的，而在女子方面却是助成她們的滅絕的。當然的，所謂被讚美的進步是在誤謬的方向罷。

將近美國女權運動的起頭，在一八五〇年華甲斯特會議中，有一個女子辯護着男女工作之機會均等和男女孩兒為着他們可以選擇的任何有用和有益的地位的準備均等，她說道：『新聞紙印刷，書記，簿記等等，要是把這些同等的開放給我們的女兒，供給她們一個厚酬和適宜的職業的機會，那必定寬弛她們的結婚的需要，并且因此增加品格和能力到她們的性質上面。』人們為他們的男孩子預備立足於世界，使得他們有結婚的能力；而現在，人們却為他們的女孩子預備立足於世界，一樣的獨立，使得她們不需要結婚。教育男孩子使為成人是助成人類的永久；教育女孩子使和男子相像，是助成人類的停頓。確實的，兩性天然的歧異足够辯護幼年人準備的差別，并且制定淺見的否認歧視的罪名。幫助一個青年男子在世界上昇進，那就差不多是引導他們去結婚和產生一個家庭：幫助一個男孩子便同時幫助着一個女孩子，并且是為未來的預備。幫助一個青年女子在世界上昇進，那就差不多是引導她們離開結婚和一個家庭的產生：幫助一個女孩子便只幫助她自己，并且是對於未來的漠視。為男性建設一個大學便是輔助種族的進化，為女性建設一個大學便是促進種族的自殺。我們的幾個女性大學的統計表已經表示：不過一半的畢業生是結婚的，她們當中五分之一是沒有小孩的，而其餘的全體的百分之四十，各人少有兩個以上的孩子。假定這些孩子中間一半是男孩子，那麼每女性畢業生一百人，遺留約四十四個女兒在她們後面的次代。照這個比例，這些受

高等教育的婦女和她們的丈夫所組成的一級是命定的迅速的減縮和逐漸的減絕！雖然我們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就大體論，表示一個較好的結果，但從未來種族的觀點看來這也是不滿意的。而且對於這男子的惡劣的現象，這麼多的女性大學的存在也應該儘量負責的，因為他們減少了這麼多的有資格的分子。要是婦女主義者的目標達到了，和青年男子同量的青年女子不但在大學裏面並且在研究院和為一切職業預備的職業學校裏面受教育，那就上等階級的生產率會得期待着沉落到零度的。

這樣的事實並不是開始運動的人們所預料的。「婦女高等教育」的先導者愛迪佛頓夫人，或者在美國是第一個領袖，在她的青年女子學校的早期是沒有這種經驗的。真的，她的志願和宗旨，是要養成她的生徒為「較優的妻和母」。她大概有，她的從者也似乎有，這樣的一個觀念：男子的高等教育使他們為較優的丈夫和父親，婦女的高等教育當然有照例的效果。但這只是一個虛偽的理論。男子的高等教育造成較優的文陶，書記，醫士，化學師，工程師，海陸軍官，律師，政治家，等等，幫助一個男子在世界上另進，使他們為較優的父親和丈夫，只在較優的供給者這意義上面能了。但婦女為妻和母並不是家庭的供給者。所以幫助婦女使成為較優的供給者的高等教育，是侵入男子的範圍的。婦女成為供給者，便沒有工夫做母親了。這顯然是男女間重要的社會區別，便是：供給家庭不和男子為父為夫的職務相抵觸，卻和女子為母的職務相抵觸，因此和她的為妻的正當職業也相抵觸了。所以高等教育給予男子的效益是不能應用到婦女這方面的。婦女教訓她們的孩子也非需要高等教育的，因除宗教，道德和儀容以外，母親教授她們的孩子的只是各種知識的零碎部分，其餘的卻留待職業的教師去辦。高等教育是母職所不需要的，並且是使得婦女脫離母職的。

同時還有別的結果產生出來，例如浪費和不公平。我們的婦女主義者講論教育女孩子和男孩子一般，使她們可以照顧自己。但是男子的真實的教育目標，是在他們不但照顧他們自己並且能夠照顧別人。這在女孩子方面是不需要的；所以要是她們和男孩子一般的受教育，男孩子和她們一般的受教育，那麼，不是她們受教育太多，便是男孩子太少了。現在，要是一個女孩子這麼的

受訓練，到了結婚之後，她的教育，照我們曾經看到，或者是於她的為母的職業沒有用，或者積極的有害。甚至豫備做一醫士對於母親也是浪費的，因為到了需要的時候，還是另外雇請一個經驗較富的醫士來得便宜而且穩當。譬如女孩子的五分之四畢竟是結婚的，能應用學問的數目會得不久減到五分之三，而大抵男孩子的十分之九會得應用他們所學習的來繼續他們的職業。那麼，比例是這樣，男孩子的教育，十之九是得酬的；而女孩子的教育，至少三之一是被浪費的。要是將這浪費在女孩子教育上面的金錢，用在男孩子的教育上面，那就不但使他們獲益，并且同時獲得女孩子的未來的利益。

而且那公然主張的目的仍然沒有達到。現在，要是一個男孩子有了用自己能力掙他的財產這種勝於女孩子的期待，而一個女孩子有要嫁一個和她兄弟一般好的丈夫這種期待，那麼他們生命的前途是相等了。她們忘記了，也許是不願要，她們的前途是附屬於結婚的，這纔她們的願望，是要用同等的職業準備來均平她們的前途。但女孩仍然有結婚的機會的，要是她們願意，那就她們有二重的便宜了。假定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男子和同樣年紀的一個青年女子，他們俱已經過大學和職業或專門學校，并且準備着在科學或藝術的職業中做他們的終身工作。要是他們是通常的青年人，他們會得大家期望着相愛和結婚，但如果這樣，那男子便有需要維持他的妻的前途，而那女子便有受她丈夫維持的前途。誰能堅持說她們生命的前途是一樣的呢？說他們是在一個均等的基礎上面呢？他們放着的基礎可不是為着青年女子的一個優越麼？繼續着捐助女性的教育機關，激勵女孩們去經過，把和男子一樣高的報酬和一樣多的門戶獻給婦女勞動者，那可不是為着女性的便宜超過男性的一種歧視麼？

古時的阿拖曾說，婦女做男子的匹敵時，便要做他們的優越者；他的話是常常被人稱道的。他們的真理似乎可以用這件事實來證明：社會學者曾經發現婦女超勝的一個時代和男子超勝的一個時代，但絕不曾發現二者相等的一個時代；這表示居間的階段只是一個不固定的迅速過渡的平衡。實在，這兩種勢力的保持平衡是不可能的。man and woman 規則的理想是不能實行的。在婦女主義者自己也走錯了路。他們主張屈從於婦女，以

爲這是俠義的行爲。但這所謂俠義當然是和婦女地位卑弱的承認相一致的，是抬高她們的狀況使和男子的相平的一種努力。要是到了男女平等到達之後，還要繼續下去，那便抬高她們到更優越的地位，而破壞本來以爲目標的均等了。

但在別一方面，婦女主義者中間，也儘有着要阻止這偏頗的，幷且爲着要得到完全的均等，沒有特權和偏袒，也沒有阻礙他們計劃的浪費，他們要求：婦女應該不但有男子的一切權利，幷且有男子的一切義務，不要因爲結婚而丟棄。所以，已經執有職業的女子，到了結婚之後，應該和男子一般的繼續下去，妻不倚賴丈夫和丈夫不倚賴妻一樣，幷且和丈夫同樣的供給他們同共有的小孩的維持。丈夫和妻在早晨各自去做他的和她的工作，到晚上再會見。日間，男子和婦女，已婚的和未婚的，共同工作着，並聚着，沒有性的區別；在昏暮，男子和婦女仍然大家並聚的娛樂着，但是現在却是丈夫和妻，在未婚的中間則是朋友和朋友。這個娛樂上的伴侶早已有人注意了，工作上的伴侶，也同樣的爲一致的婦女主義者所堅持。無論那里男子工作着，婦女也須得去工作；無論那里婦女工作着，男子也須得去工作——除掉男子不產養孩兒，和婦女不做超過她們體力的工作。除這些例外——甚至父親和孩子一起工作有時也是被要求的——完全的並聚是常常被堅持的。要是他們的職業的從事把他們的一個離開了，別的一個將要留在他的或她的地位。這樣，一個公使的妻，做了駐在某城市的律師，醫士或教授的，當她的丈夫去到他的新位置時候，將要留在那里，正和丈夫當他的妻得到這樣的位置的時候，也要留在那里一樣。於此，兩性間的公平和均等是恢復了，——幷且照婦女主義者的意見，是完全了。要是他們職業的從事把他們隔離得長久使他們感到孤寂的時候，他們只得進於離婚之一途。而爲新的婚姻的結合，也須因爲境遇把他們再會攏在一起而再合。這樣，男子和婦女的並聚可以永遠維持下去了。至於小孩的產生，如果遇着的時候，這也不過像暫時的微恙一般阻礙一個已婚女子的職業工作罷了。小孩的養育是委託由父母或國家給予報酬的專門家的。

現在的婦女主義者不是全和這個計劃相一致的。不多年前，在關於紐約的公立學校制度的某種乏味的討論

裏，曾提及已婚的學校教師應享受爲産養一個小孩而得一年假期的權利；對於這提議，未婚的同僚不是全都同情的，雖有些已婚的和旁聽的會起立，主張不要在這一點作男女間的歧視，至少不反對婦女，但忽略了男子沒有這樣間斷職務的必要。未婚女子的反對，無疑的是由於傳統觀念的一種偏執；因爲當新時代到來，她們會得看到丈夫不再有養妻的義務，因此妻勢必因偶然不勝任的事故而失掉她的位置。要是丈夫對於他的妻有一點責任，這責任便是爲她找得一個位置，或者造出一個來，要是他能夠。

但是，要是這個新現狀開始起來，自然便會得闖進來而阻止這計劃，他是不承認曾經設置什麼區別的——至少在人類。要是那裏是永遠沒有小孩的，要是婦女的生理組織是不爲着生育小孩的，而結婚只是爲快樂的交接的結合，那麼這個計劃或者可以實行。可是婦女的生理組織是這樣，而社會沒有小孩是不能持久的。因爲她們的生理組織，婦女是有週期的虛弱的，尤其是在教育和爲生計準備的習藝時代。要是在年青時候她們習練得和青年男子一般的辛苦，便容易損害她們的健康，或致她們產兒能力的不發育。能夠做婦女工作的婦女不是也能夠做男子的工作的。因爲她們的生理組織，她們被限制於特殊的工作，或在男子更爲適宜的低等工作。那些練習着做男子的完全工作的婦女，便放棄她們自己的正當工作了。當小孩來臨的時候，做母親的受了一時的限制，并且不管她們自己或用別的婦女，這小孩的看護，畢竟是婦女的專門工作。照例是沒有男子能夠或者願意幹的。這在有些雄性動物是能夠幹的。少數的雄魚管值雌魚所產的卵的孵化；雄的海馬把他們的伴侶的卵裝入袋裏；雄的產科蛙 (obstetric frog) 完成伏卵的全部工作；雄的鴕鳥看護他們的雛鳥。但是倘然男子們有規則的幹上述的工作的時候，那部落或國家會得立刻完結的。不但如此，男小孩子長養起來，同時具有他們不是較優於婦女的家庭供給者這觀念。他們於是更不注意孩兒的擔負，或者放棄這問題讓他們的妻去決定。因此，執行這種新制度的國家，其中等或上等階級是被命定的終於滅絕。遺留的全是下等階級。其結果便是退化。

總之，因爲男女間的組織和官能的歧異還充分的理由，—普通的婦女，一方面辛勤的學習，努力的繼續着從事習

魅的，藝術的和工業的生產，而一方面還要完成她們獨自能够做的必需的工作，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而各樣的企圖，要給予婦女和男子同等的教育和訓練，引導她們和男子一般自由的進到同樣的職業，終究是無用的，浪費的，不公平的，并且危險的。

把這件事情總括起來：有一種制度，兒子獨受高等的教育和職業的訓練，他們獨自承受遺產，這是傳下來作爲家族的信託品的：他們被期望着贍養他們的姊妹和嫁她們出去，要是父親不及做這件事；他們自己期望着，每一個人娶得和贍養一個別的女子，使她成爲他的家庭的主婦和他的孩子的母親。因爲妻是分享她們的丈夫的財產的，所以兒子和女兒的前途是同等。在別一種制度，普通是從第一種產出來的，遺產均分於兒子和女兒之間，女兒的前途是嫁得丈夫而分享他們的職業的收入，兒子的前途是要得有遺產承受的女子而增益他們的基金：他們的前途仍然是同等。只是現在，兒子沒有贍養他們的姊妹的義務了；而且因爲女兒不受預備職業的高等教育，或者祇起了一個頭，那些未結婚而她們的遺產不够維持她們自己的女兒，是吃虧的了。爲要救治這個，便須願望第三種制度的實行了——婦女主義者的制度。財產仍然均分於兒子和女兒之間，女兒也和兒子同樣的受教育和訓練，使在任何和一切的職業裏面維持自己。這樣，二者的前途可以假定爲完全均等了。期望是這樣，當結婚之後，妻和丈夫一般繼續她的職業工作，丈夫也沒有贍養妻的義務，而對於小孩，母親有同父親均等的贍養他們的義務。均等是各方面的保持着和繼續着。但這里便有困難出來了。因爲婦女的職業容量沒有像男子那麼大，要是她們的一生要使着她們自己的力量來自立，那就她們的前途不和男子的相等了。要維持這個均等，只好由男子多少給予婦女的贍養。這尤其需要在小孩出來的時候。但是因爲目的是要剷除男女間生計的不平等，而小孩是婦女這方面的阻礙，因此便生出不要有小孩這傾向來，至少限制到足够保持種族的數目。再者，有些婦女會得絕不容納這個新的理想。實在，這個理論只和例外的婦女相適合。例外的婦女到了結婚之後還繼續執行她們的職業，或者爲要保留她們的職業而免除結婚。可是其餘的婦女總願意結婚，生小孩，并且受她們的丈夫的爲母的贍養。所以要實行這個理論的企

爾只會引起紛擾，并且是必歸於失敗的。

再申述一遍，要是小孩是要有的，男子必得多少維持做產發小孩的專門工作的婦女。要是丈夫這麼幹，那麼我們又回到現在的狀況了。要是狀況是這樣，那麼婦女這一階級是依賴着男子這一階級了。要是你喜歡，把這個叫做一種交換，男子得到他們所要的東西——小孩和家庭；婦女得到她們所必需的東西——衣，食，住；可是婦女既得到必需品，同時又得到小孩和家庭；她們所得比男子多，她們是在便宜的地位，因此在倚賴的地位。又，婦女因為將負着用與不用無關的產兒的生理組織，尤其是產出來的小孩，她們對於自立這目的，其體力和智力，兩者均較弱於男子，結果只是在男子的勢力中，任她們高興着空談均等和獨立。均等和獨立只能夠把產養小孩的職能放棄了來達到。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是這樣，人類便在五十年內完結了。但這是一部分可能的，那國家便慢慢的衰滅了。女性獨立的計劃可以多少弄得普通些，但決不會弄得永久的。

這裏有一個選擇：女性獨立，沒有小孩，便是確定的文明的滅絕；或者女性倚賴，有小孩，便是文明繼續的可能。

這是用不着否認的，少數的婦女能夠做男子所做的事；但這是必須否認的，婦女能夠做男子所做的事，爾時做她們特別構造了去做的事。這是很會得的，在這世紀內，婦女生產將要大大的擴張，婦女在藝術，文學，科學，政治，財政等等方面的成績和工作，將與偉大的男子的平均的功績相對抗。但這必須在婦女用教育，訓練，運動，鼓舞等等來和男子競爭的時候纔發生。如果是這樣，婦女將漸漸的衰弱下去，而後代的男子也將消失能力；智慧將中止存在，而世界將遺留在野蠻人的手中。於是野蠻的男子將再「降伏」野蠻的婦女，一個新的進化的時代便從此開始，一羣新的智慧的男子漸漸的出來——隨着，一羣新的智慧的婦女再來結束這個時代。讓智慧的男子繼續他們的優勝，讓聰明的婦女服從着，平和的做去，免得讓野蠻人來野蠻的舉動，這可不是較為妥當麼？這樣，至少智慧的男子的種族可以保存起來，而現在的時代可以繼續得久長些。

自然已經造成，婦女倚賴着男子為生活，男子倚賴着婦女為快樂，兩者俱倚賴着小孩為嗣續和幸福，小孩

倚賴着雙親爲生活和立是於世界的準備。要是你破壞這些倚賴當中的一個，你便毀滅相互倚賴的全體：自然的計劃紊亂，而文明受損害了。沒有眞實的利益是從提織的改變得來的。你可以將在商業，工業等等職業工作着的，幾乎獨身沒有小孩的幾百萬婦女，加到幾百萬的幾乎獨身沒有小孩的男工上面去，來替代幾百萬的男子做那樣的工作而幾百萬的男子的妻在家工作和產養小孩。你所得的是更多的物質的東西的生產，而你所失的是她們的正當的用處；那一方面有較大的幸福，這是沒有什麼疑慮的。選擇的所在，是介於較多的貨品和較多的小孩；現在的趨勢，因婦女主義者的鼓勵，是選擇較多的貨品的。可是小孩所給予的，不但是現在的喜悅，並且是未來的平安，沒有他們便是空虛和失望了。並且，依照亨利喬治所解釋的『工資的定律』(Iron law of wage)全體婦女終身從事工商職業，將使工資和俸金低落，使得夫婦共同的收入沒有比先前丈夫單獨的收入來得多，祇多給些屬於資本家和地主。工作階級的男子和婦女更得到物質的少許，而他們在別方面却損失很大。其結果，上等階級因奢侈而衰弱而傾覆，卒至世界毀滅，須得重新恢復轉來。我們已在引導到這個結果的中途了。我們還是繼續的走入岐路呢？還是努力的回到早先的光景，便是婦女作着小孩做不脫離母職的家庭工作呢？也許說，回到早先的光景是不可能的。但努力不使再往下去，至少還是可能的罷。

阻止普通的婦女走進到不適於她們的工作領域裏面去，這並不是不公平的。公平是不能要求推翻自然和更足取的法則的。要是男子阻止婦女進到那些她們準備着和表示適宜的職業裏面去，那固然是殘暴。但對於普通男子所有的職業，婦女不曾自己準備着，並且不曾表示適合於她們。婦女主義者的要求是要男子來督促她們，繼續的督促，企望着她們會得表示適合，甚至犧牲了她們自己的工作的適合。但如果男子不忍做這個危險的試驗，不忍督促婦女做一切經驗和理論證明不適於她們的工作，這斷然是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因爲是這樣，一切的文明的利便和進步，婦女都享受着。試看經過你的門口的自動車，裏面的女子是比男子來得多。在任何娛樂的地方，婦女是格外的擁擠着。婦女主義者討論對於婦女的不公平，全然是沒有意義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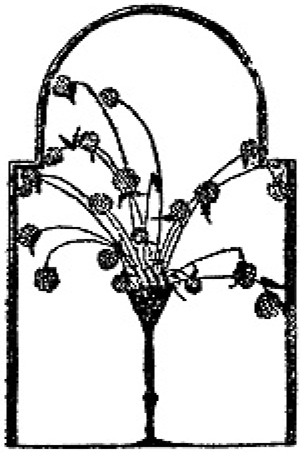
婦女也無須受寄生的罪名的——除非她們放棄她們自己的工作。對待婦女寄生的危險，現在的婦女運動正在抵抗着，要求婦女和男子一起進到一切的工作領域。這個運動，幾乎單獨在富庶，文明和勞心的階級裏面發展，因爲現在只在這里，那因倚賴性機能而退化的危險存在着。這個婦女勞動運動，在最高的精義，是一部分人類爲救護自己免除怠惰和退化的努力，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物質的享樂和安閒。可以在安閒中過生活的婦女須得找尋工作，這實在是高尙的意義。現在的問題只在要找尋的工作的種類。寄生固然是大大的罪惡。不論男性或女性，誰都應該以倚賴別人生活而沒有適當的報答爲可恥。但如果有了這樣的報答，那就沒有什麼可恥的事情，便不是寄生了。婦女主義者的意見以妻受丈夫的贍養爲可恥，這完全是虛僞的意見，只忽視了她所作的報答，或者只著眼在「性機能」這一點，單是這個，在婚姻的意義上是不完全的。這可以和社會主義者以上等階級受下等階級的贍養爲可恥相比較；這同樣的把上等階級所作的——或會得作的報答忽視了。凡是上等階級停止給予下等階級的適當的報答，他們的地位纔眞是可恥，幷且害及有關係的全體。這纔是男子的寄生於男子，幷且這會得使文明衰退，除非上等階級自己改造，或者把他們推翻而代以別的能給予適當的報答的一羣。要是婦女停止給予適當的報答，她們的地位纔是同樣的可恥和有害。這纔是婦女的寄生於男子，幷且這個要比男子寄生於男子更利害的催促文明的衰退。在我國，上等階級的寄生於下等階級只剛在起頭，而婦女的寄生於男子却已非常的進步。這一半是因爲工廠制度把家庭工作侵奪了，這在別國也有同樣的情形；一半是因爲男子的謀生機會較多於婦女，使男子過度的縮減需要於婦女的報答。我們美國的丈夫須得儘可能的地方格外的要求於其妻，須得格外的需要她們的幫助。而美國的妻須得格外的要求幫助她們的丈夫。「婦女勞動運動」已經到了時機，但目標却弄錯了。上等階級的婦女如果願意放棄供給她們快樂的金錢而要求工作，她們怎麼不要求回復婦女的首要工作——産兒和養兒，以及因此而生的各種家庭職務呢？給予婦女過度的閒暇而使她們變爲寄生蟲的，她們自己的正當工作的放棄比其餘的一羣更爲利害。但婦女主義者的婦女顯然不需要這類工作：她們注

目於外界的豐富，羨慕着分享男子的工作——和他們的娛樂。寄生固然有危險；但婦女工作的誤用却有更大的危險。放棄她們自己的偉大事業和其附屬的工作——過去的家庭工作，又不去找尋她們自己的正當工作來代替男子已經向她們奪得的，却試着侵入男子的工作，減縮男子維持她們的能力和她們自己發育兒童的志願，這樣的婦女正和混淆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一樣，會得所得不償所失。她們的所爲將和那老婦人殺死生黃金蛋的鵝一般。她們須得記住勸告『莫嚙給食的手』的那古諺。

女學生的幾句話

由鳳英

貴雜誌第十卷第六號內，載着劉桂芬女士的一篇文章，其中完全是講我們家裏的話，很多不實不盡的地方。我們在一郎田作居的時候，是在市立第五小學校內上學的，自從遷居在小吉坡，離學校太遠，無論去那個學校，差不多都有二三里。雲南雨水又多，終日的淋漓下着，兩個小弟年紀太小，父親無法，不得已乃聘請學校裏畢業的來家中，仍是按照新學制的教科教授，不過一時的權宜預備能了，並不是不許我們上學校去呀。不料有一位自命解放的女學士，作了一篇文字去登報，偏說是我父親的頭腦太舊，舊道德的毒太深，不許我們去學校裏上學，把我們關在家裏，好像牢獄一樣，連起教書的先生，也都犯了受這束縛的罪。這位女學士要在報紙上出風頭，扯些謊話，欺人自欺，損了他自己的人格不打緊，可是把我們一家子冤枉得無處訴了，這事有關名譽，所以我不得不略爲辨訴辨訴。我們不上學校的緣故，已在上邊說明了，至於我父親呢，雖是個前清的舉人，他却進過學校，學習了四五年科學，到過日本，到過美國，新思想，新潮流，灌輸的不少，他却也受了許多新人物的教訓，倒非陳腐一流。教我們的書，除白話的，新制的各教科外，參用着兩種舊書，但是因教員不能按着鐘點教授，孩子們曠廢的時間太多，他自己又有公事，不能時常照料我們，不得已取兩種舊書，隨便教教，使其簡便可以背誦，強勝無所用心的意思，並非視爲主要的功課。不然，何必還要費力淘氣，請一位最新師範畢業的老師，來教我們呢？最奇怪的是說，女學生中有一人，已是他人的未婚妻，這個大謊，恐怕請東方先生來，也圓不了。其餘不許講新潮流的話，不許看新潮流的書報，全非事實，那女教員，每日不過講授兩三點鐘便完了，何嘗有八點鐘的拘束呢？唉，我想不論新舊，不論東西，這誠實二字，是待人自待必要的，若信口胡扯，便是浮浪筆墨，浮浪人物了，何足爲社會尊重呢？



近親結婚之科學的研究

王歷農

一 近親結婚的歷史

一般的人，都以爲近親結婚，必定要生出悲慘的結果。自從人類有歷史以來，各人腦筋裏大概都存着這種思想。所以許多人批評生物界上關於這一類的問題，都存着這種偏見。而在我國婚姻法中爲尤甚。凡直系血族，或親近的傍系血族，早有禁止婚姻的辦法。其他各國，也有禁止近親結婚的法律。但是照現在社會上習慣情形看來，這種觀念，並不從事實上和身體的遺傳上着想，不過把近親結婚的偏見作爲重要的要素。便用法律來禁止近親結婚。這種法律的禁止，實與羅馬法相似。羅馬法發源於希伯來(Hebrew)的Talmud(猶太遺傳經)，而起因於亨摩[illegible](Hommurabi)的律法。這種律法的所以禁止近親結婚，都是依據那些遊牧民的習慣；從牧羊和飼養一切家畜的片面觀察所得的結果，就當作一種經驗，以規定於法律了。其實從前的學說，毫沒有生物學的根據，並且經歷史上理論的記錄都沒有的。所以普通一般人和專門家所謂近親結婚的不對，實在很靠不住。照近來大規模組織的生物學實驗，很是明白。不過像達爾文(Darwin)這等大學者，對於近親結婚，尚且沒有確切的見解，那麼我們對於這種

重要問題所抱科學的見解，祇可作幾務的相信罷了！現在一般人論到近親結婚之結果的很少；幷且在事實上，把人做試驗材料，作這樣的大規模試驗，實在做不到的。所以如果行這種試驗，不得不用他種生物來代替。因爲他種生物，在根本上和人完全相同，而採取和試驗，却比人便利得多，所以把他試驗的結果比之於人，當然也是一樣的。

凡於生物最相同的現象，就是生殖作用；他的形體雖然相差很遠，但生殖方法總是一樣。所以把一般生物相同的現象應用於人類，當然可以的。

向來所謂近親結婚——卽近親蕃殖——的結果，有悲慘的事實發生，並非沒有理由，現在可申說於下：

二 近親結婚惡結果的實驗例

從古以來，凡飼養家畜的，如果要保持家畜原來的形體和行動，祇有近親蕃殖是唯一的有效方法。像乳牛的及留賽(Jersey)種，假使要保持他固有特徵，一定要在及留賽種裏面選能力高的蕃殖起來，方才可以達到目的。不過有時近親蕃殖，每有體質轉弱，容易罹病，生出畸形兒，或者生殖力漸次衰退等現象。而一般畜產上實在有近親蕃殖的必要，但看了這種惡結果，未免恐慌起來。於是再苦心的研究『無害近親蕃殖法』；一方又考究近親蕃殖爲甚麼要體質轉弱，生殖力衰退，還要生出畸形兒來？但是總沒有確實的證據。像那有名的達爾文，雖然努力考求，也想不出怎樣一個原因，許多孜孜研究的人，終歸失敗。於是達爾文就用多數植物，費了十一年工夫，繼續考求，據他的結論說：『連行近親蕃殖，就要發生惡劣結果。』然而照今日公平的批評起來，還不妥當，照他所著書中的『植物界的他家受精，及自家受精』看起來，到底算他對呢，還是不對呢？照他的結論，又說近親蕃殖能夠得到有害結果，這都是可疑的地方。但達爾文這種的發表，可說給生物學者的一大刺戟——尤以動物學者爲然。——此後照着這樣實驗的，很有幾次，而結果仍舊同達爾文一樣。像一八八〇年克倫潑(Crump)用鼠來實驗近親蕃殖，當時取得同母同時生下的鼠五頭，在十七代以內，行種種近親蕃殖；據他的結果，也說對於病害的抵抗

力弱，生出種種畸形兒，減退受胎性。過了十年許，婆斯(Bose)，利梓麥等出來試驗近親蕃殖，用野生的那威鼠和普通白鼠交配，將同腹所生的鼠十二頭，實驗六年，凡三十代，據他的結果，說體質並不轉弱，也沒有畸形兒生出來，不過每產的子數，同克倫潑所說的一樣，也是逐漸減少。照他的實數計算起來，近親蕃殖第一年平均每腹七。五頭，第二年七。一頭，第三年又是七。一頭，第四年六。五頭，第五年四。二頭，第六年三。二頭；第一年和第六年相差有四頭的樣子。此後惠斯孟(Weismann)等對於以上的實驗，還不滿足，重行實驗；但是每產的子數，仍舊減少——就是生殖力減退。

照着上面許多實驗例看來，近親蕃殖，常有惡劣結果發生。那是無庸懷疑的了。因此一般達爾文式論的人，就有『如果繼續近親蕃殖，他的種族，一定要到絕滅的地步。』的推論發生起來。

三　繼續近親蕃殖究竟要絕滅種族麼？

照着達爾文式論的人說：『如果繼續近親蕃殖，他的種族一定要到絕滅的地步。』為甚麼至今還沒有真的事實發生呢？我們且默察生物界的自然現象，像香堇的花，在沒有出地的時候，受精作用已經完結，這明明是絕對的永久近親蕃殖；然而現在香堇的芬芳馥郁之氣，為甚麼還沒有絕種呢？又如我們糧食上每天不可缺乏的稻，已經行了幾千年的自家受精——完全近親蕃殖，——到了今天，為甚麼還能供給幾億人的生活呢！照我們正確的觀察起來，米和麥，經過永年間的自家受精，依據近親蕃殖上所謂絕種的說法，應該絕種了；但事實上非但沒有絕種，並且也沒有畸形和容易罹病的現象。

像這種情形，非但自家受精的植物如此，即他家受精的植物和動物，也是這個樣子。

近來美國對於遺傳的實驗，進步很快；他們用的材料，在研究上最便當的，就是一種果實蠅(fruit fly 學名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及 D. ampelophila)。這種蠅，在夏天，多飛集果實的外皮，身體黃色，眼睛赤色，形

獸很小，蕃殖很快，凡大規模的研究，很是便利。卡雞會生物學研究所的卡斯爾(Castle)博士，曾經把這種蠅試驗近親蕃殖五十九代，對於受胎性，毫沒有甚麼變化，外觀也沒有變化。但是經過近親蕃殖愈久，其生殖力的配偶數就愈少；計算自從起初第六代到二十四代的時候，平均一七．八○%；自從二十五代到四十二代的時候，平均一八．四七%；自四十三代到五十九代的時候，平均僅三．三七%

對於鼠的研究，美國的密司金(Miss King)曾經精密實驗過。據他的結果，當初行近親蕃殖的時候，同克倫斯等實驗的現象一樣。但是第七代以後，所用以近親蕃殖的鼠，特別選擇強壯偉大的材料。此後的結果，並沒有畸形鼠發現，而受胎性非特沒有減退，還得增加，並且可以增進體重，延長壽命。

美國農部拉脫(Wright)博士，曾經用着豚鼠(guana pig)做正確的近親蕃殖；據他的試驗成績說，生殖力，體重，和健康等，並沒有惡劣結果。

據這種的近親蕃殖，不致發生惡劣結果，是很明確的。然而前面所說許多實驗，凡近親蕃殖，都有生殖力減退，體質衰弱，畸形等惡劣現象。有時的近親蕃殖好，有時的近親蕃殖不好，究竟是甚麼緣故呢？這是當然要發生的疑問。

近親蕃殖所以有惡劣結果發生，實在因為他們起初所用供試的材料，都是系統不同，種類不一的雜種。在實驗上，如果不用純粹種類，結果一定混亂，要想觀察近親蕃殖真正的影響，很是困難。所以要得到最正確的結果，一定要用極純粹的原材料。這是有例可證的。像卡斯爾博士實驗的果實蠅，和拉脫博士實驗的豚鼠，都是最純粹的實驗。

四 近親蕃殖發生惡劣結果的理由

實驗近親蕃殖的時候，往往得到畸形，體弱，和生殖力減退等惡劣結果，究竟是甚麼理由呢？這又不得不說明

的。像克倫發和婁斯等實驗的供試材料，都是雜種，把雜種性的同血族生物造出來的子孫，一定要分裂成許許多多樣子。這在曼兌爾（Mendel）的遺傳法則裏面，已經說明了。凡是雜種性生物，都有生產相差極遠的子孫的可能，並且雜種性的子孫，往往發生畸形，體弱和生殖力減退等結果，這都可以從實驗上證明的。在動物方面，像前面所說密司金的實驗，還有像野生那威鼠和白鼠雜種的子孫，全體二十五%中完全沒有生殖力，還有十%每腹生產不過一二頭。在植物方面，也有很明白的證據。像美國衣司脫博士，把煙草作成種種雜種，到後來覺發現出沒有生殖力的個體。這種情形，都是從遺傳因子上來的。這遺傳因子，依着普通遺傳法則結合的樣子如何，就有受胎性和不受胎性的差別。所以雜種的近親蕃殖，往往減退生殖力，並不是遺傳法則以外的結果。不過像畸形的發生，是從遺傳法則以外的未知原因發生的，實在大有考究的餘地。

所以近親蕃殖，的得到畸形，體弱，和生殖力減退等惡劣結果，對於近親蕃殖的本體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實在是各個生物，各自據着固有遺傳質的緣故。如果有畸形遺傳質的，雖然不是近親結婚，也能生出畸形兒子。又如遺傳質的某種結合，和生殖力衰弱的近親結婚，就要生出沒有生殖力的子孫，即使不是近親蕃殖。而和優秀的遠親蕃殖，也有得到這種結果的。

五　有優秀遺傳質的近親蕃殖可以得到優良子孫

照上面的說明看來，各個生物的遺傳質，要怎樣結合纔沒有畸形，體弱，和生殖力減退等事情，而行近親蕃殖決不致生出悲慘的結果呢？看前面的實驗，就可以明白了。例如密司金的實驗，自從全體遺傳上發生畸形，虛弱，不受胎等惡劣形質以後，再繼續近親蕃殖，非特沒有惡劣子孫發生，並且還有變好的現象。又如卡斯爾博士的實驗，所以沒有發生畸形子孫，因為他起初用的供試材料，沒有帶着惡劣遺傳質的緣故。

像日本永行近親結婚的某部落，到現在並沒有弄到惡劣形體和生殖力減退等事情發生，還是種類純粹，遺傳質

良好的緣故．但是這個部落如果同他村結婚起來，就有虛弱的現象．

上面說的，是混入不良遺傳質而得到惡劣結果的實例，很明白的．這就是實嚴結婚，必不能生出優良結果，也就是具有優良遺傳質的近親蕃殖，在生物生存上，決沒有害處．

照畜產史上看來，凡是生出優秀種類的蕃殖方法，大部是行近親蕃殖的．例如世界上最優秀的競馬，就是最有名的沙拉自立特種，實在是從近親蕃殖得來的，至今還能保持他的聲價．（這種馬是從近親蕃殖法得來的，曾有四十萬圓的市價；每一英里半，祇須走二分三十秒，比汽車還快．）又如世界上很有名的肉牛，就是英國的短角牛，也是近親蕃殖得來的．（這種牛，是百年前有名的畜產家從近親蕃殖中造出的；二歲的雄牛，可達千斤；三歲的，竟有一千三百七十餘斤；大的有一千八百十斤左右．）像這種有優秀遺傳質的近親蕃殖，在生物生存上，非但沒有害處，並且可以造出優秀子孫最便利的方法．

六　遺傳質混淆的生物近親蕃殖的結果

實驗近親蕃殖，能夠得到有『純粹遺傳質』的生物做供試材料，實在很少．因為生物上雌雄分化的起始，造出子孫來的時候，必定要得到含有他性的個體結合起來，——就是雄的少不得雌的，而雌的又少不得雄的，——方才可以達到目的．如果要選擇帶有和自己同樣的遺傳質，或一些不帶有劣因子等的生物做供試材料，在事實上却是做不到的．

生物所有的遺傳質，種種不同，如單性生物，含有許多夾雜而不可思議的遺傳因子在內．所以無論何人，決不能指定說：『這有優秀遺傳質的．』譬如身體強健的人，假使仔細調查他的遺傳質，也許有遺傳學上所謂劣性形質的因子——就是不好的遺傳質——存在，他的缺點，就是畸形和生殖力衰退等．生物界上一般生物大概都是這個樣子．所以不能自家受精的生物，他的遺傳質是不純粹的，如果行起近親蕃殖來，往往發現種種沒有見過的形質起

來．

卽使不行近親蕃殖，而和具有同樣遺傳構造的生物所生的子孫，也往往變出毫不像他父母的形質．

系統不同的兩個個體，能夠具有同樣遺傳構造而結婚的，實在很少．所以近親蕃殖的子孫，變態多端，很不一定．這種新形質，各各發揮他自己本來的特徵，繼續而不消失，就成功一種同他們祖先原來形質不同的子孫．所以近親蕃殖，是發揮他們原來形質的最好方法．可知近親蕃殖，起初的時候，終免不掉發生惡劣生育的事情．

據美國瓊斯(Johnnes)博士試驗玉蜀黍近親蕃殖十二代的結果如下：

把他花授粉的玉蜀黍，行近親蕃殖．第一，植物體的大小，和生產力都減少，但是達到一定時間，不再遞減；可知這種現象，並不是眞的退化．第二，生育既經減退，形態上的特性也就相隨變種．第三，這種變種特性固定以後，生育力也不再減退．第四，發生沒有生殖力的個體．像這等結果，前面已經說過，不出乎曼兌爾遺傳法則以外．由此看來，近親蕃殖的結果，大都要看他蕃殖的方法和生物的遺傳構造而定的．

達爾文對於近親蕃殖的結論，以為永久繼續近親蕃殖，有身體和生殖力減小的結果，有時還要發現畸形的形體出來．但是照現在不可打破的曼兌爾遺傳法則看來，那種主張，早已認為不適當的了．

討論會

第三期

職業與家事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

方景略

一

職業和家事，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普通的人大多數主張家事；他們根據的理由是，男子治外，女子治內，乃天生的職份，所以女子不必從事職業。但是男子爲什麼治外？女子爲什麼治內？天生二字既不能給我們以滿意的答覆，自然須求助歷史了！歷史上告訴我們：「上古時一切耕稼紡織……都是女子的職業；男子們不過從事漁獵和戰爭罷了！」還可證明女子對於職業，不是不適宜的——現在皖南一帶，還有許多婦女，終年勤勞不息，而其夫反優游無事；甚且有將撫育兒女之責，委之於夫，自己去做她正當的職業；這更可證「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話，不能成立了。還有一種人，他從男女生理的不同上，證明女子不宜勞動。不錯，男女生理，誰也不能說是相同。但是女子從事於相當於職業，又何妨於生理呢？愛倫凱是主張母性保護論者，她說：「女子過於勞動，生殖力必爲之衰退。」這句話，我們從事實考察，知道他不對。農家婦女，勤勞不息，生殖力應該衰退了。但所生的子女，大都肥碩強健。反之，富家子女，嬌生慣養，生殖力應該豐富了。但所生的子女，不是體弱多病，便是幼年夭折，這可證明勤勞是與母性無妨的，不過不宜過於勞苦罷了。至於愛倫凱又慮及女子男性化，和減損女子美，不能供獻甜蜜的感情於男子，那更是毫無理由了。

我們既然知道職業對於女子，確是相宜，我們就要問家事對於女子，是否適宜。固然，在現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普通的女子，還是料理家事，誰也不能說她不適宜。但是我們要問：這種制度，果然是永遠保存不變的麼？還是有打破的一日呢？如果是永遠保存不變，我們不必說了；倘若是有打破之一日，我恐怕女子拋棄職業，趨重家事，未必適宜罷。因爲女子既然是個人，就應該經濟獨立，欲求經濟的獨立，自然須從事於職業了。從前的婦女，只知道結婚一樁事；現在已經明白：結婚不過是婦女全部生活中的一部，然如男子除了結婚外，還有正當職業一樣；所以爲着結婚生育子女，就把正當職業拋棄，這是一樁極不智的事。不過既嫁婦女，從事職業，如果遇着姙娠哺育種種事情，究應如何辦理呢？固然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使婦女從事社會事業的諸國，已經在組織上發見了婦女的任務與姙娠哺育互相調和的方法，法律上對於此點，也有各種的研究；所以我們不必憂慮的。

照上面的推論：我們知道職業比較家事更適宜於女子了！末了，我要引美國紀爾曼的話，來證明此說：

「各個壯健的女子，都應該從事勞動，以謀生活，生育小孩時，應當由育兒院中去教育。」

二

青子女士

照愛倫凱的主張，家事更適宜於女子；因爲她是主張母性保護的人，絕端不贊成女子到社會上去和男子同樣勞動的。照須林娜紀爾曼兩人的主張職業更適宜於女子；因爲須林娜說的「性寄生」，便是指那不事職業的女子而言；紀爾曼也說不事職業的女子，反足以低減爲母的本能。現在，愛倫凱和須林娜紀爾曼的主張，恰恰相反，那麽，究竟誰的主張對呢？研求婦女問題的人們，因了這兩派不同的主張，費了許多的時光去研究討論，其實這兩派的主張，彷彿中國古人孟子荀子之論性善性惡一樣有一些偏的。我的學識淺薄，斷不敢批評這兩派主張之孰是孰非，也不敢做滑頭式的折中派，但依我看來，職業和家事對於女子同樣適宜的，現在，請說其緣由：

假使完全以愛倫凱的主張爲是，那麽，女子最容易受男子的支配，做男子的附屬品而失却自己的自由權。

我們只要一看中國的舊社會，不許女子有男子同樣的地位，什麼『三從』，什麼『四德』，什麼『男治外女治內』，這無非都是說女子只宜服務家庭以盡母道。但因了服務家事以盡母道的原由，許多不講理的男子，强以爲女子是不生產者，是寄生者，應失掉一切『人』的權利，創出許多禮教來束縛了女子。所以單以服務家庭爲女子唯一適宜的話，很容易生出流弊的。即使世界上的男子的頭腦個個都革新了，不會不講理了，而社會制度不革新到完全廢除私人的財產，那麼，一個家庭中的經濟，完全要夫一個人擔負，夫未免也要有時因擔負不起而至於破產，所以，愛倫凱的主張我不敢以爲全對。

假使完全以須林婦和紀爾曼的主張爲是，那麼，女子既負有胎產和哺育的責任，如若在胎產期中，女子便不能從事於職業了。所以，胎產和職業，不免有所衝突。就以現在的工廠而論，因制度的不良，產生了許多疲乏的母親和不健全的孩子，所以要女子完全去從事於職業，社會上沒有公共的託兒所也不免有危險發生。

照上面看來，這個問題的討論，先須改良社會，照眼前的中國情形而論，無論那一派的主張都不能行。我的話說完了，總括一句，就是，社會改良了，無論那一派的主張都對的；照眼前而論，只要自己所處的地位以那一種爲更適宜，便做那一種好了。混亂而極不平的中國社會，斷不能下一個强硬的判斷。

三

江滂

自女子經濟獨立的呼聲傳出以後，一般主張者，都以爲女子宜從事於職業，即女子亦多隨聲附和；於是女子之就職者，都棄家事而不顧。遂自命爲女子很適宜於職業。這種現象，雖一時的風尚所趨，亦由於不明瞭職業和家事的何者適宜於她們的緣故。不過我並非反對婦女職業者，這里只就兩者——職業和家事——的比較適宜與不適宜立言罷了。

我以爲女子之於家事，比職業確是來得更適宜。無論從那一方面——如心理，生理——而言，都是屬於天然的適宜。今且分別言之如下：——

(一)心理的　女子除些個『男性化』和少數特殊的例外，大體的性質，都是優柔，忍耐，纖細，嫻雅的。且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女子常多多血質與神經質，養治

瑣屑細事而且富於感情的。這種都是屬於先天的性徵的遺傳，並不是後來習得的。而職業中除去少數種類如教師，看護婦等較適宜於女性者外，大概都需剛毅果敢的精神，冷靜敏銳的頭腦來幹的。如航海，航空，農，工，商業等，都很顯著的。且奮興力也要較強，和女子的性情來比較，恰成相反。關於家事的一類，如烹飪，縫紉，養育，調治，簿記和一家的經濟等，均須有耐煩，謹細，優雅，和藹，慈祥的態度來處置。而女子都具而有之。卽女子的活潑伶俐也遠勝於男子，正宜於做這種事。且職業大概都含有競爭性的，女子的競爭性，確不如男子，所以也不適合。而女子是富於感情的，感情作用，往往和人情世故相衝突，在職界中尤甚。況女子缺乏創造性，少有創造發明的能力。於職業界無多大改進的希望。此亦女子不適於職業的一端。

(二)生理的　依生理學者研究的結果，男女體質，力量，各有不同。又生物學者告訴我們：生物的遺傳性質，體質和心神，皆由生前鑄定，不會變遷的。又若體制不同，便心神行為也不同了。體質上的差異，是和心神上的差異相並行的。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證明：女子的性質，既適宜於家事，便也有她適於家事的體力了。但這種學理還靠不住，再看事實如何。

女子身材短小，這却是事實，女子力量大概不如男子，這也是事實，家事大抵都不是粗重，無須多大的力量來做，職業中却大都要用力的地方，如農業工業等。女子既比男子體力細小，當然成績不如男子。此女子不適於職業而適於家事的自然趨勢一。體育學上禁止女子做激烈的運動，尤其在月經期及妊孕期內宜愼重，且更須有適當的充分休息。若從事於職業，便不能如此；母體和孩子，兩者多要受害，種族將有衰退之虞。此女子不適於職業而宜於家事的自然趨勢二。

現在許多人的主張，以為婦女在最初時代是職業工作者，後來被男子所奪，於是婦女的職業，漸漸狹隘，到最後時僅僅只限於家庭中了，於是遂證明女子是適於職業的。不知這幾多時間的變遷，早已經把女子的生理，心理都適應於家事方面了，於職業中却反失了適合。所以女子仍然是適於家事的。

一九二四，七，二十五，於浙江溫嶺箬橫。

四

韓興紱

現在關於女子本身比較切近的問題，大概是職業和家事了，所以對於權量這兩項的輕重並且決定出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也是急待討論的一個問題了。

一般持職業論的說：『現代的女子不欲謀適宜的生活和提高她們的身分就罷，不然，無論怎樣必須從事於職業場中以謀生活的獨立；不要再囚於牢獄的家庭裏，過那倚賴男子的生活了。』持家事論的說：『家庭是社會和國家的成分。家庭的良否，和社會及國家有直接的關係。欲求社會及國家的健全，必先改良其家庭。欲改良其家庭，則現代的女子就非肩擔她的家事不可了！』

話雖如此，但要討論出那一種的更適宜於女子來，必先審察她們的環境是怎樣，假如她們所處的環境是相同的，就不妨依我所見定出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來。設或不同，像那僅按着時代的形勢定出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來的，那可是出於勉強了！無論他的理由是怎樣的充足和圓滿，於事實上等於畫餅。——因爲時勢的要求是臆造的，沒有眞實的憑據，又沒人調查過。所以在一個無人主持家事的，或人口較多的，或收入豐裕的家庭的女子，和一個有人主持家事的，或人口較少的，或無資產而收入低微的家庭的女子而論，那一種更適宜與否，成反比例；卽前者更適宜於家事，後者更適宜於職業了。我的意見：以爲她們的環境雖有種種的不同，大別可分爲有主持家事的必要的和無主持家事的必要的兩種。第一，認爲家事更適宜於女子。第二，認爲職業更適宜於女子，這便是討論的終結了。

五

K O

這個題目，在我國從前可說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一般人都認『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爲不可否認的眞理。自從男女平等女子經濟獨立等學說發生以後，才覺得女子職業纔是婦女問題中一個重大的問題。

理論上我們雖然如此說，但是事實上女子究竟適宜於職業呢？還是適宜於家事呢？據我看來，有幾種職業，雖然也適宜於女子，但於家事更加適宜。我有幾個理由：

(一)從生理上講，女子的生理是比男子特殊。如生

育這件事，從受孕後幾個月起到產後幾個月止，是不能操勞的。家事比較輕鬆，而且用了僕役自己便可以休息了；職業上請人代庖，便沒有這樣容易。代庖有時雖然也可請着，然期限長到幾年却是很難的。而女子生了小孩以後，不能便出外去工作；因為僱乳母終沒有自己撫養的來得親愛，周密，肯負責任。如此則從產後到能離開小兒不是要幾年的工夫麼？此外如月經來時也不可過勞，應當多些時候休養；有職業的便沒有這樣容易。

（二）從心理上講，女子受了幾千年的遺傳，大多數是比較心細性和，富有母子的天性愛，有維持家庭的責任心等。家事是非常煩瑣的，沒有心細而忍耐的主婦處置，便易紛亂而難能造成審美的家庭。子女的教養也以母親為最親切而適當。一家如果失了主婦的照顧，其子女便失了母教母愛，而難能成功一個完善的人。所以在事實上，也是女子對於家事更為適宜。

（三）還有一個事實上的問題：就是目下中國婦女的職業，大多數是工廠中的工人。為了生活的逼迫不得不一天做十時至十幾時的工作：工作處的設備又是不合衛生的。她們當然用不起僕役，回家後還要燒飯洗衣等，那得不疲乏呢？還有幾種少數的女子職業，如教員醫生等雖不像那女工的不適宜，但是也不能不拋棄她們幼小的子女。現在還沒有完備的兒童公育實現，比較上終是對於家事更為適宜。

誠然的，女子於職業也有多少適宜的地方，但和家事比較起來，家事便更適宜於女子了。

六

獨索

現在談及女子做事的人，大約可分兩派：守古的呢，拘泥於「正內正外」的遺規，痛罵女子出外就業，失了「防閑大禮」；趨新的呢，以為女子能力不弱男子，凡男子勝任的職業，女子都能勝任，譏訕女子在家做事，是「長期賣淫」，是「甘為奴隸」。前派不把女子作「人」看待，已被後派攻擊得「體無完膚」，可不必贅。其實，後派也不見全是，因為他們太鄙視家事了，不免犯侮辱女子的嫌疑。試問：有一覺悟女子於此，身感家庭教育太腐敗了，思有以救濟之，又恰遇她的家庭很美滿，情願做個「良妻賢母」，將子女一一教好，這能說她是「長期賣淫」麼？是「甘為奴隸」麼？

天下的女子，果能個個把子女教好，這義務也就不小了。

所以，我們討論女子做事問題，須得將女子和職業，都分爲特別的與普通的，才能有較妥的答案。這就是說：

特別的女子，無論任何職業都適宜，但非所議於普通女子；有幾種特別職業，最好讓女子去辦，但非所議於普通職業。

這好像專就職業討論，漠棄家事了；但我認爲職業討論得有個結果，家事便可『迎刃而解』了。現在仍先從上面說的解釋起：

特別的女子，具有特別的才能，無論就何種職業，皆可勝任愉快，這是無庸疑惑的。但如要強說普通女子，都能就任何職業，那恐怕是事實不許的罷！

特別的職業，如保姆，看護婦，……等，自然以女子爲最適宜，我是十分贊成的。不過如土，木，金，石工，農，商，……等類職業，女子因有生理上的限制，那就不如讓男子去辦好了。

況且，特別的女子和職業，終究是有限的呀！而且特別的女子一面，又不能獨免生理的限制，成功的效率，當然也不能不因而減少，這是明白不過的事。我們試想：世界進化，人事分工愈亟，我們要求的，是：時間，精力都要經濟，收效還要宏大，那才是人事向上的企圖；如或不然，豈不將寶貴的精力，時間，賤價廉賣了呢？不惟如此，在生理變動時期，如月經生產等，不得相當的休息，對於女子本身，也大有不利呀！

復次：女子溫良精細的天性與耐煩任劇的習慣，固非粗暴浮動的男子所能比擬，家事的煩瑣，是誰也知道的。這不讓女子去做，更待誰做？如由男子代庖，其失正與普通女子之任普通職業相等。反過來說，女子旣在家庭任事，息作可以任意，那麼，寓修養於勞作，也是合理的事呢。

所以，我們就特別情形討論，職業也適宜於女子，反對女子出就職業的，直是費話。我們就普通情形討論，『更適宜於女子』的，還是家事；譏訕女子主持家事的，也是錯誤。

七

徐學文

社會上一般傳統的婦女觀，總以爲是婦女的能力遠不及於男子；所以社會上一切的活動和設施，永沒有女子參與的。各種職業呢，也是如此。而應享的一切權利，女子也沒有資格來享受。『女主內』，婦女只是做家庭的侍役而已。

今則不然，一部分女子在社會上能爲各種有效率的活動，也漸得一般人相當的承認了；同時社會上也有了女子職業的領域。像女醫生，女教師，女書記，女編輯，女機工等。因此女子的人格上，也不像從前的那樣卑賤了。

可是女子因生育時期的關係，體力方面，不免有些影響，因此，在職業上，也要有中梗的顧慮；即使不然，也不能兼顧家庭中的事情。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以爲未組織家庭之先，女子儘可任各種的服務；成了家庭後，那須賴共同操作。家事未嘗沒有職業的元素在內，經濟，工藝，教育，都是有重大的價值的。而照女子的性情和習慣，那以家事爲適宜。至於職業，不過是擴大些經濟的領域而已；所以在經濟上不發生困難的，自應以家事爲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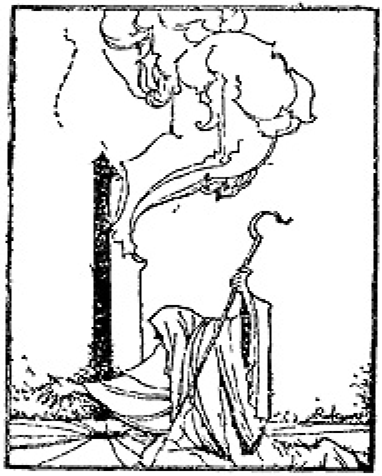
但按現在的情勢，大部分婦女因受經濟的驅使，很多在職業界上服役，那是事實的問題，更該提倡一種正當的女子職業來適應現社會的環境。

第五期討論會題（九月底截止 十一月號發表）

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

第六期討論會（十月底截止 十二月號發表）

結婚是否必需相當的儀式



巴黎的女店員

——海外通信——

朱汪道蘊

巴黎的女店員，不但能夠供客以美麗的物品，並且還有其他種種必具的學識。她們的態度敏捷，言語從容，店中亦設有種種規則，以鼓勵她們，獎賞她們。售物本來也是一種技藝，必須先有學習及試驗，一個女子已習得了一種技能，便是在世上已經獲得穩固的地位了。

巴黎的女店員，所以與他國不同，就是她們常常把這個看做終身的職業，並不是專顧目前，一到出嫁後便把他放棄了的，所以他們常常專心職業，作無窮的希望。我曾經和那有女店員八百人或一千人的大店中的店員，及祇有祇女店員三人的店員們談話，她們的目的都是如此。

有女店員數百人以上的大店，其鄰近常有女子的宿舍，距店約一里左右，其中有光線最佳及清潔的臥室，讀書室，寫字室，及接待男女來賓客室。各店之女店員多住在此等宿舍中，但飲食則自備。此等住宿舍的女店員，祇須稍出租金，作爲宿舍的維持費。此等女子雖出於貧苦的家庭，然多是雅飭及天真爛縵的人。有一次，我被邀與一最大店中的女夥同飯，飯後同她回家。她的母親是一個洗衣婦，正在熨衣，見我進去，殷勤招待，但一面仍作事如

故。那個女店員，拿出許多英文義文的書籍給我看，幷且說現在預備到丹麥去，正在學習丹麥文。

巴黎的女子，要得一個優勝的位置，除本國文外，常須兼習一種外國文。某店主曾經給我介紹一個女店員，這人不但熟習英語，並且通日本語及德語，與聾啞的顧客交際也能應答如流。

在女店員宿舍中，並設有英德義各國文科，一星期中必有數課，女子也都喜歡學習。到了年終，考試最優的人，由店中出資，令其遊學英義德荷等國。

我曾經問過僻街上一家小店中的女店員，爲什麽能夠通曉英語且極純熟，她說，我從前每天晚上學習英文，後來在一家英國店中，練習三月，不久又習義文，稍積微資，就往義國練習，希望可以一個大店的店員。

就是希望嫁人的女子，也都抱着這種志願。她的未婚夫，或者就在相近的店中工作。嫁後生了小孩，由她的母親代爲撫育，自己仍照常服務。

法國店主，對於男女店員的婚嫁，頗與他國不同。倘在店工作已滿一定年月，當結婚時，店主必邀集賓客，設宴相賀，幷贈送禮物。新夫婦於蜜月後，即可回店工作。

巴黎做店員的女子，十分之九，都距家很近，午飯必能回家。因巴黎各店，早上開店甚早，在九點鐘左右，最大的店中，顧客已滿；到了正午，都飢倦欲息了。午膳最遲的，大約在一點半鐘。小店中祇有女店員兩三人的，常常在十二點到兩點鐘閉店，大店在六點鐘前也都休息。星期六下午，向不給假，現在也有仿行的了。有許多小店，星期日早上仍開門營業，然僅在僻巷中而已。

如上所述，巴黎的女店員，不但精於本國文，並須兼通他國文字，且專心於職業。所以無論何人，欲得一地位必先入店練習，不受薪金，但這也祇有在大店中纔能如此，因爲大店常備有宿舍，練習較便的緣故。最聰明及進步較快的女子，有漸漸升爲部長的。

初級的練習，最好是傳送信息，即遞授每部之信息，久久即能習知各店的名號，及習覩他人的舉動言語，亦可

習知他國的言語及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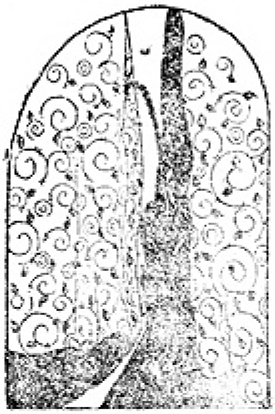
巴黎店中的顧客，買物都極認眞，所以店員也必須十分認眞，直至顧客表示滿意纔罷。

女店員對於容貌，舉動，言語，最須注意，在售肥皂及化裝品店的女店員，如能注意於此，常能得到極優勝地位。有一個女子，能通四國文字，曾經對我說，她每月的薪水及紅利，大約在二百五十元左右。

薪水的多少，看店中得利的厚薄而定。目前因爲法郎價時有上落，所以極難得一定的數目。我曾到一家大店，視察工資部，一女子善英文，在售襯衣部中，每月得五十元，有時或增到八十元及百元，以店中獲利的多少爲定。如果能兼精德文，可望升調。另一女子，每月六十元，後竟增至百四十元。她通英語及西班牙語。又有女子能通三國語的，薪水竟加至二百元。

以上是法國女店員的情形，我很希望中國女子也能如此。我以爲女子做店員比男子適宜，因爲女子細心，忍耐，所以常爲顧客所歡迎。中國女子，若能注意於此，加以充分的學習，定能和法國女子相等的。中國女子，現在方在謀職業的時代，以求脫離向來依賴的習慣，店員也是職業的一種，我很希望我國女子能够參加進去。

> 我們必須盡力的要求婦女從無意義的賤役裏解放出來，并且要求因爲女性而受扶養的惡影響裏解放出來，無論她們是已結婚或者未結婚。她們只有用自我的主張和自我的發展，任意去選擇工作做，方纔能够成獨立的女子。
>
> ——Florence Kiper——



體驗女工生活的日本上流女子

李繼煌

日本有一位現在最有名的青年小說家——文壇上都明星般地仰望着他——藤森成吉，前兩月忽然入了勞動界，神不知鬼不覺地在一家工廠裏作了幾個月的工。前月裏終於被新聞記者調查到了，就跑去特意訪他；問他入勞動界的動機和經過。

『眞了不得，這里也被你們知道了，窮了來。』藤森氏呀着口大笑說。

那地方自然是在工廠附近的貧民窟裏，一天到晚從煙筒裏噴出來的煤煙，雨一般地落下來——一盆清水，只要稍等一會便會變黑色的。藤森氏夫婦兩人住的一間三鋪蓆子（每鋪蓆子約寬兩尺長四尺的光景——記者註）的房裏，睡覺，弄飯，吃飯都在內。那蓆子又黑，又髒，又爛。藤森氏自然是變了姓名在此做工的，所以他那麽說。

新聞記者也笑着答應，並稱讚他的熱心勞動問題。

『不！』藤森氏使勁地否認着說，『我並不是想研究什麽問題，或者想來撈些什麽小說材料回去的。我打算作工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不過這回才得着機會實行罷了。我的動機很嚴肅，因爲我在極力地想知道眞正的人生，所以我是提起精神地作着工。託他的福，你看這兩膀的筋肉多麽鼓起來了，飯也吃得比以前要多。我的工作，是運搬一車一車的肥皂，工錢呢，每天一塊多點。』

以後又談了些別的話，新聞記者告辭去了。

在我們看來，藤森氏還不算怎麼，所最難得的，還要算他那位夫人岡倉信子。

信子夫人的父親岡倉由三郎，是記者留學時候的先生。他家是一個世家，他自己是一位名教授，是日本第一流的英語學家。他為人極嚴正，又極誠懇。他對於子女愛情之深厚，便是在教室中有時也和我們談到的。信子夫人是他的長女，他為她擇婿，便擇着了上說的藤森氏。藤森氏是帝國大學第一名畢業的才人，畢業後不幾年，便以一支彩筆，在文壇上享着錚錚的聲名。

信子夫人一點也不把這些放在心上。她也感到自己家庭生活的不徹底，要想在那上面企圖一個新生，就想實地去嘗嘗勞動者的真正的實際生活——要曉得這些勞動者們，是我們這社會的墊子，為着一口飯，身心都永是被殘虐着而從事極烈的勞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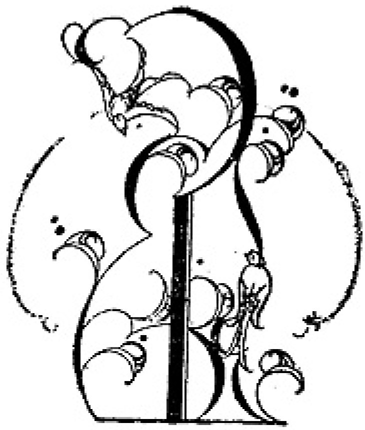
於是她就將三個愛兒寄在外家，跟着丈夫往工廠去了。積了兩個月的修練，前月偶然回到娘家，看看自己的小孩子，新聞記者跟着就來訪問，以下便是信子夫人的話：

那不過是自己想用一點功，至於說是得到了什麼收穫，可還沒有這會事呢；只是舊來的希望，如今才得了去實行的機會——而且這真不過是一點兒起頭罷了，將來深願夫婦倆一起，真面目地去勞動，庶幾可以知道這個世間。這實在也是為着想完全育養自己的孩子們起見，——這麼說起來，倒是孩子們比我倆還強些：很能夠在兩親不在家的時候，耐着等待我們。……我夫婦倆在本所石原町的高等木賃宿（是一種角把錢歇一夜的客棧——記者註）租了一間三鋪席的房子，只帶了一個包袱，包了兩三件洗換衣服和小鍋子飯碗之類去的。他在肥皂工廠裏作運搬夫，我呢，起初在一家橡皮工廠，後來也跟着他一塊兒了。初入這肥皂工廠的時候，便是梳頭，穿衣，說話，都一一要練習過來；其中就祇有說話最吃力了，……早晨四點鐘，就要起來弄飯，總要趕得上七點鐘的光景，就趕快往工廠裏跑，要做那十個鐘頭的勞動。……從我自己體驗的看起來，要女人作十個鐘頭的勞動，實在

是沒有道理！休息的時間，就祇上午十點鐘和下午三點鐘裏頭各有十五分鐘，此外便是吃中飯的三十分鐘；然而就是在這休息的時間裏，也是什麼女工頭，監督，巡視，絡繹不絕地來，所以也不能安心地去好好休息。……女工總有一半是有男人的，她們不休不歇地勞碌了十個鐘頭以後，一到歸了家，就祇弄那一頓飯已經够使她們筋疲力竭，還說什麼用功看書，便是拈針，拿線的閒空都沒有了。所以和她們一起，說話的題目範圍，就祇限於各人身上的一點私事，或者就講吃喝。……我夫婦倆深怕被人家知道，會遭拒絕，就絕對的隱瞞着自己的來歷，名字也是用假的；因爲要想和她們同化，所以說話也務必盡力學她們的樣兒。但是因爲我們來歷不明，在這一點，我們竟直費盡了氣力。……在橡皮工廠那邊，差不多沒有一個知書識字的女工，肥皂工廠這邊，些微好點，有幾個人可以讀得來講談本（是一種最通俗的文學雜誌，所載的多是說書和彈詞之類——記者註）。……工廠那邊什麼都貴，像那麼便宜的工錢，要想靠着他維持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每天下工便去買小菜，在那時才看見一點綠的植物，因爲那邊煤煙滿空，水也是汚濁的，要想求點綠蔭，就好比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只有河邊唯一的一株柳樹慰藉我們的心情。所以出去了兩個月，從工廠裏一回到此地的家裏，看見那綠蔭蔭的樹葉子，就好似看見了親人一般；從此我才眞知道『自然』的尊貴。我是五月初就到那邊去的，因爲是沒有綠色的地方，夏天到了，也不知道，至於那些人們，一天到晚就祇爲着吃喝，睡覺，這些事情，和她們是了不相干的——她們旣沒有理想，也沒有希望，只要每個月十四和三十的兩天，工錢多賺得一點，便滿足了。

信子夫人這樣溫和地含笑談這麼一大陣的話。她又說，在這八月裏，便要帶着孩子們往北海道去幹農業的工作。說起北海道，便又令記者想起來了：信子夫人的父親，上面曾說過是記者的先生。這位先生教我們的時候，常常要談到北海道的地方如何如何好，風景如何如何美麗。他的意思是要鼓勵學生們往那里去服務。因爲北海道是日本的寒帶地方，才開闢得沒有多少年，學生們畢了業，往往嫌那里寒苦寂寞，不肯就那里的職。所以先生就特地往那里去講演，回來便將親身的經歷，鼓勵學生；現在信子夫人要往北海道去，也可謂不爲無因了。

臨末，記者還想講幾句話：記者寫這篇文章的意思，是因爲記者確實知道信子夫人的家庭，若說『小姐』麼，信子夫人也是一位堂堂的千金小姐；若說『太太』麼，信子夫人又是一位堂堂的上流太太。但是，小姐太太和肥皂工廠的女工，在我國知識階級的女性們看起來，似乎就有點連綴不攏來。因爲我國的小姐太太這名詞，是和嬌貴游惰有拆不開的因緣的。若說連綴上勞動女工，便連牛也會笑脫牙齒，誰也沒有這種勇氣敢於去連綴。其實信子夫人也沒別的了不得，就只有這勇氣能了。我嘗到北京，北京的知人，見着我就說：『你不要傻想和什麼女性的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小姐們結婚。她們一步出校門，第一事便是嫁人。其嫁人條件之一，是男家能置有汽車者——這是第一等的希望；其次也要家裏辦得起部把馬車者；萬分沒法，包車總是要備有一輛的。至於說是滿懷的奉職服務希望，這可就難得了。本來，說是要她們往奉教職麼，中學呢，有點難於相信她們的學問；小學呢，她們彷彿要對自己說，堂堂的高等畢業，當然要教中學生，爲什麼去敎小學生！這實在也只怪得這種教育，不過在舊式的貴族名詞「小姐」之上，再加以新式的貴族形容詞「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小姐」罷了……（聲音忽然沈下去）這名詞是妝奩之一，你不見抬着嫁妝遊街的時候，有一個抬盒裏是一張畢業文憑麼？』這些話自然是一種偏激之談，不足憑信的。不過記者的意思，覺得高等學校的女畢業生和小學教師的距離，或者比小姐太太和勞動女工的距離，總要近一點兒，就是服務小學，怕也不那麼十分辱沒。拿攏高等學校畢業生與小學教師，似乎要比信子夫人的拿攏小姐太太與勞動女工，總要稍微容易點罷。其實信子夫人也沒別的了不得，就只有點勇氣罷了。啊！勇氣。——這在我國目前的女界，似乎特別的可貴和需要。



他的懺悔

黃愼之

那時已是深夜，街燈，門燈全已熄滅；憑着那朦朧的月光，還可以分別路徑。家家都閉上大門，彷彿還聽見門內睡人的鼾聲。他看見他的妻蓬着頭，跣着足，左腋下挾着一束蒲包，右手提着破籃，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他很想趕上前去跪在道上，攔住妻的去路，務必得着她的原諒，允許和他一塊兒回家去才止。但是她走的很快，只見她一壁走着，一壁左張右顧，接着便是低微的哨聲，他無論怎樣竭盡了氣力走也終於趕不上。他不由得着了忙大聲呼喊起來：

『喂，碧雲！親愛的碧雲，等我一等呀！』

不知是他的聲浪太小呢，還是她不睬他，碧雲只顧向前走着，連頭也不回一下。

過了一會兒，碧雲已走到了街口，停了脚向左右張望一下，便一點沒顧慮地向右轉走至街上，他生怕失了她的蹤，慌忙也趕向街上。幸喜那可憐的她還遠遠的在走着，可以看得見。

『我必得趕上前求她的饒恕，就在現在！我爲我自己，爲她，爲我那可愛的嬰孩！……』他心裏想着，脚步加

快了一倍。街上的車夫放下了車，坐在踏脚台上假寐；店裏的店夥忙着收拾東西，吸煙，上門，一切，一切。他似乎全不覺着。他看見她從馬路中心走上旁路，走近一家店門口，站住，右手提高了破籃，大聲哀求說：

『請給我一些殘湯賸飯罷，老爺們！肚餓得很呢！』

他那時心如刀割，又悔恨，又憐憫，一壁像瘋馬似的狂奔，一壁像失羣的小羊哀鳴着。

『碧雲，你眞可憐到這地步麼？不！不至於的！不至於的！快回家去！快回家去！』

『呸，不識相的醜婦，這樣深夜還來討飯麼？』一個紅面的店夥這樣駡她。

她似乎還說了些什麼話，但聲低不可辨，只見那紅面的店夥發出一副兇狀，用手狠狠的推她一下，她隨手倒地，口中發出悲慘的呼聲。

這事情是太使他難受了，他憤恨那店夥的無情，他憐惜她的不幸。他覺着他離她已不遠了，他要去扶她起來，他要和他——那店夥——理論，要他向她賠罪。但他是太於着急了。只顧向前跑，一點不暇注意到眼前的東西，他突然和一根電線杆相撞，爲了來勢太兇的緣故，他竟於暈絕倒地。掙扎起來的時候，她已不見了。

他竭盡了他的目力前後張望，但絲毫不看見她的影子。

『這事怎樣好呢！今晚不能帶她回家去，什麼時候能看見她是說不定的啊！——她必定在前面，也許她走得遠了！』他這樣的張皇躊躇，最後便決定還是往前追蹤去，和店夥理論的事他早已忘却了。

他走得比先前更着力，但一種希望在他心裏鼓盪着，他却不覺得。但走了一會以後，渺茫的她，還是渺茫，他漸漸覺着前途的空虛了。心裏一懈，兩脚登時重起來，似乎很難舉動似的。正在立着張望的時候，他看見右旁有一條橫街，黑黑的看不見街內有些什麼。

『也許她走得乏了，暫時打開她的蒲包，在街內歇息一會也說不定。倒不可不進去摸索一下呢。』他便一步一步摸索進去。

一頭狗像獅吼般狂吠起來：『號號號』，接着便幾頭狗也吠起來了。他們認定他是竊賊，從地上直撲到他身上。有的簡直咬住了他的褲子，有的呢，熱哄哄的口已經幾次觸到他的手指了。

魂魄簡直要離開他的軀殼，他大喊一聲『狗！』他醒了。額上，背上，像澆了水似的滿是點點滴滴的汗。

* * * * *

『啊，好惡的夢！』他用手抹一抹額上的汗，喟然嘆了一聲。全身覺着熱氣騰騰的很不舒服。他稍微轉過背來，讓涼風輕拂他的背。嬰孩睡在他的右邊，他的身子剛壓在嬰孩的小手上，嬰孩哇的哭起來。

『這也是太精的事咧！』他想。『撫養小孩的事我是不慣的！』不過事情已到這般田地，也只好試試看：『乖乖，我的好小孩！好好睡，不要哭，明早起來吃早粥！』他用手撫着小孩的背，極力模仿他的妻的口氣，接連唱了好幾回。

但是沒效，嬰孩還是哇哇的繼續哭着。

『怕是要吃乳罷？乳這種東西我是沒有的。總之孩子這樣繼續的哭着，總得給點什麼他吃吃才成。』他這樣想着，他便從床上輕輕的抓起來，亮了燈，一個人獨自到廚下拿些吃賸的稀飯去哺養孩子。

『這不太狠心了麼？為了我，連孩子也不顧了！——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不是！倘使不是為了我，孩子當然還有好好的媽伴着睡的！啊，孩子，可憐的孩子完全為我犧牲了！』他的心裏同時有了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念頭，這在睡前是有過的，終於覺着後者比前者更有理，於是那拿稀飯的事便成了他對於這可憐的孩子的必須盡的義務了。

到了廚下，他揭起了飯鍋蓋，滿望裏面多少有些稀飯，但鍋裏滿載了一鍋白色的水。這纔記起了他今天并沒煮晚飯，他沒有吃晚飯，孩子也沒有吃晚飯，稀飯的一類東西，顯然是沒有了。

『我必得弄一點東西給他吃，這不是父親對於兒女所應有的義務，是行惡者對於被損害者所應有的義務！』他獨自口中沉吟，一個人又重復踱回臥室。

孩子不知什麼時停止了哭了。他拿着燈走近床邊一照，孩子是很淒涼地孤獨地仰臥在床上，兩手交叉緊貼着胸膛。他不知悲的忽然一陣心酸，點點熱淚從他眼裏流下來，直滴在孩子的頰上。他注視了一會，低微的歎了一聲，頭漸漸的低下，和他接了一下吻，似乎消去了好些愁氣。這纔慢慢地拉過一張薄毡兒輕輕地蓋在他身上走開了。

他把燈放在桌子上，望着燈光出神：正思量着弄點什麼給孩子吃的時候，孩子忽然轉了一下身，他駭了一跳，以爲孩子又要醒來了，慌忙走過去，靜靜地站着，幾乎連呼吸也要停止了。直至孩子發出沉重的鼾聲，他纔安心。

『孩子既沒乳吃，也不曾吃晚飯，是不會安睡的。餅乾是早已沒有了，只有是趕緊煮些稀飯等待他醒來。』他從桌下提起一口老布袋，他歎了一口氣道：

『倘使這袋米能早一點到我的家，可不是什麼事也沒有了麼？』他用大碗盛了一碗米，急忙的提了燈到廚下去。鍋洗過了，米也洗過了，火也生過了。他對着熱烘烘的火心頗焦灼，他從貼身袋裏掏出這樣的一封信來默誦：

親愛的伯岩夫！

當你回來在桌上看見這樣的一封信時，你怕會很驚異吧？當你很急速的讀完了這封信以後，你怕會震怒吧？你怕會說我太忍心吧？你怕會很恨我吧？但是我總希望你不要爲了這些事而震怒，憎恨；震怒和憎恨都很足以傷人體。倘你的意識還說是我希望麼？至於說我太忍心，我也不能承認——如果你一定要說我太忍心你纔快意，那麼我也就承認了罷，是的，我幾曾寫過這樣的一封信給你；就是真正當寫信是一回事，在我也是初次呢。不過，『骨硬在喉，不吐不快，』我從前總是忍着忍着，到現在真非吐不可了！像我這樣不會寫信的人，寫這封信還是信筆直書，一點沒有停留的，說我不是真的『骨硬在喉』，可以麼？好，我現在要言歸正傳了！

自從前年十二月你說爲避城市的喧鬧從上海搬到我家裏來，那時我纔認得你。你待我是多麼誠懇啊，即使至死我不會忘記！你說要和我訂婚，訂婚這類事，在我們鄉村女子是不敢作主的，但你似乎已經知道我是很願意似的，你還直接求我母親的同意。你還記得麼？那天晚上，夕陽剛西下，如火似的陽光影到園中，花呀，樹呀，全

都披了黃金甲似的，我正在徘徊出神，你像小孩得了糖果般欣喜跳躍直從園外撲上我的身上，你嗚嗚的抱着我的頸對我說：『碧雲，你的媽允許了我了！』你言下頗露驕容。我說，『允許了你什麼呀？』你說，『那訂婚的事呀！』我羞的逃了，但我的心那時是很快樂的！我覺着得着像你那樣溫存那樣有本事的人做我終身的倚靠是最幸福的！

我們自從經過這一次以後，我們的形跡日疏，但我相信我們的心兒是日日緊繫的。你不知怎的忍不住便向我的母親提起婚嫁的事了。我的母親說婚後的生活能力是要顧及的，你說你現在已打算不念書了，如果是允許我們於一月內結婚的話，你打算立刻到上海謀事去，然後再回來結婚。我的母親答應了，你從上海回來的十五日後，婚事便宣告結束。由今想來，這真是天大的大錯啊！怎的我的母親只會顧到你的結婚後的生活而一點不顧及我的結婚後的生活能力的？

結婚後十日你說要到上海去，我和我的母親便賣了所有的田地跟你一塊兒到上海來，那時的生活又是怎樣的愉快啊！你早晨去教書，黃昏的時候回來，每一次的回來總有幾次的接吻，或是在廚下，或是門外。我那時感覺着自己有夫的幸福，同時也感覺着我母親的不幸，因爲我的父親早就去世了！她看着自己的女兒有丈夫來溫存，有丈夫來擁抱，她不會覺着自己身世的可憐麼？

不幸我的母親終於死了，接着我便產生了嬰孩，你對於這弱小的新生命似乎很歡喜，你每日擁抱着他，而且更加意的溫存我，說我是太受了苦了。不，我并不苦！母親的死去，和產後的惡病纏繞，誠然是很苦的，不過你那甜蜜蜜的言語，儘够醫好我的創痛了！

今年正月你說和那敏強小學的校長生了意見，而且說那學生對你也并不好，你便辭了職回家。恰巧華商銀行也在這時倒閉，我母親賣了田地的款是你替她存入去的也全無着了。你對我說此後的生活很成了問題，說要搬入華界去住，我并沒有爲難你，而且還滿口叫你不要着急。真的，我們既然成了夫婦，我是堅持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你的不幸也就是自己的不幸，自己的不幸有誰可怨呢？

但你自此以後，心性變成暴戾了！當你執筆爲文想不出什麼的時候，在社會上受了委屈的時候，便盡量的在我身上發洩了！什麼一句話呀，一舉動呀，一飯一茶呀，統統可以做你在我身上發洩委屈的噴火口！這些怕你自己不覺得吧？然而這樣暴戾的性情，你從前是不曾有過呀！

但是我總忍着忍着，真的，一個人不幸而受了社會上的委屈，或是爲生活所窘逼，除了向着自己所愛和被愛的人發洩，向誰發洩呢？但今天你是太傷了我的心了！我的心簡直像飄泊海中，渺無歸宿？我簡直就是你的罪人！我在這里多住一刻，簡直就是使你多受一些苦！這樣，我還能容戀着麼？不錯，你說家庭的生活是應該兩人共同維持的，但是，我這一無所能的女子你叫我怎樣能維持？你說，你不曾讀過易卜生的戲劇麼？易卜生的戲劇？就是易卜生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聽見呢！幾曾讀過來？

啊，上面說的話，似乎真會使你震怒了，但我的確沒有故意使你震怒的心！總之，我現在想，要維持我們家庭間的幸福，第一便是非使我能和你一樣的能維持家庭的生活不可！這樣的念頭，自你專恃辛勤投稿來維持我們的生活時我便有了，不過在現在更堅決，更肯定罷了！

別了，親愛的！像我這樣無能的人，縱然不能幹怎樣有作有爲的事，但學一門手藝或其他謀生的技能，似乎還屬可能。再會罷，親愛的！當我學會了一門手藝或其他謀生的技能時，便是我們再會時了！

姑母那面，大概可以多少借一點錢做我學技能的費用，不能，則另籌他法。但無論如何，我必不留在姑母那面，你也不必到那面尋我，致徒勞往返！

孩子請善愛護，這是我們的保證！爲了我而遷怒到他，那是太無辜而且不該！

別了！別了！前途珍重，且祈恕我的無狀！

碧雲留書。 七月六日下午。

這封信他本來已念了許多次數了。每多念一次，他的懺悔的心情更加濃厚起來。現在他又重新念一次，熱淚從

他眼裏滲出來，他是受感動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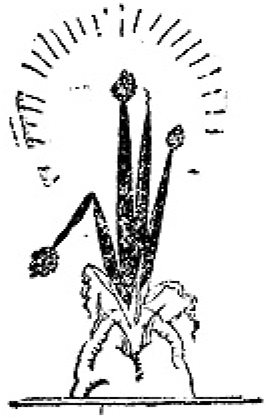
『你無過，一切的過都在我身上！倘使自己設身處地，又將如何呢？』他想。『你眞是一位女英雄，我是萬萬不及的，現在我只有求你饒恕過往！』他幾要跪下地上求那不見的她的饒恕。

他崇拜她的偉大，同時他覺着他自己的渺小。他覺着他從前對她所做的事情幾乎無一不錯誤，便是和她結婚的事也是不對的。

『家庭的生活該由兩方面維持的話，原是對的，不過在未結婚以前，我不是早就知道她是沒能的，只不過認識了幾個字麼？我又爲什麼要和他結婚呢？既巳錯誤於前，到了上海以後，她曾經幾次要求和鄰媽的女兒同往民藝學校念書，我又何以會怕別人說我有一無所能的妻會去了自己的臉，而甜言蜜語欺騙她叫她不要去的呢？我完全明白了，我是自私自利的人，我那時只不過愛她，玩具玩般愛她，除了愛她以外，是什麼也不曾爲她設想過的！我和她結婚的動機是怎樣的？純出於戀愛的眞情麼？笑話！笑話！我那時不過爲戀愛的傳染病所傳染，覺着我自己除了穿衣吃飯睡覺以外，還應該有一位愛我的異性，使我的身體不至無所依歸罷了！眞是不幸的事，和我同校的同學，似乎沒一個不和我受同一的傳染病的，整天不說愛人，便說歸宿。不過我比他們尤其傳染得利害罷了！

『我到浦高縣去爲的是什麼？我是在想城市的女子比較有知識而且給她們選擇的機會也多，要希望在城市上找着一個貌美的女子做愛人，實在不容易。還不如到鄉村的地方去尋覓，只要尋到了貌美的女子，却不愁她不愛我哩！眞的，我住在她家裏，我看上了她，她也就不由不愛我了！啊，罪過！罪過！這樣蹂躪女子的人格，這樣蔑視女子的人權！還有，我明知他沒能力同負維持家庭生活的責任，却偏要用尖刺的話去傷她的心，這……』他正要繼續想下去，耳邊彷彿聽見孩子的啼聲。

『孩子怕是醒來了！在偉大的母親一日未回來以後，行惡者對於被損害者的責任也一日不容卸！』他微喟着說。擰了燈急忙忙的走回寢室去。



一件危險

張友鸞

他們實在再想不出法子了，一切向私地探得的方法都經試驗過，個個方法都失了效力；於是在這晚上，他們便只有上醫院。

『我將說我們爲了經濟問題怕養不起孩子麼？』他想了一想，『不成！這句話如何說得出口呢？』

『實在沒有辦法，我只好不承認那是我的孩子，』他又想了一想；他便向將來想了想，『這是電影片中常見的悲劇了！呀呀！她，她必將爲我而自殺了！』她自殺的狀況，他眼中便閃了一閃，『她用剪子刺破了喉嚨，呀！或者她跑去睡在火車道上讓火車走她身上過去，這……』他閉了眼睛，但是閉了眼睛後，反覺得印像更眞實些，『醫院裏藥水不很多麼？她隨便吃一瓶……呀！她手脚便狂舞了，她肚子裏便要腐爛，那又如何慘痛呢？』他不忍想了。

『還是這樣辦！』他主意決定了。他想着，『遇到了醫院院長，直說她是我的妻子，請院長替她接生。』

『我先說一句找那個院長出一個墮胎的方法好不好呢？』他又轉了一念；『我只說我們馬上要到美國去，有了兒子便是累。……這又不對，人家肯信這句話是眞實麼？』

『在醫院中住，這也不是一個辦法，她家裏不疑心麼？又不知小孩子那一天出世，出世後將他勒死？太殘忍了，怎能這樣不人道？出世後就將他送到育嬰堂去？危險！危險！人家一定會，……到那時候，人家就會知道這是

我的私生子。』他又想了許多辦法，想到『私生子』三字，就如同用血凝着寫在白粉牆上的一般。

『如果讓小孩子一出世，那不毀了麼？只不管她自殺不自殺，而我總不承認是我生的？……不成！誰又不知道我們很要好，終日不離呢？然則我簡直承認了？呀呀！什麼也沒有了，名譽的損失，財產的消滅，還有未來許多許多的偉大事業，豈不一齊葬送了？毀了，毀了！』

他們的住所離女醫院還不遠，人力車一會兒就拉到了，他給車錢，她便走去撳門鈴。傳達的出來，告訴了是住院看病的，那傳達向她臉上看看，彷彿是說『你也沒有什麼重病，怎麼三更半夜來叫門？』她眼眶裏淚水還未乾，她一聲也不響，她只覺得四圍都在諷刺她，連那牆上貼的廣告，字句間都似乎有譏笑的意思，而且這是完全為了她。傳達向她看，她又是替傳達這般想，『好一個不懂得守身的女子，我早就曉得了，我曉得你非到我們醫院裏來不可的！』其實，傳達的也想不到這些，他所想的，只覺二人來的討厭，他正預備好睡，這就要遲好些時了，又開門，又要關門，還要送茶，扭電燈，傳信與院長室的女傭……

院長是一位慈祥而白髮的老太太，接待他們自然是很客氣的，他的猜想却不斷的聯續，『啊！不要看她笑，老年人更有經驗，她又是做醫生的，她能猜不到這個，這個我們的私生子？……』從住所出門時他就囑咐了她，『在家中你只管哭，可是，到了醫院的時候，你千萬記着，你不要哭呀！』此時向她臉上望，果然沒有哭。然而眼珠却亮的很，烏漆漆的放光。面上越發蒼白，在電燈光下，見她的瘦削，又是一種風韻。她的神氣却還好，也只裝做消閒的樣子，抬着頭，只看室中牆上掛的一些獎憑獎章。

她也沒有心思聽老年院長與他對答，她只想着她的母親。『父親不准我進學校，而母親一定說女子要受教育，唉！要是母親曉得了這回事，唉！……』她又不敢想，但只見着她的母親立在她的面前。她胸中滿貯了一個觀念，如果沒有方法，她只有覓死。她又以為自己這是真解脫，不怕人說話，這算不了什麼。一個道德觀和一個名譽觀放在她心頭亂跳，她此時已預備做非正式的母親。她又想起前兩個月，他從外面担了一個紅紙包來，輕輕的從袋中拔

出，叫她在爐上煮一壺開水，倒上一杯，放開包紙，將所包的白粉末一齊倒在杯子裏，叫她喝下去。『不能打，恐怕還要了性命呢？』那時她也曾如此想，但她終於喝下了，喝下之後，便肚子疼了一陣，他一面替她揉肚子，一面說，『這個藥有許多人都說有神效呀！』但是——『嚴酷的父親的臉色，』她還隱約記着，『他老人家怒起來了，兩撇眉毛真和豎起一般，頭上的縐紋，一疊便起了三四道，「女孩子要念什麼書，到外面去，好處學不到，只學一大些皮毛做什麼？」臨行前，母親，啊！我的母親！』她的心在那里流淚，淚珠一滴滴正落在尙未成形的嬰孩的頭頂上。

『死罷，死罷，』她也很念了幾回死，她又無顏見父母，又無顏見朋友，『假使他到時翻起臉來不睬我，只說不相識呢？』左右都是些死路，一時她總尙不捨得死，『或者活着尙有生路呢？』自然的了，作如此想的時候比較多些，她真敢自殺麼？而且他的溫存，千般萬般的慰安，『要死，我們就一同去死。』和血一般的言語，她便能將怨他的心思全部都撤消了。她爲了他，也就不忍死去了，寧願同一切去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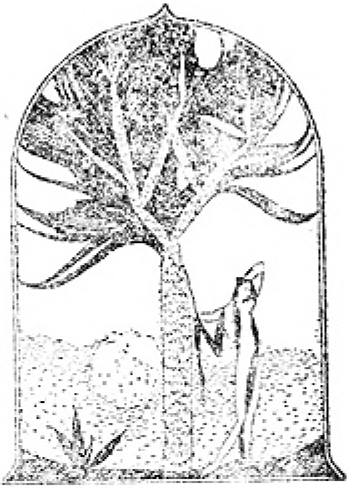
『啊！尊夫人已經七月……啊！尊夫人身體……啊！尊夫人在敝院……啊！尊夫人……』

她本不想聽老年的院長言談，但是這個『尊夫人』三字，使她覺得非常刺耳，非常心痛。幸得他們談話時間甚短，院長拿過一種器具，在她胸部聽了一下，即刻找了一個看護婦來，引她到八號的養病室。她精神很不振的，到了屋中就想睡覺。一想睡覺，就似乎聽見自己的父親在門外呵斥她；她母親的頭髮蓬鬆着，一語不發，只是落淚。一轉眼間，又像同了他立在風雨中間，小孩子在自己懷抱啼哭，只要奶吃。

『我明天再來看你，我回去了。我回去就寫信，等到兩三月後，我們就帶了小孩子在廣東了。……你安心睡一下子罷！不要太亂想，於自己身體很不好的……』他臨走時，說了這些話，她哽咽住，不能答語，假使她答語時，一定會墮下眼淚，便只點了點頭，望着他修長的背影走出她的房門。看護婦知她需用自己的時間尙早，便也告辭出去。她不願意這昏黃的電燈光，便起來將他扭滅。扭滅電燈之後，她心中好像多吃了胡椒，只覺得胸頭顛覆。她此時也不願作什麼禱告了，她只希望小孩子早一天和她脫離。

兇手與死

德國 Wilhelm Schussen 作
希葛 譯



他害一種很厲害的耳炎．他屢次打着環形旋走，像醉人一樣倒在地上，而且也一樣的嘔吐．但雖然這樣，醫生對他總不絕望．凡是醫生，總是給人以勇氣的．這是他們的重要技倆，無論如何總是賺錢的．

他想道：若是他的夫人梅德還在，那他定要得着很好的扶持；他現在有錢，有家具，實在能夠再娶；自然，他是找不着那已死了的那樣的婦人，她是從幼至老同他在一起而且過慣了的；特別在長耳炎的時候，不能結婚，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是不行了；他不久還往了一些時的醫院，他出院實在太早了；但無論如何，須叫人裝設夜間電話，通到裁縫婦人莫耳哈那里，她是替他草草地料理家事的；但他想，還有什麼用呢？倘使他終於要死，她不過使他討厭，與醫院的照料和醫生所用的只於自己有益便病人受痛苦的器械一樣．

他在小化裝櫃上摸索那已經裝好了的手鎗，他知道他還在那里．在一秒鐘內，一切都有了．這一秒鐘的力量，能消去一切的運命，一切無意義的痛苦，及外耳，內耳，鎚骨，砧骨，鐙骨自身的痛苦，能消去死後醫院和思鄉的痛苦，以及錢財，房屋和花園的顧慮．因為在他死後，誰來佔他的產業，這本是無須關心的．他的親

威，在他未發財的時候，已有好多年不來過問了。他的男子住在美洲，那麽由遺產中付出他渡洋的旅費，已有若干化成水了。

剛才過道下的門不是開了麽？或者是風，今天在窗前括得嗚嗚的春風麽？或者是他的內耳，鏈骨，砧骨和鐙骨響麽？他忘記把過道門的門子插上。他要把燈扭開，但他的手在暗中呆住了。實在有脚步湣上樓梯來了。在總廳門內有鑽鑿聲，而且發出輕輕的摩擦聲，這明明是屋中有賊。或者還是他內耳響？他躺下去，閉着眼睛，屏着氣。他很注意。雖然他總是勉强把眼閉着，但是忽然間，看見房裏有光了。他意志很緊張地把全事件的狀況思索了一下：他在床上。在化裝櫈上有他已裝好了的手鎗。他只一個人。他有耳炎。但只須一剎那間，可把所有的消滅於無形。

當他最後決定睜開眼睛的時候，有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在他面前。一個粗頑的流氓，戴着深紅色的帽子，面寬而帶淡棕色，露出粗暴的顴骨，有長而淺黃的髭。

但是他現在要私下裏嘲笑了。因爲這個流氓已經從化裝櫈上把手鎗拿住，要預備向他放。

『所以有勇氣的人，是像這個樣子。』卜勒芹格終於說。

『錢在那里？』寬而粗的流氓直截地接着說。

『錢？』卜勒芹格輕蔑地嘲笑道。

『不要裝腔做勢！錢在那里？或者我開鎗！』

『我無所不可，你開罷！』卜勒芹格立刻解釋說。他側面睡着，並且繼續說道：『可從這耳上打入，經過腦子……但最後也可經過胸膛，完全隨你的便。』

『錢在那里？』

『倘使你肯忍耐一下，我也可對你說。但若你毫不忍耐，就照你所說開鎗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完全在你，但是一件，錢你是永遠尋不着的；因爲我爲了我男子在美洲的原故，把他藏得極好，就是世上所有探寶者也尋不出來的。』

『拿出來！錢在那里？』

『我要向你說。我剛要自盡。如果你逼追我，叫我自己把手鎗放在耳朵裏；如果你自己開鎗，那你就可以玩你的把戲了。因此也可免了審判官的追究。因別人總以爲是我自己把子彈打入耳內，於是你可以拿錢，並且

逃走．好，把手鎗遞過來．」

「你以為我是這樣的一個蠢貨麼？」可怕的流氓冷笑道．

「你要怎樣就怎樣．」卜勒芹格說，並且把頭放在枕上．

「錢！錢！」

「我想不起來，放在何處，給你去找．因漢，你放鎗罷．我相信你也是一樣怕．」

「只你一個人在家裏麼？」可怕的人冷笑道．

「唔，自然，但是你實在知道；不然，你也不至於闖進來．」

「你為什麼要死呢？」

「因為我害耳炎，因為我只一個人，因為我的婦人死了，因為……」

「但是你為什麼又不死呢？」

「因為我不能做，因為那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我不能戰勝這最後的一剎那．」

「你是個好人？」

「絕對不是．請你坐在椅子上，……好．但是你．看，這件事是這樣：譬如一個人對我說，『一死凡事都了，沒有上帝，沒有審判，』這也許不錯，但是又一個人向我說反面的話，他承認靈魂不死，這至少也和前一樣的不錯．來，喝杯燒酒；瓶子在那洗濯物櫃旁邊……讓我先飲麼？為我的原故……天呀，你還怕什麼死不成麼！難道穿窬，竊物，殺人，實在是這樣好麼？你自己為什麼不死？」

「你到底說錢在那里，拿出來罷！」

「是的，我對你說．你終於在我的劊子手之先用他．他在美洲，他比我自己有錢得多．可格納克酒好麼？老表，你就從瓶子裏喝罷．因為我現在要發誓喝得一滴也沒有．唉，唉，我實在不相信，殺個人於你也這樣為難，還要喝酒來壯膽．不久我要相信你是好人，或者將成一個完全的好人，當你殺了我以後．」

「不要說這些無用的笑話．」

「終於還是開鎗罷，你這膽小的，你這怪物，你殺別人偏有膽子．若你總是將手鎗拿在手裏，或者要吊下去，在地上放了，要打中你的脚．那警察便要來，很不好的官司便開始了．」

『您當眞要自己打死麼?』可怕的人奇異的問。

『自然，唉，你這膽小的，你這怪物。』

『因爲您是個好人，所以您才不敢麼?』

『差不多是這樣。』

『若我把鎗給您，您就自己放麼?』

『不，你這壞東西，若是你逼着我，將他放在耳邊，你自己開能，那你就可得我的允許，偷我的錢。』

『若我現在走開，把您的手鎗拿去，您要把幾多錢給我呢?』

『不，完全不，一個分尼都不，你這膽小的。但你一走之後，我就去告你，看到底誰的腿長，你，或者警察。』

『但是您實在不識認我。您不過在發熱的時候幻想罷了。到了明天早晨，你將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了。我可以把手鎗放下，燈旋滅，自己走去。』

可怕的惡漢，將帽子帶得很低，關了燈，當眞不見了。自然那耳朵裏木馬，鎚骨，砧骨，鐙骨……又跑來了。

次晨，當裴可格納克酒瓶在化裝檯上……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或者當木馬跑的時候，他自己起來拿了酒瓶的麼?他以爲對於一切的事，都不敢詳加斷語，如人死後，在地下永遠鎖住的謎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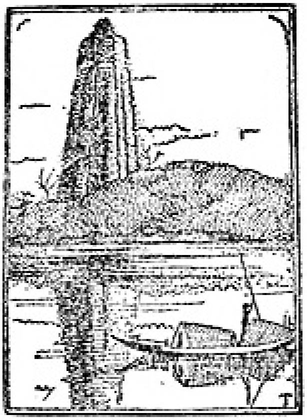
但卜勒芹格讀午報的時候，看見了一段記事，今天大清早，有個久要逮捕的重犯，强盜，在水沼森林邊自縊而死，人人都以爲這是極確實的。

這是昨夜在他床前站着的那個人麼?他眞的把那昏迷的頭腦自動的犧牲了麼? 無論如何，紅帽子是不錯的。至於鬍子，或者可以假裝。

卜勒芹格在抽屜內摸着手鎗，把他永遠藏在放紙幣的秘密地方。

於是他穿着衣裳，再到醫院裏去掛號。

更正　本誌第六號一〇〇四頁『剪刀和漿糊的工作』一文，爲段素涵女士所作。『段』字誤排『江』字，因校對疏忽，未及更正，謹此誌歉。



一個女人的日記（完）

英國小泉八雲原著
LEO 譯

五月初二日，我們兩人赴大久保看躑躅花。

同月初六日，我們赴招魂社看煙火。

——我們兩人之間，以前不曾有過什麼風波；我們一同出遊的時候，我也早就不害羞了。我們兩人現在似乎他想討我的歡喜，我想討他的歡喜……願我們的關係老是這樣的幸福啊！

六月十八日，是須賀神社的祭期，我們被招到父親家裏去。因爲理髮匠沒有準時來理髮，我很不耐煩起來。隨後我終於同着阿具（一個妹子）走到父親家裏。不一會，阿幸（已出嫁的妹子）也到了：——我們好不快樂啊！到晚上後藤（阿幸的丈夫）也來；我的丈夫最後到，我是盼候的焦躁了。丈夫一到，我有一樣事情覺得很歡喜。平時我和他同出，我說我們該穿那兩件新做的服裝；但是他却往往不贊成，情願穿他的舊衣服。可是這會子他穿了新的了，——他是因爲父親的邀請，所以不得不穿哩。大家這樣的聚着，興味只是好起來。待到最後告別的時候，我們便慨夏夜之短了。

這些便是這晚上大家所做的詩：

Futa-fūfu
Soroïe iwō
Ujigami no
Matsuri mokyo wa

Nigiwai ni keri.
—By Namiki.

〔譯意〕兩對夫婦同來祝氏神的祭，今天是比往年更樂了。
——並木(夫)

Ujigami no
Matsuri medetashi
Futa-fūfu.
—By Namiki.

〔譯意〕參與了氏神的祭的兩對夫婦，好不欣幸呵！
——並木

Ikutose mo
Nigiyaka narishi,
Ujigami no,
Matsuri ni sorō,
Kyō no ureshisa.
—By the Wife.

〔譯意〕雖然氏神的祭向來是歡樂的時節，今日却格外的來得快活，因為我們是這樣的團聚呵。
——妻

Matsuri tote,
Ikka atsumaru,
Tanoshimi wa!
Geni Ujigami no
Megumi narikeri.
—By the Wife.

〔譯意〕今天這祭日，我們聚會的快樂，委實是氏神所賜呵。
——妻

Fata-fūfu
Sorōte kyō no
Shitashimi mo,
Kami no megumi zo
Medeta kari-keri.
—By the Wife.

〔譯意〕兩對夫婦今天這樣的親睦，當然是出於神的惠哩。

——妻

Ujigami no
Megumi mo fukaki
Fūfu zure.
—By the Wife.

〔譯意〕氏神對於夫婦的恩惠，真深呵。

——妻

Matsuri tote
Tsui ni shitateshi
Iyō-gasuri,
Kyō tanoshimi ni
Kiru to omoeba.
—By the Wife.

〔譯意〕因為今日樂，我們要穿了『伊豫がすり』與祭哩。

——妻

Omoikiya!
Hakarazu sorō
Futa-fūfu,
Nani ni tatoen
Kyō no kichi-jitsu.
—By Goto.

〔譯意〕想起兩對夫婦不期而遇來，今天是怎樣的吉日呢？

——後藤

Matsuri toto
Hajimete sorō
Futa-fūfu,
Nochi no kaeri zo
Ima wa kanashiki.
—By O-Kō.

〔譯意〕兩對夫婦是第一次趁祭日在此會聚哩，我想起終必分別來，禁不住悲傷了。

——幸

Furu-sato no
Matsuri ni sorō
Futa fūfu:
Katarō ma sae
Natsu no mijika yo!
—By O.Kō.

〔譯意〕在故鄉與祭的兩對夫婦，那快談的時間，惜乎只在短的夏夜阿！

——幸

七月初五日，赴金澤亭聽播摩太夫講說『三十三間堂』。

八月初一日，是丈夫前妻的『一週忌』(週年)，我們赴淺草寺拜佛。便在吾妻橋境的『鰻屋』吃中飯；恰當正午時分，忽然地震了。那屋子靠近河，劇烈的震撼起來，我大大的吃嚇了。

——記得前回櫻花開時，我們到這地方來，曾經碰到大火災，這回的地震便少不得使我擔心了：——我想下回怕又會碰到雷電呢。(註七)

兩點鐘光景出了『鰻屋』，走到淺草公園。出公園後，趁鐵道馬車到神田，在神田清涼的所在休息了一會。歸途中順便訪父親，回到家裏，已經九點過了。

同月十五日，是八幡神社的祭期。後藤，我的妹子和後藤的妹子到我們家裏來。我本希望大家一同到那寺裏去；但早上丈夫多喝了一點酒，我們只好剩着他出去。在寺裏參謁畢，我們走到後藤的家裏，在那邊歇了一會纔回家。

九月中，『彼岸』的節日，我獨自到寺裏去拜佛。

十月二十一日，阿高(大約是一個親戚)從靜岡來。我打算次日陪她去看戲，但是她次日早上不得不離開東京了。次日晚上丈夫和我却仍然赴『柳盛座』，看了『松前美談貞忠鑑』。

六月二十二日，我起首縫製父親叫我做的『着物』(註八)，但身上有點不舒適，不能够多做，雖然如此，明年(一八九七)元旦總可以完工的。

……我們現在因爲已經有了將要出世的小孩，覺得很高興，我心裏想：我的父母初次得外孫，一定何等得意呵！

• • • •

五月初十日，同母親參詣鬮釜樣，又到泉岳寺拜佛，在那邊拜觀四十七士墓以及各種的寶物，我們趁了往新宿的火車回來，在麴町三丁目別了母親，六點鐘纔到了家裏。

• • • •

六月初八日下午四點鐘，男孩落地，母子都安好；這嬰兒很像我的丈夫，眼睛大而且黑……但是這個嬰兒不能不說是單薄；因爲雖然是八月裏落月，却在六月裏就生了……這天晚上七點鐘，要給嬰兒吃藥的時候，從燈光下面，見他大睜着向四面的看望，這一夜嬰兒便睡在我的母親的胸間，因爲聽人說，這是七個月的嬰兒，必須保護的很溫暖，所以日日夜夜的給他偎在胸頭哩。

第二天——六月初九日——下午六點半嬰兒驟然的死了……

——『樂時苦短，悲時易至，凡是生者必死』(註九)——世事莫不如此，這眞是至理名言呵！

稱做母親竟只有一天！生出孩子來只是看他死！……唉唉，如果孩子生後二天之內是必須死的，我想還是索性不生孩子倒干淨哩。

自從十二月到六月，我一逕有着小病，待到生孩子時，我纔覺得安適些高興些，而且向我來賀喜的人也不少；——然而他竟死了！……我是好不悲傷呵！

六月初十日，在大久保泉福寺舉行葬式，造了一個小小的墳墓。

其時所作的歌：

Omoikiya!
Mi ni sae kaenu
Nadeshiko ni,

Wakareshi sode no
Tsuyu no tamoto wo!

(譯意)咲咲！和爲他捐軀也情甘的這『撫子』(註十)竟別了！這一別便令我的袖子爲露沾溼了。

Samidare ya!
Shimerigachi naru
Sode no tamoto wo.

(譯意)阿阿！雨之月(註十一)呵！萬物都着溼了；——我的袖端也溼了。

不多久，有人對我說，如果把『卒都婆』(註十二)倒插着，這類的不幸的事便不至於再發生了。我對於這麼辦，心裏很疑惑；但是到了八月初五日，我終於把『卒都婆』倒豎了。……

九月初九日，我們兩人往赤坂的戲館看戲。

十月十八日，我獨自往本鄉『春木座』看『大久保左衛門』這本戲。我在那地方不小心，遺失了領鞋劵，我只好停留着，直等到別的看客都走完。我於是最後去領了鞋回家；我在黑暗的夜間的途上，覺得很淒寂。

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正月的『節句』(註十三)，我正同堀的伯母和友人內海的妻談天，胸部驟然劇烈的作痛。我慌忙起來，想取箱子上面放着的水天宮樣的符去。可是立即暈倒了。經了大家親切的調護，不久就清醒過來；然而此後却害了許多時的病。

* * * * *

四月初十日，是東京遷都三十年祭，我們準備在父親家聚會。我同重之助（大約是親戚）先到那里，使在那里等候我的丈夫，他是在這天早上須得往事務所去一趟。他過了八點半纔到；於是我們三人同到街上看祭象去。我們從麴町走到永田町，便出櫻田門，進上野公園，然後沿銀座街過眼鏡橋而至上野。在那邊游覽了好一會，又復回到眼鏡橋；其時我很疲倦了，便說『回去罷』，丈夫也疲倦的很，便贊成了。但重之助說道，『大名行列我總要看一看纔安心，我必須走到銀座去。』

這纔在那里同他告了別．我們走到一家小飯舖裏，吃了飯和炸魚；我們眞運氣，在那家飯舖裏，竟也瞧見了大名行列．直至晚上六點半，我們纔回到家裏．

從四月半以來，我爲着妹子阿烏的事非常的擔心．〔這事情日記裏並沒有說起．〕

．．．．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八月十九日．我的第二個孩兒差不多毫無苦痛的產生，——一個女孩．給她取名初．

我們請了孩兒生時一切幫忙的人來喫「七夜」(註十四)酒．

——母親陪伴我兩天，後來因爲幸妹胸痛的利害．不得不去了．幸虧那時丈夫有例假；他竭力的幫助我．連洗濯等事都做到；然而我因爲近旁沒有女人服侍着．常常不免覺得很困苦．……

丈夫的假期過了以後，母親當他値差時候常常來．二十一天的分娩期這樣的過去，其間母子都健康．

——直到我的女兒生後一百天爲止，我見她呼吸不舒暢，一直擔着心．但後來也就好了．她似乎逐漸逐漸的強健起來了．

不過我們還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初的一隻手是生着兩個拇指的．我們想帶她到醫院裏施手術去，却有許多時決不定主意．終於有住在近處的一個婦人對我們說，新宿地方有一個手段很高的外科醫；我們便決定了到他那里去．當施手術的時候，丈夫把嬰兒抱在膝上．我不忍看着施手術，便等候在隔壁房間裏，料不定這事怎樣的完畢．心裏非常的恐懼．但當施過手術以後，這嬰兒顯得一點痛苦也沒有；不幾分時，她便照常喫奶了．

到家後，她仍舊喫奶，似乎那小身子上沒有行過什麼事一般．但她到底很幼小，我們還恐怕這番手術會引起一種什麼病來．爲小心起見，我有三禮拜，天天帶了她到醫院裏去；然而她沒有現出病的樣子來．

三十二年(一八九九)三月初三的『初節句』(註十五)，從父親和後藤這兩家，送來『內裏雛』以及通常的幾種祝品：簞笥，鏡臺，針箱．(註十六)我們這時節，也爲她買了『茶臺』『御膳』以及別的零星物事．後藤和重之

助這天都來看我們；我們又有了一回快樂的聚會。

四月初三日赴穴八幡寺（早稻田）拜佛，爲嬰兒祈息災延命。……

四月二十九日初子似乎有點病，因此我要請醫生來診視。

醫生答應這一天來的，我等候了一天，他到底沒有來。第二天又等，他又沒有來。傍晚時分，初子的病重起來，似乎她的胸部痛的很利害，我便決計次日一清早帶她到醫生那里去。這天的夜裏，我徹夜的掛念她，但天一亮，她便似乎好些了，於是我把她背着，一個人出去。走到赤坂一個醫生的診所。但當我求診的時候，診所裏的人，却說門診的時刻還未到，叫我等候着。

我等着的時候，嬰兒哭的比先前愈加利害了；她奶也不肯喫，我走着哼着，總不能夠止住她的哭，所以我非常的窘了。隨後醫生終於走出來，起首診看她；其時我見她的哭聲低弱下去，她的嘴唇變得更灰白了。於是我禁不住問道，『她的病情怎樣呢？』『不能活到晚上了。』他答說。『但是你不能夠給她下藥麼？』我問。『喝藥也不濟事呢。』他答說。

我打算立刻回家去，傳話給丈夫以及父親的家裏，然而這一經於我實在太利害——一時我的精力全竭了。幸虧有一位慈善的老婦人替我持了傘和別的物事，扶了我坐上一部人力車，這纔我能夠乘着人力車回家了。到家後，我差了一個人去告知丈夫和父親。三田的妻到我家來幫助我；靠着她的幫助，百般的救護這嬰兒……我的丈夫只是不見他回來。然而我們的苦勞和煩惱全都是枉然了。

三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嬰兒上了歸『十萬億土』（註十七）的旅途了。

而我們，她的父親和母親還活着——雖然我們大意的給她施手術因而弄死了她呵！這層思想使我們兩人都非常的悲傷；我們時常無補於事的抱怨着自己。

她死的後一天，醫生對我們說，『即使這場病從起頭便用頂好的醫法盡力的醫治，你的嬰兒也活不到一星期哩。如果她有了十歲十一歲，或者施手術還無礙；但是這樣小的嬰兒那里可以試試看呢！』他於是對我們說

明，這嬰兒是因腎臟炎死的。……

這樣，我們所有的希望，料理她的苦辛，那九個月中看她長大起來的喜悅，——一概都是枉然了！

然而我們兩人一悟到我們對於這孩子的『緣』一定從前世就很淺來，也就容易從悲哀中找得安慰了。

在淒寂煩悶的時間，我從效着義太夫本裏的宮城野姊妹們，以作歌表現我的心：

Kore, kono uchi e enzukishi wa,
Omoi kaeseba itsutose mae;
Kondo mōkeshi wa onago no ko,
Kawaii mono tote sodatsuru kato;—
Waga mi no nari wa uchi-wasure,
Sodateshi koto mo, nasake nai.
Kōshita koto to wa tsuyushirazu,
Kono Hatsu wa buji ni sodatsuru ka.
Shubi yō seijin shita naraba,
Yagate muko wo tori
Tanoshimashō dōshite to.
Monomi yusan wo tashinande,
Wagako daiji to,
Otto no koto mo Hatsu no koto mo,
Koishi natsukashi omō no wo;—
Tanoshimi-kurashita kai mo nō.
Oyako ni narishi wa ureshii ga,
Sakidatsu koto wo miru haha no
Kokoro mo suishite tamoi no to!

—Te wo tori-kawasu fūfu ga nageki,
Nageki wo tachi giku mo,
Morai nakishite omoteguchi
Shōji mo nururu bakari nari.

(譯意)便在這所房屋裏，我和他結了婚，還記得是五年前呢。此番這地方生了這個女孩兒，——是我們想望養育的一個可愛的孩兒。這一來，我一心想着怎樣撫養她，不再留意我的自身了，(出門時候，連裝束也不注意了。)我做夢也不曾想到這樣的變故竟會到來呢：我的心思只是用在如何養她最

安善。我想她長成起來就可以給她找一個良好的丈夫，使她的生活快樂。所以我不出去尋樂了，只是揣摩着如何保護我的小寶寶，——如何撫愛我的丈夫和我的初子。現在是，噯喲！希望中的喜悅完全消滅了。……這個親見比自己先死的孩子的母親的心，凡曾知道親子之情的樂的，就請推想一下罷！

（以上是致死孩的幽靈的誄辭！）

現在是夫婦倆互拉着手一同泣着呢，假如有誰停在門口聽他們的哀聲，『障子』(註十八)是一定給外邊的眼淚弄溼的。

* * * *

當初死的時候，關於葬式的法律改善了；在大久保也許可火葬。我教並木把遺骸送到他最熟的門淨寺裏，這寺是真宗本願寺的淺草分寺；葬式在那里舉行，遺骨也在那里收斂。

——幸妹當初死的時候，受了風寒，在牀上生病；但消息一經傳到，她就立時來看我們了。過了幾天，她又來訪，對我們說差不多全愈了，教我們不必再掛念。

——我自己呢，覺得怕到無論那里去；足足有一個月，我沒有離開家。但是長遠居在家裏，禮儀上是不答應的，我終於不得不出門了；我所訪問的是母家和妹子家。

* * * *

——我有病了，希望母親來照顧我。可是幸也害病了，芳（以前未曾說過的一個妹子）和母親都得去時刻服事她；因此母家就沒有人到我這里來。只有鄰近的幾個女人，閑空的時候來幫幫我，她們是完全出於慈善心纔來照顧我的。後來，我託堀氏雇了一個老媽子來；賴着她的照料，我就痊愈起來。到八月的初上，我覺得很強健了。……

九月初四日幸妹因腸病死了。

——先前曾經約定，『萬一的事』到來，芳可以接替幸的地位。後藤氏感到獨居的不方便，同月十一日便舉行結婚，大家照例去道喜。

同月三十日岡田氏患急病死了。

因了這些事情的人情費，我們感到非常的困窘。

——我聞知幸纔死而芳就嫁，非常的不高興。但我

將這心情隱藏着，照常一般和後藤談天。

——十一月後藤一個人往札幌去。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二月初二日後藤氏回到東京，同月十四日帶了芳又往北海道去。

＊　＊　＊　＊

二月二十日上午六點鐘，第三個孩兒（兒子）生，母子都平安。

——我們本來料定是一個女兒，生出來却是兒子。所以丈夫完工回來的時候，見是兒子便大大的驚喜了。

——但是這孩兒不大會喫奶；我們便只好用哺乳器哺養他。

孩兒生後第七日，給他略剃頭髮，晚上喫『七夜飯』，這回沒有邀請什麼人。

——不多時前，丈夫曾經患感冒；第二天咳嗽的利害，不能去上工。他因此便留在家裏。

這天一清早，孩兒是照常喫奶的。但到十點鐘光景，他似乎胸部痛的緊。他起首怪異的啼哭，連忙差人去請醫生來。不幸所請的醫生到市外去了，據說須到晚上纔可以回來。我們想還是再去請另外的醫生。於是就去請。這個醫生說晚上來。但到下午兩點鐘，孩兒的病忽然加重了。三點鐘快到的時候——二月二十七日——噯喲！我的孩兒僅僅活得八日竟死了。……

——我心裏想：即使這回的不幸沒有使得丈夫嫌厭我，這樣一個一個的同所有的孩兒們分手，一定也是前世犯了什麼罪罷。這麼一想，我覺到我的兩袖永不會乾，淚雨永不會止，今世裏的天空永不會晴了。

逐漸逐漸的我疑惑着：丈夫因我的緣故，屢屢碰到這樣的變故，他的心情可不至於變惡麼？因了自己心裏的悲痛，我覺得對於他的心境，也很掛念了。

然而他只是連聲的說道，『天命不可逃啊！』

——我想如果把我這孩兒葬在近處的寺裏，我該常常可以來看墳墓。因此葬式便在大久保名叫泉福寺的寺裏舉行；遺骨也就在那里藏斂……

Tanoshimi no
Sameto hakunashi
Haru no yume!

（譯意）醒來快樂全都消亡了：無非是一場春夢呵！

……（沒有日期）我不知道是否因爲悲痛的緣故——在孩兒死後兩星期之間，我的頭臉和手足微微的腫脹起來．

——總不至於十分礙事罷，癒是癒了一點了……現在二十一天的分娩期是過了．……

這個可憐的母親的日記便在這里完結了．從臨末關於孩兒生後二十一天以內的記事看來，那最後的幾行，大約是三月十三四日所書的罷．這個婦人，她是同月二十八日死的．

對於日本的生活狀態沒有充分明瞭的人，是否能够完全了解這簡單的歷史，這是我所疑惑的．然而單是對於這里所記述的生活的實際狀態，想像一番，總該不是困難的事罷．——這對夫婦住着兩間的小屋（六疊的一間，三疊的一間）．丈夫僅有十圓一月的收入．妻呢，縫衽，洗滌，烹飪（當然是在戶外）．連大寒的時候，也沒有火爐．我想，除房租外，這對夫婦一天的生活費平均總須二十七八錢纔够．他們的娛樂實在是很便宜的：費了八錢就進得戲館或是義太夫的說書場去；而他們的遊覽又是步行的．可是這些娛樂於他們也還是奢用．購買省不來的衣服，餽送人家婚喪，生育時節的禮物，單說這等費用不是憑着超人的經濟（heroic economy）也已應付不成呢．就實際上說，倘然有數千的東京貧民，生活還要來得省，收入十圓一月還不到，倒反欣欣然過着清淨純正的生活．但在她這樣的境遇——比內地強壯的農民還危險的境遇之下，生育兒女，實在只有很強壯的婦人纔可以．脆弱的人際此而挫折死亡，原也是意想中的事呵．

這個羞怯溫淑的婦人，要嫁給一個絕不知其性情的全不相識的男人時，覺顯得那樣的熱心，這在

讀這日記的諸君看來，也許少不得詫異罷。日本大多數的結婚，確乎都是憑了媒人的力量，依了這里所述的呆板的方法而安排的；但這婦人的境遇，却可說是例外的淒涼了。為什麼呢，這理由是簡單而可哀的。凡善良的女人總是早經定婚的；過了或時期還不結婚就是一個恥辱，就是一件可指摘的事。那使日記的作者趁早把那定下自己運命的機會捉住的，當然就是對於人家這種指摘的恐懼心罷。她那時已經二十九歲了；別的如此的機會不會再來，原是說不定的啊。

在我看來，這篇奮鬪和失敗的懺悔記的真意味，不在什麼例外的表白，却在那對於日本人如同青天日光一樣普通的事物的表現。用了柔順，用了謹慎履行義務的方法博得愛情的這個婦人之勇敢的決心，她那對於各種小恩惠的感激，她那小孩似的信仰心，她那高尚的無私觀念，她那把苦難當作前世犯罪的報應的那種佛教的解釋，她那傷心時候作歌的嘗試，——這一切在我都覺得感動，覺得超越乎感動。但我並不覺得這是例外的。那些流露的特點，不過是代表平民社會的婦人犧牲性的一個例罷了。和這婦人同一下層社會的日本婦人能夠立時用文字如此單純而感人的，表達自己的悲歎的，恐怕不見得多罷。但是從有堅實的信仰的往昔時代，繼承了一個把人生當作義務的觀念，以及無私的愛的能力的，這樣的婦人，在日本不知有幾百萬呢。

(註七)他援引著一句淨土佛教的成語，就是，「大家往無迷霧無火災無寒暑無晦日無病苦的樂土去罷。」

(註八)『着物』(Kimono) 即日本人的外衣。

(註九)是佛經中語。

(註十)『撫子』是花名，也含有『孩兒』的意義。

(註十一)雨之月即陰曆五月。這段詩有『溼氣生黴』的意味。

(註十二)『卒都婆』是插在墓上的木牌，上書佛經文句。

(註十三)『節句』即節日。

(註十四)日本習俗，孩兒生後第七晚，宴請親族朋友，謂之『七夜』，恰和我國『彌月』相似。

(註十五)女孩的第一個年節是這樣稱呼的。

(註十六)這些都是玩具，『內裏雛』是一種古裝的玩偶。

(註十七)『十萬億土』是西天的別稱。

(註十八)『障子』是糊紙的門窗。

小泉八雲原名 Lafcadio Hearn，是久居日本的英國文學家，歷任東京帝國大學，高等學校，女子學習院教授，著述甚富。本篇是從他的小品集『心』中譯出的。——譯者附記

世俗的處女判斷法之謬誤

丘 晙

一 野蠻的風俗

我國有好多地方，有一種很不好的風俗——在新娘歸婚的明天，其族人或她的丈夫要視察她的下衣，看看有無血污的痕跡。有使別人或其夫祕密探視的，也有把她的下衣掛在當衆的場所，供其全族人考究的。若是她的下衣上沒有血跡，她的丈夫和族人就要認定她在處女的時候沒有謹守貞操，那麼，她就要被她的丈夫和族人所輕視了。有時她的丈夫雖無表示不滿意，而已為族人所非常鄙棄；或其族人雖不甚非難，而早已不容於其夫了。更有甚者，就要把她送回娘家，取消他們的以前的婚約。廣州有一種『食燒豬』(一)的風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唉！這麼一來，就生出許多屈冤悲慘的事情來了啊！

因此之故，母家以為她不知自愛，甘心自賤其身，有辱門楣，那麼，又要被棄於父，母，兄，弟，叔，姪……。那女子既見棄於夫家，又被棄於母家，如果她確曾失貞，還有可說，然不幸此等判斷方法毫不可靠，以致受屈的女子，往往自尋短見，了此一生。因此，就弄出許多虛偽的事來了。統計世上的女子因此而自殺身的，恐怕難以數計。眞可悲可慘呀！

二 見解和方法的謬誤

這種舉動從何而來呢？簡單的答一句，就是那社會

上的傳統思想，重男輕女的習慣所造成．時至今日，男尊女卑的習慣已沒有存在的可能，至若由此而得來的結果，那就不消說了．天生蒸民，既屬平等，所謂『貞操』者，也必兩方互相遵守，才是正當平允的辦法．如今爲什麼這種舉動單單施諸女子而不行諸男子呢？難道男子就是人，而女子就不是人麼？女子要爲對方守貞操，而男子就不必爲對方守貞操麼？女子就該受禮教(？)的束縛，而男子就該放蕩淫亂麼？天地間寧有是理？

這種見解的純屬謬誤，既如上述，我們便不能不去謀改善．至於這種方法又是怎樣？靠得住呢？還是靠不住呢？

實在說來，這種方法非常的靠不住，可以說是他的立脚點都不穩固．原來女子在第一次性交的出血，是因爲生殖器中處女膜破裂的緣故．但處女膜的破裂，除性交外，尙有種種的原因，現在說明如下：

(1)女子在小孩的時候，或因生殖器上發生痛癢和其他的感覺，用她自己的手指去抓爬，因而致處女膜破裂的．

(2)她的母親給她洗浴的時候，常用手去摩擦她的生殖器，不甚留意，因而使處女膜破裂的．鄉村間的婦人又有指甲很長的，此事發生的機會更多．

(3)無知識的女小孩，有時用着樹枝或其他器物去玩弄她自己的生殖器，或女小孩間互相玩弄．

(4)男女小孩間的玩弄行爲．

(5)女子在小孩時代，隨地爬走，稍長，和外物接觸更多，有時生殖器適碰着外物，致有損傷．

(6)在女子時代，或爲激烈的遊戲，或作激烈的運動，因爲該膜過於薄脆，遇緊張過度時，常有破裂之虞．即如今之女學生，很多注重體育，作種種之運動，此事的發現就更加多了．

(7)女子未經嫁人，她的春情早已發動，行種種之手淫，或其他出人意外的滿足性慾舉動．

(8)或因同性愛的關係，致發生種種互相玩弄的行爲．

除上述外，有些女子，因其陰道特別寬闊，且其處女膜又甚弛緩，或因男子陰莖過於細小，致該膜仍是本來之觀．有些女子，更因處女膜非常强韌，并且厚而弛緩，雖經多回交合，也不能把他破裂的．因此之故，初

女性交有血與否，與她在處女時代能否謹守貞操，實可說沒有絕對的相關了。

以上所說，係從生理和生活兩方面證明他的謬誤，以下更從另一方面說明這方法的不可靠。

地方上已有了這種風俗，那個方法又屬不合理，那麼，娘家和夫家因怕弄出不名譽的事來，要實行他們作僞的手段。當女子出嫁的時候，娘家就老早給她預備一條血褲——如那晚交合後，有血流出，就無須用預藏的褲；不然，就可把娘家預備的褲子取出，以供她的丈夫和其族人的查考。也有其夫家或娘家預先給她備置一個血碗的。且這等的作僞，據云非常難以辨別，很易掩過人眼。從這里看來，那種視察的方法又發生一個非常重大的困難了。那麼，用這種方法得來的結果，還有什麼價值呢？

三　謬說的駁正

洞房之夜，若是她的丈夫對於她表示不滿意，明天就常有把新婦送回娘家的事情發生出來。這麼一來，兩親戚間就生了重大的糾紛——許多娘家對於其女兒，確實保證得非常周到，沒一點意外事情發生的可能，今得着這樣退婚的結果，誰不氣憤？於是女家的父母或親屬遂據理和男家力爭，辨論不休，很難得一個正當的解決；也有提起訴訟的。眞一個鬧不干休的問題啊！因了那謬誤的社會觀念，用着不正確的考究方法，致釀出這麼大的糾紛，眞何苦來呢！

對於此問題，我早已持一種反對的態度，且以爲此事僅可行於從前，現在就不行了。殊不料現在不但常人認爲還可繼續下去，就是那許多稱爲有新知識的新人物們，却也以爲這有存在的可能與必要。因此，我要和他們一論此事了。

這是一種謬誤的見解，太蔑視女子的人格，沒有一點成立的可能，上面曾經詳細說明，此地不用再說。那種方法的十分靠不住，上面也曾經證明；但他們以爲常人的視察固然很多錯誤，我們可請醫生來驗，就怕不能一概抹煞了。

他們以爲此事曾經得醫生講過——如處女膜上的裂開，係成一直線裂(直或橫)的，這就是她在處女時，受緊張作用而開裂的結果。若是其上的裂開，係從中心一

點起，漸漸及於四週，裂成輻射的痕跡的，這就是在處女時曾與人交媾的表徵，由此可斷定她在處女時不能謹守貞操。

這種持論，驟視之，似頗近理。然稍想一想，即可知道是一種不曾經過思想的瞎話，不一駁恐怕就要現他的真形。前一句話，可算有一半過的真理，也還不能完全成立。試問有因緊張過度而不依一直線裂的麼？後一句話呢，那就完全無理了。試問有被指頭或其他器物所觸破而裂成輻射的形跡的麼？換句話說，就是那些被指頭或其他器物所觸破而依着輻射狀態裂開的，你們又將怎麼解釋呢？

總而言之：那種觀念根本上既屬謬誤，縱使用的方法有十二分可靠，老早都不能成立了。况所用的方法又屬不可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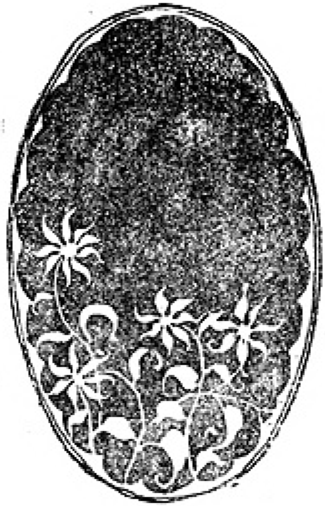
四 餘論

上述那種風俗，不僅行之於從前，就現在說，也還有好多地方不絕地盛行着的，確還是一個大大的問題，上面已說得很明白了。進一步說，這不但是私人——男女兩造——的事件，實在是生理學的，性教育的，醫學的，社會學的……一個重大的問題裡。現在既還可算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我們就不能不謀一澈底的解決。

我的主張，就是：『那種社會觀念既屬謬誤，即使其方法萬分真確，如今也沒有繼續存在的可能！我們該趕快把他打倒，不要再容他存在人間，更去害死那許多可憐的人們吧！』

(1)廣州屬的地方，新婦于歸之夜，其夫對之表示一種滿意的意思，認她在處女時候確能謹守貞操，翌日夫家即預備一隻燒豬，使人送到她的娘家去。不然，其夫對之表示不滿，就沒有燒豬送去，即使有之，也不過些少而非整個的全豬就是了。更有甚的，就把她送回母家。這種風俗，此地人民叫做『食燒豬』。

丘畯於國立廣州高師。



幼兒的教育

高山

教育的內涵與生命同樣豐富的·嬰兒一經產出，他的教育便起頭了·此後每刻間的外界影響無不與他的性質及精神生活有關係·教育者猶如一個中間調停人，他選擇環境及各種影響中最有價值及最有用的，紹介給兒童·教育者的作業與醫生及衛生家相似，雖不能夠使生命無端增大，但至少能助生命很條暢的發育·教育的目的是在引導生命上進，避免生命錯誤的無益的耗費，而養成他有價值的習性和見地，——即使理想，抱負觀察明白·這也便是擴大生活的預備·

教育兩字，如廣義的說，包含以下三事：(一)教授，(二)訓練，(三)狹義的教育——即專指發育兒童內力之謂·以上三者之中，教授最易施，但價值比較的少而且浮泛·因為這是靜止的，而教育是動的·訓練是養成習慣的工具，在幼年期內很重要，小兒一經生出之後，便當施以訓練教育，人們一切習慣，無不成自幼時的·雖然入後訓練教育仍當注意，但大部分的性情，早在早年形成·狹義的教育，是助長兒童自動的發達，積極的說起來，生後數日便當施以適當的教育了·施行的方法，便是事事須順小兒的發育時期，選擇環境中的要素以培養小兒心身的發達·

教育的生物學上的基礎

從生物學的見地說起來，小兒之所以可施教育是因他幼時性質柔軟，並不固定，許多本能尙未固定型成，神經系統也未發達充足，所以可設法修改。

凡有一種刺激傳達到小兒腦裏，不是由內行神經直接傳到腦中，便是由脊髓間接傳去。所謂刺激，來源不外三種，或由於外界事物，或起於體內的有機感覺，或起於思想。感覺卽神經衝動一經輸運到中樞神經，或脊髓之後，復將衝動從外行神經——卽運動神經——傳到筋肉間來，於是遂發生筋肉動作。例如有光綫從一個運動的東西射來，這刺激來到小兒眼裏，遂由視神經將這刺激傳達到腦裏。嬰兒在最初須受這種刺激到幾次以後，纔能覺知。生後數星期的嬰兒，起初只能凝視，和調節兩眼同視，再過幾時，眼睛乃能輪視，并且伸手來握了。視神經便是內行神經，能將感覺帶到腦裏，再將這衝動由外行神經，卽運動神經傳到眼球上的及手間的筋肉而起運動。這種感覺與運動的相互協作，極爲重要。幼兒每日必有許多種協作漸逐練習發達。

當初凡遇一種感覺傳到中樞後，這種衝動當從那種外行神經傳導出去，須經過瞬時的遲疑，這種選擇作用便是習慣的開始。如第二次再遇同樣的感覺傳到中樞，卽從某外行神經傳達出去，便快了。這因爲習慣已經養成了的緣故。并且每多經一次練習，習慣愈加固定，對於這種刺激，也愈不容易起新反應了。

各種感覺和思想，都是一種作動的表現。在幼童時期尤富於聯想的敏感。抑制作用的起來，是因爲有連續的第二個思想或刺激，發生一種與前的作動相反的刺激，遂抑止了前的活動。如果這種表現出來的作動時時受禁阻，或者因意志薄弱或活力不強，表現能力遂漸衰頹，能使個人退化到如野人一般。

完全發達的神經外面便有一層組織裹着了，譬如電綫外面有絕緣的綫裹着一般。但這種套膜的長成有遲早不同，有些神經的套膜發生的早，有些則遲些。大概管轄在人種上較古的感覺和動作的神經，發達早些。這種生物學的基礎的發育順序，關係很重要，例如在某筋肉上的神經，如卽加以習練，不但無用而且有損。倘這種神經已經發育，便可施以鍛鍊，而且如適當的時期不加鍛鍊，教育的機會是要失却的。例如從十個月起至六歲止，聽覺，觸覺，視覺已經成熟，所以練習這種特殊感

覺使爲精確，須在這個時期。

腦是承受各種感覺及傳發命令的總機關。但各有分區，一區專管轄臂手及指，又一區司聽，又一區司視，言語也別有專管的區域。這是腦官能的分區，初生的時候是不發育的。

又初生的時候，各中樞的相互間聯絡的神經纖維還不發育，腦與脊髓間亦然。等到小孩能接受外界的刺激而企望起反響的時候，方纔發育起來。經過經驗之後，於是纔能將一事物的各種性質爲之聯絡。如見了一塊麵包而知道那味，臭，色，形都屬於一物。在這時候情緒也能和物事聯絡起來了。如見了麵包覺得是好喫的，見了灼熱的東西知道要灼手的，見皮球覺得好玩的，并且進禮拜堂會得發生敬肅，聞見雷電發生恐懼了。這種早年思想聯合，終生受其影響，很難改變。這不特是道德及宗教思想的基礎，執拗意見和下意識的自我也由此而成的。

但這種神經系統的發育全持外界的刺激。如果把一個健全的幼兒的眼睛蒙住，耳朵塞住，不使他聞聲，見光，又將他的手足縛住不令動展，他的精神便不能夠發育。但如外界刺激過強，也當迴避，否則能使神經過勞，擾亂，這也能妨害其發育的。但小兒能自選擇他所需要的適當的環境，所以他所不需要的不當勉強加於身上。

教育在心理學上的基礎

自己的活動是教育的自然方法。這是福羅培爾所說的。盧梭則稱之爲從動作裏學習動作。杜威說是啓發的教育。蒙台梭利稱爲自動教育的便是。自由玩耍便是小孩自己的活動，所以蒙台梭利認凡是有教育價值的玩耍統是工作。

引起小孩的自動的嚮導全在他的興趣。他見某種作能使他發生興趣，決不是無理由的空想或幻想，實在是由於他自身的需要而起的，便是受他內部的本能，神經及筋肉的驅使而起來的。但兒童是每一時期有一時期的需要的，在某一時期的兒童所最需要和最有趣味的是什麼，幾乎還沒有人能夠明白知道。最優良的教師卽在於粗知某時期的小孩的趣味在什麼，他能供給他一個適當的環境，使他能夠得着相當的刺激和最有價值的習練。

小孩的生活，是身心精神聯合一起的，便是思想，感覺，意志，生活行爲，都連成一體的。我們因爲圖討論上的便利，不能不將他們分析開來講，但在施教育的時候却不宜把他們分析開來的。譬如施教育的時候專側重於一二方面，例如專注重思想，不注意於感情，意志及動作等——幼兒的動作便是思想的活動的表現——實在很有害處。

要把新事物教小孩的時候，必須從他所已知道的，或有趣味，或能够了解的基礎上去建設。所以起初必須極簡單，次後方纔逐進於複雜和艱難。小兒當初只能理解具體名詞，所以教授所及，必須基礎於這個原理，先就能够經驗的事情，至少到九歲爲止。

幼兒教育中的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在幼兒時期須養成他許多興味，并且將這思想和感情兩方面的趣味深深種植在他的心中。如果能够使小孩的趣味愈豐富，則他的生活便也變成愈豐富。但這種培養很不容易，須審察適當的時期，予以適當的訓練。例如求知的興趣——如愛讀書等——訓練時尤宜審慎，常有因幼時灌注太急，到長大後遂覺得讀書淡然無味的。若是柔弱而且神經質的小孩，必須養成他戶外運動的興味，使他的身體能够壯實。藝術的天才，發育大抵很早的，必須有體育來平衡他纔好。思想的早熟，常不是天才，却是病態發育，這是應當辨明的。異常的小孩，實在不是我們所盼望的，要盼望生有這種小孩，是錯誤的。但培養小孩，切勿使他智力退縮，必須時用探究，經驗，解釋來習練心力，常與自然相接近，研究怎樣作筋肉上的工作，并且自由的思想他本身所有無數問題，那麽，他的思想自然會開展了。

以上僅是幼兒教育的大要，大意是取材於美國理特女士的 The Mother Craft Manual 的。學校教育雖然大部分是託付於教師的手，但未達學校年齡的幼兒——雖然有幾處地方已有幼稚院——多在家庭中，這時候應該怎樣教育他，是母親應該知道的事了。



婦女衛生新論（續）

英國莎麗勃女士著
叔遜譯

第四篇 育兒的母親

第一章 哺乳和斷乳

乳汁的分泌

在前面已經說過，胎兒不曾生出的時候，乳房早已有乳汁分泌出來，但這時分量常常極少，乳部並不脹滿，也沒有別種體質上的變化發生。泌乳時的各種特有現象，普通見於第一次生產的婦女。這時乳部發起這種官能，常常伴着一點困難，但下次生產時，泌乳就很容易，不會有局部的不快或全體的反應了。照例，產後第三天的晚上要感到不舒服，但再經三十六或四十八小時後，乳部便已適應於這新官能，脹滿和苦痛消失，發熱的反應也除去，乳汁能夠自由地流出來了。

人的乳房就某種意義說，是乳汁的貯藏所，他實在是貯新乳時的貯藏所，新乳是間隔若干時候很快的下來的，大多數婦女遇新乳下來時，自己完全知道的，在平時乳房本不十分脹滿，乳汁下來時乳部忽然膨脹，有些人會得十分脹滿，乳汁會自然地流出來。乳汁容量的多少，各人極有變化，考得酒徒的女兒，往往乳汁缺乏。少有能做優良的育兒母親的。究竟是否如此：如果一個

健全的婦女，乳汁分泌的多少，是否能隨嬰兒的需要而定？一個壯大，強健的嬰兒，食量强大，普通兒泌乳也多。一個母親常見能哺兩個小孩。只要她多食優良食品，並無困難。只是食品的供給和乳汁分泌相關的事，育兒的母親和她的朋友，多不注意，她們只知道節省哺乳，於是乳房就減少用力了。

又有一種極普通的誤解是：以爲初生的嬰兒每隔二小時必須哺乳一次。其實乳汁的增加沒有這樣快，又健康的嬰兒需食也並不這樣頻促。一個嬰兒只要身體乾燥，溫暖，舒服，可以隔三小時，或者甚而至於每四小時一度哺乳都可以。嬰兒在睡眠中不要因爲可以哺乳了而使他醒來，母親得長時間的休息，於全體和局部都有利益。近年纔知道許多婦女四五星期後漸漸無力哺乳，這並不是因全體的衰竭或分她的精力到家務或別種事情去，他的重要原因只因局部的衰竭，生理上不曾預備好便要哺乳的緣故。

近經各種研究和仔細試驗的結果，得到這樣傾向的說明，卽嬰孩哺乳，在二十四小時中間，不必照習慣的哺乳八次或十次，只須哺六次五次或少至四次。嬰兒雖很快的長大增重，乳房僅能繼續泌乳汁不絕的。最重要的，母親在夜中必完全安息，不應擾動，如嬰兒的食法這樣規定，只要搖籃溫暖（如遇需要時須置熱水瓶），嬰兒在最早的幾天或者便能從夜間十時或十一時睡到早晨的五時或六時。但是如嬰兒身體有一點不舒服，想養成這樣好習慣是沒有希望的。如果他便祕，身體受壓迫，束縛，潮溼，不清潔，尤其是遇冷，他便要醒來哭了，這哭爲的是不舒服或者有痛處，不幸常常誤認爲因飢餓而哭的。

哺乳與母子的關係

在產後最初的幾日，嬰兒吮乳，乳汁開始出來的時候，母親會得覺到一種痛楚，這名叫產後痛。這痛係因子宮起不完全的收縮而起，初次生產的產後痛，比後來生產後痛得輕一點。子宮的縮小，照例必須內部健全而沒有積血停滯着。如果母親能夠專心攝衞，并每天平和地按摩腹部數次，回復能夠快些。哺乳却也有相似的功效。因這能間接的刺激子宮，幫助他保持健康的。

婦女如不是自己哺乳，乳房不能遂其官能，常是很喫苦的。兩乳必定許久的脹着而且疼痛，她的體溫和脈

排很容易起變化，在許多人，還須經很長久的困難，乳汁纔停止不來。

就一般的健康說，哺乳的母親常比自己不哺乳的得到很大的利益。她更能得到身體的安息；食慾，消化，和一般的健康得益也多；又可以免掉用乳瓶哺養的許多憂慮。如果母親得到很大的益利，幼兒所得的利益自然更多。每一種哺乳動物的乳汁只適合於自己的幼兒的，別種乳汁代替，利益決難和自已的乳汁一樣。牛乳不單是成分和人乳不同，以這哺養小孩，還有極大的損害。因小孩不能像在母親裏的直接吸食，擠在受乳器中的時候，容易混入汙物和灰塵，又常須經過長途的運送，和經過許多時間之後纔可送到育兒室。牛乳一經擠下立刻發生微細的變化；這本是不可免的，但如弄得不小心，到小孩吸食的時候，不僅小變化而已，多種微生物隨時會得發育繁殖其中的，有時則隨汙物混入；又這牛乳是已經過不同的溫度和振盪的；這樣容易腐敗的牛乳，經過這樣各種的變化，是否能保存適於作軟弱的幼兒的養料的狀態，實在是很可疑慮的。

又在許多例裏，處置牛乳的方法是不充足的。家庭的貯藏牛乳的方法也多不良。盛牛乳的壺和杯等常須緊蓋和避開蟲豸及塵土。舊式乳瓶，造的不良，不能各處洗滌乾淨，最壞的是有一支橡皮長管，竟無法洗他。因爲這個緣故，每年死的嬰兒總有數千；多數的死於嬰兒霍亂病，發炎的痢疾，消化不良，及榮養不良；近來對於擠乳和貯藏的方法已在改良，樣式合理的乳瓶也在通用了；但是無論那個母親要求自己安心和顧慮嬰孩的健康，必須決定，而且聰明地用嬰兒的天然食品來養育他。

哺乳的時期

老話說：一個婦女懷孕九個月，哺乳九個月。大概說起來這條例子是不錯的。但泌乳的持續時期的長短却須看母親的和小孩的健康而定。小孩出牙的急性時期，或者遇有疾病，或在暑熱的夏天，都不宜斷乳，必須揀他身體健全，天氣良好，方可改換小孩的食事習慣。大概最好是小孩從初生時起，即每日給他喫牛乳和水一次。各人都免不了要生病的，倘使母親忽然生病，不能哺乳，這樣，使小孩對於人造食品不致十分不便，母子兩方面都有利益。

如果那婦女是一個良好的看護婦，她就應當自己哺

乳，在六個月以內每日給嬰兒喫一次牛乳，六個月以後，二十四小時中，她自己哺乳三次，另喫人造食品兩次。小孩漸大，母親的乳汁也改變，蛋白質和脂肪增多。所以牛乳和水或和麥湯混合時，牛乳的分量也可以加多了。

斷乳的方法

如果一個母親能够逐漸增加人造食品，同時漸漸減少自己的哺乳，那麼自然而然的斷落了。小孩喫乳瓶的食品既慣，而且是消化的，那麼斷乳時雖還愛喫乳，但不給予總不至於覺得突然了。但是因母親死亡或忽然生病，不能哺乳，只好突然斷去，這情形可大不同了。在這種情形裏，小孩常常喫苦，並且常喫苦的很利害。就婦女方面說，如她不得不放棄哺乳時，——例如因小孩死亡——也使她很喫苦。乳汁時時有的下來，乳房脹滿，然而沒有小孩來吸去。這時要想減少乳汁的分泌，須食鹽減少一點，又乳類的食品宜少喫。她更須服瀉鹽，如瀉利鹽 (Epsom salt)，每日早晨服了。用布濕別刺敦那 (belladonna)，格里西林貼在乳上，上面再厚厚的敷一層棉花，用繃帶縛住。如果服得利害，可用吸乳汁的吸筒將乳汁吸去少許。但如能不用則以不用爲妙。

缺乳的療病

有些正常而且十分健全的婦女，分泌乳汁卻會得不足的。遇到這種情形，治療的方法是於平日的食物間，每日加食二或三品脫的牛乳。如在冬天，更可喫點麥精製品，例如麥精魚肝油。刺激乳汁分泌的藥物是很多，例如拉克替阿爾 (lacteal)，必丟脫林 (pituitrin) 都是。但是如果不經醫生設過，總以不喫爲是，尤其是強有力的必丟脫林切不可自己妄用。

反面的例，有的乳汁過多，許多的流出來，以致衣服都濕了。對於這種情形，卻沒有什麼法子，因爲能够減少乳汁的藥物恐怕要損害乳兒的。只有設法不使衣服弄濕，保守她的安適，好在這種不便利的情形，期間大概不會長久的。

乳生膿瘡

乳生膿瘡常見於初吸乳的幾天，尤其在初次生育的婦女最爲常見。原因大概因其皮膚稍有破裂或剝落，使微生物侵入而起。乳頭和乳暈上的表皮本來是極薄而且柔軟，如到姙娠的月分大時，沒有強韌，柔和起來，小孩吮起乳來，會

得有損傷的．平常的吮乳尚且能起損傷，況且有些小孩常要用他的牙床去咬，尤其在過饑或苦惱的時候，因此皮膚的破裂極難免．方法只有防微生物鑽入，嬰兒吮乳的先後，他的口和唇必須洗過；乳部也須同樣的注意，吮後乳上塗些消毒藥，和鎮痛的油藥(附方七)．如果乳頭特別柔弱，小孩吮時要出血，最好用一乳帽，上有象皮假乳頭的，使小孩隔套吮食．但必須注意，每次用時須洗淨煮過，并且假乳頭必須與帽片緊着，否則小孩會得將他吮落的．如果痛得利害，可用蓋式的一種，名叫黃波勞氏乳帽套着．那乳帽係用軟鉛所製，受乳汁的作用時，能發生一種像鉛洗液 (lead lotion) 似的柔和的溶液．這極能鎮痛，但小孩要吮乳時，必須注意地洗去．

如乳上見有一兩裂口或痛處時，可用苛性鉀輕輕地一觸，或用石炭酸非常之稀的滴一點，這必感到銳利的疼痛，但痛是不會長久的．苛性鉀能殺滅微生物，否則他侵入乳部，便發生膿瘡．

有時候不見有什麼原因，但總因不注意，膿瘡就起來了．這也許只是皮面的，不甚苦痛，便很快的生頭，或者自己出膿，或者只要用瓦斯麻醉，或塗點加古乙涅 (cocaine) 開刀後，便好了．在這種場合，哺乳不會間斷的；吮乳的時候，可套以玻璃乳帽，吮後，用加古乙涅油膏(附方八)少許，塗軟布上貼在乳上．

但有些例，微生物會得一直侵入到乳腺間，並不如皮面膿瘡的微紅而腫起，他作一塊，在很深的地方，還塊不特易感且極疼痛，尤其在乳汁下來和吮乳的時候．這時她很吃苦了；她發熱，食慾不振，整日的擠着痛，夜間痛的不能熟睡．後來那硬塊漸大，漸到乳房的皮面；皮遂發紅而易破，四面作痛，尤其是腋下牽連着作痛．生這樣的膿瘡必須限制食物，使大便通瀉，時時洗滌，支持乳部，并休息床上．外科醫生愈看的早愈好，因為只要麻醉開刀，將膿排淨，病就好了，并且經過一個時期，那生過病的乳或者仍能哺乳．

在有些例，因為對於膿瘡輕忽，會得直傳播到別地方去，常常是傳到腋下．於是成為複沓的膿瘡，婦女遂患了嚴重的病了，有些則竟因此永遠失却泌乳能力．

第二章 人為的食品和哺法

婦女如果能自己哺育小兒，那可以不必多說。然實際上終於有少數的例，小孩不能得到天然養品，那就不能不將可代用的食品來考察一下。

小兒不能自己哺乳，有時僱一乳母，這困難顯然解決了。但雖是解決，却不能算圓滿，並且常是不幸的。第一，爲乳母的自己的小孩的生活計，僱乳母是不應該的。她既被僱，必須離開她的家庭，丈夫和她的小孩們了；她給富人的小孩哺乳，自己的小孩多半是死亡的，因爲不特小孩失却天然的食品和母親的愛護，並且照他的環境，要得到純粹的牛乳和充足的注意是極難的。靑年婦女是有着重大的責任心的，過失所至，决不止那苦小孩的。乳母大概常常要愛念那放棄的家庭和小孩，她的憂慮很能影響於她的健康，遂致乳的質和量也減少價值了。

另外的眞實的危險是：卽使醫生檢查她的體質是好的，乳的量也足够，質也優良，但不能決定她自身的健康怎樣，和她是否從健康的祖先遺傳下來的。十分精細的檢驗，不單要查考她的自身，卽她的夫和小孩也要檢查的。如三者之一見有花柳病，便不中選。簡單說，第一要緊的是乳母的小孩的大小和重量必須和年齡相應，眼睛和頭髮必須有光亮，全身皮膚必須都健全，口和肛門的四週沒有腫起的東西或瘡，又他的身體必須多脂肪和筋肉，一點沒有可疑的情形存在。

又也許乳母是健全而適合的，但性子不好，她的氣質性情會得絕對不適於擔任這事的。她在家庭裏的地位也很困難；她因爲和小孩關係密切，和要照看他，她的飯食和環境不能不與族人接近；同時她又屬於僕役階級，同情大概屬於他們的。如果她時時和他們去周旋，則忽略了小孩的照顧，否則便要失他們的同情而引起妒忌。結果他們必待她不好，使她不快，做事也不好了。

爲乳母的安全，各種考慮必須記在心上。她的食品雖然須質佳而量足，但不必太豐富。她應當有充分的運動，然不可過勞。她應當注意小孩，和敎做關於尋常養育上的事情。

各種乳汁的比較

審沒有人乳的時候，必須決定那一種家畜的乳最適當。卽刻自然要說到牛乳，因容易得到，價也不很貴。然而他的成分和人乳差異很大。他比較的濃厚，特別富於蛋白質卽製造筋

肉的資料。如果只有這一點不同，本來只要稀釋就好；但是牛乳所含乳酪和糖却比人乳少，所以應當添加乳脂(cream)和乳糖(附方九)。另外還有小小的不同，牛乳凝結起來比人乳厚，消化也較難。這種不同，是不能用稀釋的方法減少的，在有些例裏，牛乳凝結起來太硬，嬰孩難以消化。那麼，可以用百布顛，先使他消化其一部分。

驢乳的成分和人乳很相像，也容易消化，可惜不容易得到，尤其在市鎮上難以得到。

山羊乳在英國是少用的，但別處用的也有。在決定以這乳去喂小孩之前，必須確實查知那乳羊不致將馬爾太熱(malta)傳到小孩來纔對。山羊乳的成分，蛋白質和脂肪都比人乳多，所以應加水稀釋。大人飲山羊乳常加茶或咖啡以假沒其氣味，但這在小孩是不甚憎惡的。

牛乳殺菌法

選定一種適宜的乳汁給嬰兒飲食後，第二種困難是乳汁極容易變化，要保其用時不腐敗是很難的。嬰兒用的乳汁，先由廠家行殺菌法，裝入安全密封的瓶中。這是當然的，這樣注意的牛乳價值自然要增高，但是私家的消費者和國家却仍難毫不遲疑的說，用這樣牛乳供給小孩是定有眞實的利益的。到了今日，牛乳的殺菌和消毒多在消費者的家裏自己去做了(附方十)。

嬰兒的食量

兒童每一次食量的多少，已有謹愼地定下的條例，並且一致的說，嬰兒初生時胃的容量差不多是一盎斯。這大概是眞的，死後測胃的容量是如此，但生活的小孩食量極有不同，還也是的確的。一個重有八磅或十磅的健壯的小孩食量必定比重只五或六磅的柔弱兒童大得多。又，即使大小不論，嬰兒和成人一樣，食量和食慾也很有變化的。

近代又知道除胃有大小之外，吸收乳中的水分的快慢，也有變化的。牛乳的容積中，至少有百分之九五是水。無論如何，這是的確的，照重量說起來，嬰兒不能吸食一盎斯的很少，多數的他們吸食的能力常不止此。無論嬰兒在人乳或從有適當乳頭的乳瓶吸食，如他不間斷地吸食，至飽爲止，可以不必怕他胃中容納過多。吸乳是極其費力的，嬰兒到吸飽的時候，牙床的筋肉就疲倦了。考查人爲食品食量的最好的方法，將預備好的食物，置四盎斯於瓶中，察看嬰兒能夠吸食多少；以後可

以如量製備。

小孩漸漸長大，放入乳瓶的量必須增多，質料也漸漸加厚。在初生的時候，成分的配合，在多數小孩是一分牛乳，二分水或麥湯；嗣後漸漸加濃，到六個月可食純牛乳了。

第三章 人造食品和壞血症抵抗性

人造的鮮乳替代品，最先當講到各種煉乳，這類煉乳的新種類是層出不窮的。煉乳係用良好的鮮乳，仔細地製煉而成。水分減少許多。有些種類，例如納斯德爾牛乳 (Nestle's milk) 係仍爲液體，不失牛乳的性質，但又有些是乾製的，所含水分盡被驅去。煉乳有的加糖，有的是淡的，兩者都好。大約在小孩以甜的更適用些，如果是淡的，不消說須加糖或乳糖。在許多例裏，小孩喫煉乳很滋養，壯滿，但如果可能，不要專喫此一物，也不要在一個時期內喫的太久。煉乳含有適當的食品的各種質料，如有了小變化，則他的價值不特比人乳低，并不及鮮牛乳了，如果鮮乳真能製備得好時。

但有些小孩似乎不能消化通常的牛乳或煉乳，那麼必須有代替的物品，至少喫一時期，用任一種近代的製品，如阿爾布辣克丁 (albulactin) 或格蘭索(glaxo) 或依舊法做的蛋白水。以上兩種是專賣品，小心地，可信託地做成的，可以替代一時期小孩的天然食品。蛋白水多用在疾病的時候，係用打爛的雞蛋白，和沸過而已冷卻的水混合而成。成分是蛋白一分和水三分到六分。在這蛋白水裏，照排爾羅 (Sir Thomas Barlow) 說，可以加一點乳脂，這是很有益的，因爲蛋白中沒有脂肪(這是人的食品中的一種重要原質)。

天然的乳汁，不經製過的，如人乳，或從牛擠下來的鮮乳，自含有一種能抵抗壞血病的性質，但一經消毒或用巴斯德法製過，及各種人造的食物，這種性質都多少失却。爲救治這種缺點，最好於每次食物時，或一天兩三次的食物中，加入鮮肉汁 (附方十一) 數滴，或者用橘子汁二十滴到六十滴於水中，一日飲一兩次。以上兩種方法都於榮養有幫助，肉汁用在貧血或衰弱的兒童尤其適宜。

六個月以上的幼兒的食法，當在第五篇第一章裏而講。

(未完)



女子的運動競技(續)

日本寺田瑛著　幼雄譯

第三章　水上競技

女子與水上競技

水上競技普及於女子之間，還是最近的事情。去年第六次運動在日本開會，才加入女子的游泳。優勝者全是日人。競技種類為二十米突競泳，五十米突競泳，百米突競泳，二百米突競泳，百米突平泳，二百米突賽泳等。現在請把游泳的方法，要領，詳述於下。想對於水上競技很不發達的我國，也非無裨益。

游泳的初步

要游泳，必先使身體能浮於水面。常人每有以為自己的身體沉重，不能浮水的，不知人體與水的比重，實幾等於同一，只要加些人為的浮力，便沒有不能浮出水面的。

怎樣可以浮水呢？最先必須除去對於水的恐怖心。或先用手抓住淺灘，或抓住什麼物體，而任身體浸在水中，使足部能夠上浮。詳細地說：譬如兩手拿着浮袋，自首以下，全部浸入水中，但務求其平，腰伸直，兩足必離開水底，從膝以下出浮水上，而以足背用力叩擊水

面，這樣雙足自然能够浮在水面了。其次更練習使全身浮水的方法。可先充分吸入空氣，緊緊閉口，隨將顏面完全沒入水中，這時的姿勢，務能保持全身的重心。

全身既能浮出水面，隨後將所持的浮物放開，兩手卽在肘下彎曲，兩肘緊挾兩脅，手指密合，兩掌交互撥水，使向後方。這樣一來，已浸在水面的頭部，自然而然能够昂出水面。手撥不息，足叩不止，全身便不知不覺的浮於水上了。

但有不可不注意的，就是有腺病質的人，或心臟薄弱的人，絕對不可練習游泳。

水上競技的注意

女子的水上競技，可注意之點頗多，現在講述游泳衣和練習的前後兩項。

（游泳衣）　女子在游泳的時候，決不可不有游泳衣以包圍肉體。但務使其不妨害動作爲限。現今一般所用的游泳衣，大體是黑色或深藍色的居多，肩帶闊約二吋餘，用鈕扣在肩上扣實。袖長可三吋。領口和普通洋式襯衣同樣，前後都緊貼肌膚。衣與褲連，褲脚甚短，約使膝上露出三吋。

十四歲以上的女子，當其出更衣室而入水，或出水而入更衣室之時，常須穿着長掛，更爲適當，這在歐美等國早已行之，但在我國，現在還不必這樣麻煩。

其次是帽。游泳本無須用帽，但爲保護女子的美髮起見，最好用橡皮製的似帽非帽的髮罩，稍爲便利。

（練習上的注意）　練習時候，有許多應該注意的地方。第一空腹或飽食以後切不可入水。又在疲倦之時，汗出甚多之時，或在激烈運動以後，以及寒冷之時，降雨之時，都應該避忌。

練習以前，最初必須摩擦全身，使血液十分流通，最好先用水浮透全身，然後入水始爲安全。

初學之人，不可長處水中，稍覺疲倦，就該上岸。大概練習時間以三十分鐘最爲適當。

旣出水後，卽須用淸水洗滌身體，後用乾燥手巾仔細拭淨。若全身尚未乾燥，便坐臥在炙熱的砂石上面，是很有害的。萬一頭髮濕溼，亦須洗淨，不可令其自乾。又若咽喉作惡，當飲麥湯或珈琲少許，切忌驟飲冰水。水入耳孔，可用細長的紙條揉合而進拭之。或用洗

滌器灌瀉或清水而洗滌之，斷不可任其在內，因爲濁水久留耳中，容易惹起耳膜炎等疾病。水入鼻中，則可俯身向下，不可屈膝，以兩手手尖攀住足尖，便自出了。

以上是練習上大體應該注意的地方。此外尚有最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不可以水爲危險物而不加練習；習慣以後，又不可過於大膽，而自尋危險。

女子的競泳種類

萬國運動大會中，女子的競泳種類，有百米突甚至三百米突。但在今日我國女子，使爲三百米突的長距離游泳，到底不能。試想在陸上競技，女子尚且不可試行三百米突競走，何況水中抵抗力和其他種種方面，都比陸上競技困難，那三百米突的遠距離，自然更不行了。不過女子的體格構造，甚是適於游泳，且在歐美既已施行，則將來游泳進步以後，也就不妨增加距離，至於三百米突的呵。

現在請把適於女子的競泳種類列舉出來大約可有九種。

一，二十米突競泳　二，三十米突競泳
三，五十米突競泳　四，百米突競泳
五，二百米突競泳　六，二百米突替換游泳
七，百米突背泳　八，百米突平泳
九，二百米突平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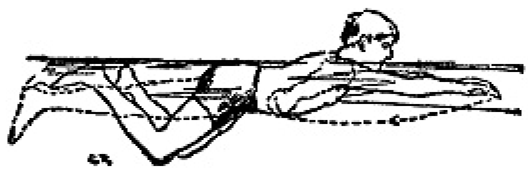
各種游泳的法則

上述背泳(swimming on back)，平泳(亦稱胸泳 breast stroke) 的泳法，是有特別規定的。此外普通所謂游泳，則任何泳法都好；不過近來通用西洋式的游泳法就是脫勒特根法(Trudgen stroke)和克勞爾法(Crawl stroke)二種。我們也必須遵行。現在就把背泳，平泳和 Trudgen, Crawl 各種泳法陳述於下。

(平泳)　一切的游泳，都應由這個平泳爲始。所謂平泳，就是以胸平支身體，兩肩常須保持成一直線。左右肩膀，左右兩手，左右兩足，都不能稍有前後，須同時爲同樣的動作。若把各個動作分別說來，則第一，兩手手指併合，手掌略作凹形，兩肘曲伏，貼於兩脅。又將手掌向下平放，手指向前，置於顎際。同時兩足左右開張，關節各部分，都屈曲着使成直角。這稱爲第一

動。第二動，是把兩手向前一直線伸出。第三動，是把第二動已伸向前之兩手，掌心外向，左右開放，像畫平圓一般，分撥水面，漸至兩脅為止，然後再返歸第一動。以言兩足，則在至第一動的時候兩足關節，緩緩伸直，足之內側亦如畫大圓一般，以強力押水，當兩手第二動終了之時，兩足便伸成一直線，而當兩手開始划水時，兩足又即須將各關節照舊屈曲了。

這個泳法，是很適於長距離游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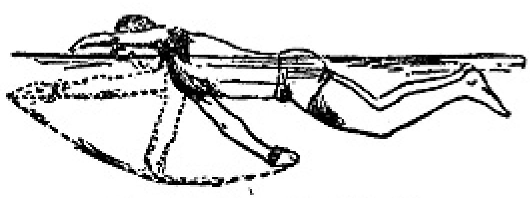


平泳

〔背泳〕背泳比別種泳法有一層便利之處，就是呼吸可以自由，游泳時間可以久長。在救助人命或別種事件須久留水中的時候是很有益的。這個游泳法是仰向浮水，足和平泳同樣。最初練習，且不可用手，只用足泳，習會以後，再以手幫助方好。用手之法是在兩足推水之時，把兩手從腰邊伸出；以肩為中心在水面以上畫一半圓，盡其量向頭上伸去，然後用力打入水中。這樣入水以後，便在水面以下畫一半圓，仍返歸至腰際，而後伸出水面。同時兩足伸直，使身體成一直線。這樣的繼續進行，就叫做背泳。



背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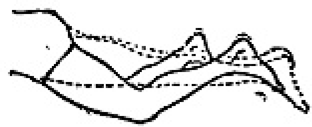


脫勒特根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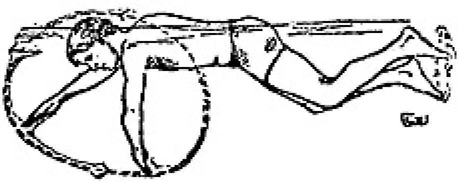
〔脫勒特根〕一名雙拔手，以胸支水，和平泳同一，但兩手動法略有不同，乃是左右交換划水而進。右手從腰際伸出水面，及伸至頭前，即撥入水中，略曲右肘，向胸下划水，在後又伸出水面。左手則在右手划水之時始從左腰伸出水面，和右手為同樣動作，這樣左右兩手一先一後，交互撥水。至於兩足，則亦先後撥擊水面。在右手划水的時候左足向

前，而右足推向後方，至右手伸出水面之時攝入水中，反之當左手划水之時，則右足向前，而左足向後踏擊。

(克勞爾) 一名快拔手，短距離用之最爲合宜。這也和脫勒特根同樣，身體平支水上，手足的動作則比脫勒特根時爲快。但兩膝則凝成一直線，左右交互叩擊水面。足之主要的動作，只在保持身體的平均。頭部之頸緊帖胸前，顏面下向，沒入水中。如欲呼吸，則在伸手出外之時，從側面舉首。手的動作比脫勒特根時要快。伸出之一手當先舉肘，前在頭之前方把手掌押入水中，以全力划水使至後方。而後重又伸出。右手伸向前方之時，左足卽出水面，右手划水之時，左足力擊水面，左手時則右足亦然。這個泳法最初頗覺困難，手足動作的調子，不容易合拍，所以初學



脫勒特根泳法之足部



克勞爾泳法

時，動作不妨稍爲緩慢，等習熟以後再求其速。

游泳的要點

(出發) 出發是競泳最初的一步。這一步的巧拙，直可影響於全個勝負，所以最宜注意。出發的程度，亦分爲 "on the mark" "get set" 放槍三段。第一個 "on the mark"，是在出發線並足而立。豫在自己要跳入的水面上定一個目標；"get set" 之時，舉踵曲膝，以足尖支持全身重量。兩手引至後方。上體傾前。鎗聲一響便力踏出發線，同時兩手伸至頭上，跳入水中。最宜注意的，是水面上的目標愈遠愈妙，因爲近則跳入以後，必致深沉水中。但身體浮出水面，愈速愈妙，所以聞鎗聲而跳入水中必求其遠而淺，須要能以水平出向水面爲宜。

(水路) 通常水路，大體每人有二米突之闊。出了自己的水路，和他人接觸，那就是犯規，便要除名。其不能按着自己的水路，一直線游泳，而侵犯他人水路的，正因爲左右兩手兩足之力不能平均之故。所以對於身體的進行必須注意，前進力固然要强，同時水路亦不

可不保其正確。大概當伸手出水面向前之時則身體應在這手的一邊略略向上扭擺，反之亦然。但若這樣水路還要斜折，那麼在舉顏出水呼吸之時，或在折回之時故變其方向為宜。

（折回） 水路限於五十米突或百米突。距離更長的競泳，水路就不能不往復一次或數次。這個歸返的舉動稱為折回。除平泳背泳以外，競技者既到折回線，手觸着水面上的折回線以後，不可不蹴踏之。這和出發的要領一般重要。應非常機敏才好，普通當近至折回線之時，常以三指的輕輕划水，或二指重重划水支持速力，由此即設法折回。折回的方法，把手觸折回線，同時身體靠近側壁，向上方舉起，足之內側亦靠近側壁。兩膝曲着，上體伏着，頭沒入水中，兩手前伸，兩足盡力踏向側壁。但平泳之時兩手必同觸折回線，又以足蹴踏之時身體不可稍橫。這都是規則定就的。又背泳之時在折回線上身體雖可以或橫或下向，但後來仍然要照着原個體形進行。所以到折回線還是以兩手齊觸，身體上向，在後蹴踏為便。

（決勝） 競泳的最後便是決勝。凡人當其已近決勝線，往後容易怠懈，速力驟減。這却不可。當以一分一秒亦在必爭的意氣，盡其全力而進行。平泳之時須用兩手觸決勝線。平泳以外的競泳，雖不用手，但身體的任何部分，愈能早一刻接觸決勝線那就愈好。

第四章 網球

女子與網球

女子運動採用網球，其歷史比較他種競技為早。雖極保守的學校對於別種競技都不願舉行的，獨是對於網球，却總以為是適於女子的運動，給予獎勵。

網球所以適於女子運動，原因很多：第一無須有廣大的運動場，較隊球等為便；練習上又絲毫沒有危險；更因為在屋外競技之故，可受日光空氣的作用，促進汗液的蒸發，使皮膚得良好的影響。又因為或走或跳，動作不一，血液易於流通，呼吸易於調整，同時且可以養成機敏和沈着的精神。加之參加人員既不必多，所用器具又很簡單，在團體競技中，沒有最比網球便利的了。

因此之故，網球之於女子運動，至近來已十分普及。向來只採用軟球的，現在也有採用硬球的了。優秀

的選手的成績，比男子的竟可說過之無不及。在第六屆遠東運動會，當時已有女子選手出場參加，這眞是運動界空前的事情呢。

話雖如此，不過女子採用網球的歷史，到底比男子爲淺，研究亦未充分，故尚有種種不能滿意之處，這是應該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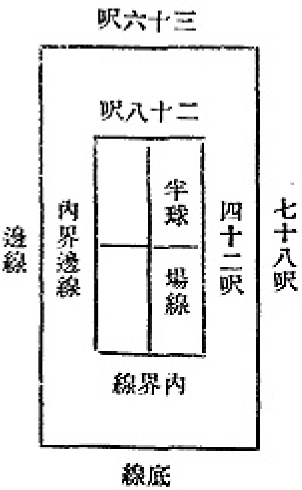
先說衞生上的注意。網球雖是危險很少的競技，但若行之過度，身心過於勞苦；亦非衞生之道。久着汗溼的衣服更容易惹發感冒，又在職務上有前衞後衞之分，恐怕神經系與各筋肉系的發達難免失之偏頗。所以網球的練習，第一要適可而止；其次休息時除去汗液，亦不可使冷；而前衞與後衞，亦宜交換爲之。這在女子尤爲必要。

再說服裝，女子雖不能有像男子一般的輕裝，又不能發揮洋服，但總以輕便爲要，不然則運動緩慢，效能減低了。

網球場和用具

網球既普及於女子運動，則詳細說明原非不要，現在但述個大概。

網球場英名稱爲 court，先畫一大長方形，底線 (base line)長三十六呎，邊線 (side line)長七十八呎。在其正中更畫二十八呎的內界線 (service line)，和四十二呎的內界邊線。合成一長方形。又畫平分線縱貫球場，稱爲『中央線』(center line)，橫亦平分之而張網(net)，其圖如下。



必要用具，則爲前述之網一，與張網的支柱二根，球拍 (racket) 四個，橡皮球兩個。球拍四個，因爲此種競技是四人共行之故。

就大體論，網球場只需半畝餘大的土地，但若只有這麼大，動作便不能自由，所以場之四圍，大約均須

留覺長約十八呎的空處。總計就需有一二畝餘大了。場之構造，須掘地面至二尺線，埋貯骨炭，蓋以紅色之土，使有適當的硬度，這樣不但場內容易排水，而且球之彈力可以增強，動作可以輕快。至場上畫線，則可用普通石灰的粉末。

就用具的價值言之：自然高低不一。網一張的價值，大約自五圓至十二三圓。支柱若是固定式的，則自十二圓至二十圓，兩根銲接的則不過六圓罷了。但這個支柱，便宜上可以適當之棒植立地上亦無不可。球拍有許多種，大概每個自一圓至十五六圓。普通女學校用，則值五六圓的也就夠了。四個約共需二三十圓。球在正式交戰時限定兩個，練習時只一個亦可。為防破損失少起見，可先購置一打，價目約自一圓四五角至三圓四五角不等。

網球的競技法

競技每邊二人，合共四人。開始擊球的一邊稱為serve（送球），回擊的一邊稱為receive（受球）。評判員喊一聲"play ball"（球戲），宣告開始球戰，則serve一邊，拿球二個立於右角，左足踏入球場，右足站在底線之上。先把一球輕輕向上一擲，待其下落，便將右手所持之球拍以中央部有網眼處，承受之部向與自己斜對的敵人內界線內打入。若此球不能打入，評判員便喊一聲"fault"（過失），這時當再以第二球照前打去，倘若仍歸失敗，那serve的一組便算失卻一點。

球已打入，評判員才喊"fair ball"（決勝之意）。於是被打入一方的一人，使球落於地上而復起時，使把他回擊。這樣的往復打擊，直至有一方把球誤打向所張之網，或竟躍出場外為止。

Serve最初打球，必使入與自己斜對的內界線內。已如上述，但receive一邊的返打，卻只要在球場以內網界以外就好。

Serve最初打入的球，或被阻於網，或落在receive的內界線之上，前者稱為"net ball"後者稱為"line ball"都不入計算，這個名為"no count"。

Serve打球從右方開始。任何一組，得到一點，其次便輪着左方的serve打球。以後任何一方又得一

點，則又由左方打入，普通 Serve 常是一個人，或至左或從右的打球，但二人能各自分打亦屬無妨。

一方失一點，即他方得一點，這樣共失四點，那一方便算負了，這是一次勝負，但有時要競爭三次勝負的時候，甲組乙組在一次勝負以後，須將 Serve 交換行之。

然則怎樣算失一點呢？普通不外下列五種情形。

(一) Serve 最初兩次打球都告失敗：

(二)在 Serve 所打入之球，未及落地以前即把他打回，因為這一次打球，必須使其落地而後起以後。

(三)球在地上兩次跳躍。

(四)球打出場外。

(五)被阻於網，或由網下穿過，而不越過網上。

天津婦女日報週年紀念特別徵文啟事

敬啓者本報出版已將一年，茲為徵集各界對於將來婦女地位的意見起見，特於本報週年紀念日——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週年紀念册，登載關於此項意見之論文，并備薄酬以答投稿諸君之雅意，茲將此次徵稿條例，摘要錄左：

(一)題目——『理想中將來婦女的地位』。

(二)文體——發抒用白話加新式標點，字數不拘。

(三)酬金——第一名酬五十元至百元之現金，不限名額。

(四)資格——用現金訂閱婦女日報半年(外埠二元二角，本埠一元三角)，以上領取投稿劵，無劵無酬。

(五)截稿——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六)詳章——用郵票一分函索。

(此册預備印刷萬部，招登廣告，取價從廉。)

天津東興大街婦女日報社啓

通告

本誌六號徵集婦業女子調查表，承各界紛紛惠寄，先後共收到六百餘份。除填寫詳明者照章贈送本誌半年外，對於稍有錯誤及過於簡略者仍酌贈若干冊（錯誤過甚者不贈），藉酬雅意。近承填表諸君來函詢問所贈冊數及起訖號數，特將得贈諸君姓名列記於後，恕不一一函覆。（已酬現金者，概不再贈本誌。）

贈送半年者

陸鳳齡 徐美珍 莊有貞 王勤 蘇濬 馮韞蘇 丁秋明 楊毓嫻
莊家瑤 夏秀嵐 張人瑞 金紹世 林長英 潘學瀛 唐蘊冰 馮淨南
馮婉我 李毓霈 張濟田 張月琴 朱韻琴 林梅恨 夏溫如 陳志民
鄒霞庭 祖希孟 陳玉田 陳嫣 程組平 陳玉珂 杭陶振華 金珏
黃淑芬 湯鳳鸞 趙尚春 錢文達 呂淩林 李志貞 周鳴高 賈麗貞
徐雪清 王詠秋 謝靈扶 陳婉蘭 羅冰梅 汪淑貞 張淨南 吳秋麗
宋蕙清 朱佩珍 韋君俠 過蘭谷 張文英 袁惟玉 曾瓊瑜 陳村梅
胡悅安 俞才秀 胡嶽 黃韻影 金雲仙 陳武櫻 李津 丘棠英
梁德春 李曜琴 黃吟琴 姚竹影 李瓊 張肯龍 張瑞貞 徐紉秋
王以芳 劉一英 林淑貞 劉英 邵幼敏 錢寶貽 許敏 龔秀梅
林鍾錦 王真儒 曾鶴齡 黃玉衡 劉湘嬋 王宗楷 秦淑勤 屠景蘇
曾右文 唐冰麥 印宛權 陳仙娟 孫亞貞 李如蕙 顧德秀 周麗霞
周惠真 吳聯明 沈薇芬 張警揚 張玉青 林秀香 韓萍芹 吳劍雲
孔霞瑛 吳家璐 張鳳影 劉淑陵 莊亞英 夏錫芳（以上十卷六號起）
胡文卿 陳淑英 陳聯貞 賈坤英 李林芬 張葆元 蔡可華 陳錦英
劉知琴 李耀芳 蘇蕙雲 徐影霞 吳幾卿 孫芳蘭（以上十卷七號起）
何靄如 楊潔瑛（以上自十卷八號起）
秦玉璣 姚谷音 鄒靜成 褚芷菁 謝絹 何鳳孝 徐繡霞英 陳秋吟
朱明深 王荷卿 王純仙 孔繡澄 許麗芬 周麗娟 任劉淑蘭 方翠琴
沈秋仙 張麗娟 李琱（以上自十一卷一號起）
韋懿旗（自十一卷七號起）

贈送三期者

方金淀 柏英賢 曹瑞雲 陳寶庭 朱玉筷 朱湘蓮 王寄貞 李鑫賢
李百明 陳志深 陳佩衡 陳片冰 丁素深 馮鶴侶 王粹宣 廖瓊芬
劉蕙棠 陳尙德 張元君 蔣曼倩 朱修稷 盛素貞 梁鳳萱 陸秀鸞
張暉如 張王鳳瑞高鸞英 韋淑貞 文婷魂 孫鑑模 劉湘碧 李淑芬
吳瑚珍 吳鶴璞 胡秀湘 田鶴 汪麗庸 孔廣林 李萍林 楊蕙如
王黛瑩 陳蕊民 葉露 阮肇東 余淑卿 孟鶴悅 黃麗蕙 謝鳴秀
馬秀蘭 嚴月綠 郭麗俠 潘應靜 張德娟 殷勛雲 陶靜雯 曾發泉
秦鳳音 潘舜英 彭淑靜 徐毓英 郭沈鳳春 王貞采 劉譯香娟 丁芷青
馬約卿 蔡孟芬 沈蕙芳 屠芹珍 劉顯仁 王麗芬 朱棠蔭華 黃蘭秋
曾淑英 羅昭華 黃韻英 李鳳卿 李寧馥 孫熙春 王孫麗珍 孫懷瑩
方玫琴 古淑衡 黃劍卿 劉友文 楊懷繁 沈鸞深 潘吳曉瓊 韋佩孝

錢芳霞　王瓊英　程秋霞　瞿保權　范紫霞　沈導昇　倪張寧闓　徐蕙光
吳韻芬　李良亭　顏婉貞　韓國芳　洪蕭蕭　蔡甲順　史芳文　王淮淳
黃桂枝　鄒小雲　楊愛梅　熊彩雲　劉鵑英　汪　蘅　郭瓊芳　金亞綸
馮奐興　王沐梅　劉琇君　崔秀文　胡華倫　廖淑瑞　嚴孟琴　林嘉雯
陳　苑　張亦消　李婉如　楊璸芝　金治世　陳德英　孫周國秀（以上自十卷六號起）
陳俠華　蘇瑞芝　丁著香　張瑞芝　邵文英　盛　齊　郭秀英　夏潤暉
周蒨耕　章曉蓿　黃滿門　姚性貞（以上自十卷七號起）
孫淑貞　王福慈　袁　修　王瑞徽　張美英　羅孝若（以上十卷八號起）
王秋琴（自十卷九號起）
楊錢素爲（自十卷十號起）
田張淑懿（自十卷十一號起）
柯敬禮　蔡淑文　褚問德　華眠齊　高淑枚　黃曦君　張達天　任滌坤才
鄒樹聰　王　瑛　褚靖遷　龔葆楨　潘靜修　秦芳蓀　方淙娟　馮仲蔚品
莊元秀　李文燦　周鐵松　程同識　李忠素　紫幼貞　王國壽　楊俠文
（以上自十一卷一號起）
李芝山　田淑英（以上自十一卷二號起）
湯桂棠　朱熙珍　張閨淑靜　沈香蓮（以上自十一卷三號起）
朱調藻（自十一卷四號起）
任　蔚（自十一卷七號起）

贈送兩期者

黃靜儀　楊玉之　劉雲翠　王錦禮　王青霞　王孟郁　黃蕊淑軟　趙慧香
任伯蘋　陳岡貞　裴文陶　唐慧陶　方懷蘭　李佩蘊　梁傑漢　趙玉閣
高明婦　陳靜華　郭懸民　朱壽岡　宋祖序　王韻香　蔣李宗孟　周佩瑜
趙子陶　饒偉娟　殷　環　李右華　金惠志　張芝芬　許蘭芳　薛濟英
鄒雪華　朱蘊芬　朱修蘊　饒冰清　楊翠玉　許聚楷　陳英衡　朱淑元
（以上自十卷六號起）
羅煥鑫　吳張娟禮（以上自十卷七號起）
高曉嵐　張桂陶　李平權　潘翠貞　王馥琦　譚韻明（以上十一卷一號起）

贈送一期者

陸亦贊　柴文琴　張　潤　李桂英　王美玉　戴邑芝　陳蕙芳　白永芳
沈執塵　曹金玉　鄧文韻　杜舜華　王右英　儲保郁　夏素娟　呂青儀
張桂芬　王蘊英（以上均十卷六號）

中國女子日日新聞發刊預告

一宗旨　本報係女界同志創辦以發揚女權改良社會促進世界永久和平爲宗旨

二內容　每日發刊一張內容分爲（一）論說（二）中外電訊（三）萬國婦女新聞（四）政治現象（五）社會寫眞（六）婦女問題討論（七）文藝研究（八）小說（九）自由談話（十）演講（十一）筆記等欄

三發刊日期　本報定九月十日發刊送閱三天

四報價及優待　零售每號銅幣三枚京內定閱一月價洋三角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三元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一角五分半年及全年按此類推但婦女界訂閱者概作八扣

五徵求文稿及新聞　凡關於婦女問題討論與各種文藝之投稿合於本報宗旨者當盡量發表登載後贈送當日本報一份各種新聞之投稿尤爲歡迎其酬金每條自五分起至二元止初次投稿須將姓名及住址書明但有不願宣布眞姓名與不願受酬者亦請隨函聲明本社當即遵辦

六社址　北京宣外趕驢市二十號電話南局四二七六　　社長萬璞白